



音 福 五 第

---

著 徒 使 名 無



## 基督傳

海爾著

胡貽穀 陳霆銳譯

耶穌基督之生平，富有研究之價值，故歷來傳基督之書頗多。惟是書用現代眼光，闡發基督言行中之精義，立論與前著各書不同。現經改訂，內容較前更為完善。欲明瞭基督之真相，及有志改造中國社會者，不可不讀。

每冊實價五角

## 基督傳導言

海爾著

胡貽穀 劉乃慎譯

本書根據歷史，對於作基督傳者所用史料，加以精密之研究，如對於四福音之來源何在，是否可靠，耶穌基督真有其人否，究竟是何等人，等重要問題，均有滿意之答覆。故現代人欲研究基督之言行者，急宜購讀是書，以作參攷資料。

每冊實價四角

## 完人之範

富司迪著

謝乃壬譯

本書詳述耶穌卓持之人格，為人類最高人格之標準，立論新穎警策，不落尋常陳軌，且富於靈修價值。洵個人修養及祈禱會研經班之利器也。書分十二章，文體袖珍式，布面精裝。

每冊實價六角

## 使徒時代

海爾著

劉乃慎譯 胡貽穀校

是編為海博士最近傑作，內容分二十二章，將使徒時代之事跡詳加敘述，解釋既屬明晰，行文又極暢達流麗，讀之恍若身歷其境，誠研究最初基督教會史者必讀之書也。

每冊實價八角

# 第五福音

## 目次

第一章	瘋人與豬羣	一——八
第二章	耶穌與法利賽人	九——一七
第三章	耶穌與罪人	一八——二七
第四章	無名使徒與尼哥底母	二八——三五
第五章	耶穌遊歷加利利	三六——四五
第六章	耶穌與他的門徒	四六——六三
第七章	耶穌在一個窮苦的村子裏	六四——七一
第八章	耶穌和門徒到了多利亞	七二——八〇
第九章	耶穌和門徒的談話	八一——九〇
第十章	在迦百農居住時代的耶穌	九一——一〇四
第十一章	猶大與耶穌	一〇五——一二

第十二章	耶穌與彼得	一三——二二
第十三章	尼哥底母與無名使徒的談話	一二——一三六
第十四章	無名使徒與西庇太的妻子	一三七——一四三
第十五章	民衆對於耶穌的評論	一四四——一五五
第十六章	無名使徒與該亞法的談話	一五六——一六二
第十七章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中	一六三——一六九
第十八章	該亞法審問耶穌	一七〇——一八一
第十九章	彼拉多審問耶穌	一八二——一九〇
第二十章	彼拉多洗手害耶穌	一九一——一九四
第二十一章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	一九五——二〇八
第二十二章	永生的光榮	二〇九——二一五

# 第五福音

## 第一章 瘋人與豬羣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馬可約翰還在童年，他後來所記載的福音，都是從彼得那裏學來的。彼得當時正在划船，起先還是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後來他聽見了亂嚷的聲音，又看見大羣的豬衝往海裏去了，他才明白。他先前從未見過那瘋人，直到豬子都淹死之後，他才遇見他。自然他一定聽見過別人怎樣講論那瘋人。原來彼得是一個用耳朶當眼睛的人，自以為什麼事都知道，也不喜歡向人打探底細，到尷尬的時候，才覺得自己實一無所知。他是輕信，武斷，同時也很執拗。假如有人向他說：山上有一個鬼或一個魔術家，他就這麼相信，可是那對他說的人假使是法利賽人或文士，他便要斷定他是說誑語了。

至於路加當時並不在場，我不曉得誰將這事告訴他的。路加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但他是一個醫生，所以他所見到的事，總是和身體有關。在他看來，耶穌給人「幸福」，只限於肉體方面。但彼得則不然，他總想除了肉體以外，還有更高尚的，所以

至終非常愛護窮人，而路加却只求使他們整齊而已。

彼得，路加，馬可約翰三人，現在都死了，我可以自由述我的懷抱了。當他們在世時，我常常和他們解釋這一個神蹟，但他們都不肯理會。他們總以為他們的看法最好。我為顧全友誼起見，也不便和他們爭辯；我以為事屬真理，將來自會傳徧天下，我也不必多嘴饒舌。閒話少敘，言歸正傳，這瘋人與豬的故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聽我道來。

我們在湖中經過了暴風疾雨，達到對岸，那時東方已漸漸發白了。我便跟隨耶穌沿着斜岸上坡，彼得和別的漁夫正忙着划船；同我們渡湖的人，有的躺下睡覺去了，但也有三五成羣，遠遠地跟着我們的。那時朝暾初昇，山間盡是紫紅顏色，那靜寂的景象，忽被那巢中吱吱的鳥聲驚破了。

我不曉得耶穌在行走時有沒有禱告，但我覺得在這種靜寂的境界中，上帝與我更為接近，我便悄悄的跟隨在耶穌後邊。當我們走上山坡時，天已大明了，遠遠地望見有一羣豬，在那裏覓食，向着我們慢慢走來。那時牧童們正去喫早飯了，撇下了這些大小不等，黑白不一的豬豕，在那裏自行覓食。正在那時，一隻乾乳長垂的老母豬，忽把一隻小豬撞倒了，惹得牠狂叫起來。同時又有一隻獠牙外露的大牡豬，從豬羣裏闖

將出來，仗着牠的大頭東撞西撞，掠奪那些豬仔們的食物，把豬仔們驚得四面逃竄，號叫不已。

耶穌靜悄悄地站在那裏，看豬子們搶食爭鬧，一面看，一面笑。他又發言對我們說道：

「我們爲什麼說這些豬子是不潔淨的？牠們不是和我們一樣，都是上帝所造的嗎？」

忽然人羣中衝出一個人來，走到耶穌背後站住，說道：

「夫子！這裏很危險，你不看見對面墳地裏有一個瘋人嗎？」

這個人不住地催促耶穌走開。耶穌便掉過頭來定睛瞧他，他也目不轉睛地回看着耶穌，往前說道：

「你看那些瘋子，都是被鬼纏着，精神上覺得痛苦得很。他們不是自己抓傷自己的身體，晝夜在那裏號哭嗎？」

耶穌問他說：「你怎樣知道這些瘋人是被鬼纏着的呢？」

那人答道：「他們都是兇惡得很，沒有人能制服他們；假使不是被鬼纏着的，能夠這樣嗎？」

耶穌又問他說：「你想有什麼人敢去制服他們？」

那人回答說：「有的，有的！因為他們都帶上鐵鍊和腳鍊，一點也動彈不來。不過內中有一個瘋子，竟把一條鐵鍊好容易地掙斷了；接着他就口吐白沫，往曠野裏跑了。直到現在，那邊曠野裏還沒有一個人敢跑過去。」

耶穌聽了不作一聲，只是兩眼望着地上，停了一會兒，那人又說起來：

「夫子！那個瘋子真的被鬼附在身上，鬼就叫他用石頭砍傷自己的身體，把自己的衣服撕成塊兒。現在附近的人都不敢接近他，他就赤身裸體地走了。」

這時，耶穌就舉目望着那人的臉，問他道：「他們不能用別的方法制服他麼？」

那人問道：「夫子！還有什麼方法呢？」

耶穌回答他說：「我們不能靠上帝嗎？現在你來！我同你一同去試試罷。」

耶穌便向着墳地裏走去。但是那個人却退到後面，心裏懼怕得很，不待耶穌的同意，就轉身到他同伴那裏去了。耶穌看見他這種舉動，就立刻站着，回頭往後看，冷不防他的眼睛忽的和我的視線接觸了。我登時覺得身上發出一種新力量，要我來跟隨耶穌，去一看那瘋子的究竟。正在這時，耶穌又往前走了。其餘的人，經過一番討論，也都提心吊膽地跟着他去了。那時放豬的人聽見這事，頓時引起好奇之念，便把



羣豬撒下了，跟着衆人同路走去。

這裏距墳地不遠，片刻之間就走到了。但是進去的人，只有耶穌和我二人，其餘的人都遠遠站着，不敢走近。

耶穌看見周圍荒涼的景象，便發言問道：「有人在這裏嗎？」我正注意這瘋人，所以沒有回答耶穌的話。正在這時，瘋人早已看見我們，他就赤身裸體地向我們走的路上跑來，狂呼亂跳地鬧個不休。他兩手握著尖銳的石頭，一面跑，一面用石頭砍傷自己的身體，砍得四肢鮮血直流。四邊看見的人，都驚駭得逃跑了，只有耶穌還靜靜地站在那裏，等候他來。

衆人都爲耶穌害怕，以爲那瘋人總要跑到耶穌那裏，把他害了。不料那瘋人忽然止住，把手裏的石頭拋去，張開兩手，俯伏在耶穌脚前，眼淚汪汪地說道：

「高高在上的上帝的兒子啊！你要叫我做什麼？現在你既到了這裏，求你不要叫我受痛苦。」

耶穌問他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聽見耶穌的聲音，就抬起頭來，悲悲切切的答道：「我的名叫羣，因爲我的身子裏面有許多鬼纏擾着我。」

耶穌問他道：「你爲什麼說你正是被鬼纏擾着？」

瘋人回答道：「我沒有那樣說，是一般用鐵鍊捆着我，使我受痛苦的人們說的。假是他們現在把我捉住了，還要叫我多受痛苦哩。」——說着，就哭將起來。這時後面跟着的人，就漸漸地清靜了，才走近一些。

但是耶穌却叫那些人往後退，他們就照着做了。耶穌看見他們後退了，就伸手按在瘋人的身上，說道：「你平安了罷！此後就沒有人使你受痛苦了。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不必扯毀你的衣服，不必號叫痛哭，也不必用石頭來砍傷你的身體了。」

那人又俯伏在耶穌的脚前，說道：「主呵！我很懼怕，因為他們人多，我只有一个人。他們若再用鐵鍊來捆绑我，我便把鐵鍊掙斷，往後逃跑了，因為我很懼怕。」

耶穌說：「懼怕是出於污鬼的，你一定要把他棄絕才是。」

瘋人便恭恭敬敬地答道：「是的，我要棄絕他了。」

於是耶穌就將自己的外衣脫下，披在那人的身上，把他領出墳地，到有水的地方，洗去他身上的血痕。

這時看豬的兒童們，因為夥着衆人來着這瘋人，所以暫時把羣豬放開。現在這瘋人已經不瘋了，看的時候已經很久了，所以不能不回頭去望望羣豬，冷不防那些豬子都跑到懸崖的邊上去。

於是他們就大聲叫道：「看哪，這些豬子很危險了！恐怕要喪失生命了！」

他們就悄悄地趕快向着崖邊跑去，要設法把這些豬子擋住，那裏曉得豬子看見許多人慌亂地跑來，就大大驚詫起來，掉頭亂竄，向海邊擁做一團。

牧童們看見就大聲叫道：「你們且慢着！趕快退轉去！像這樣子，要把豬子趕到山下去了。」

他們雖這樣說，却已來不及了；因為豬子看見人多，已慌亂得了不得，兼之崖勢又峻峭，霎時間禁不住牠們，就從懸崖上滾下海裏去了。那些牧豬的人看見豬子闖下海裏去，心裏甚是懊喪，便不住的按着他們的頭髮亂扯。後來又跑到峯邊去，看看那些淹死的羣豬，但已無補於事了。

牧童們向着衆人大聲哭着道：「這是你們的錯啊！你們將豬子趕下山去，現在都淹死了！叫我們怎樣對得住我們主人呢？」

他們沒話可說，祇能把那些人恫嚇一番，但牧豬人那裏肯屈服，就答道：

「這一定是你們的錯！」假使你們不這樣鬧，豬子們怎樣會這麼亂跑呢？那一場大禍也就可以免了。

他們正在鬧嚷，忽然人羣中有一個人走出來，勸戒他們，原來從前告訴耶穌說墳地裏有瘋子的，就是他。他對衆人說道：

「你們且不要鬧，那是鬼在作怪，因為鬼進了羣豬裏面，把牠們闖下海裏淹死了。你們沒有看見那些鬼離開這瘋人麼？那些鬼同我們的夫子談論了許久，我們的夫子就允許他們進入羣豬，於是羣豬就闖到海裏淹死了。」

那些牧童叫道：「但是那些豬不是你們夫子的，他怎敢允許鬼來淹死牠們呢？」

那人叫道：「豬本是不潔的東西，應當被鬼纏擾！假使你們要養牠，那是不合法的。你們若不信，可以同我去問問。」

說着，那人就把那些牧童們帶到耶穌那裏來，這時瘋子已清醒了，坐在耶穌腳前談話。他便將這事告了耶穌，並問他道：「鬼從瘋子身上出來，一轉身就進入豬羣裏去，是實在的嗎？」耶穌便面帶愁容，說道：

「這無非是為豬子們懼怕的緣故罷。但是豬子們所以要懼怕，那就爲了鬼的纏擾了。」但是聽的人多不懂得耶穌的意思。

牧童們就彼此說道：「一定是這樣的！這一來，我們就有話對付我們的主人了。我們怎能防備鬼呢？」

這時有許多從船上和四鄉趕回來，要看看耶穌所治好的這個瘋人。他們覺得十分奇怪，不敢立刻相信。耶穌便問他們道：「誰肯拿衣服給這個赤身露體的人穿呢？」

「他們聽見，就跑回去拿些衣服和飲食來，放在那人面前。但是他們都覺得很怕的，因為耶穌趕鬼入豬羣的風聲，已傳遍各處了，他們深怕耶穌還要作這樣的事呢。」

後來牧童們和他們的主人同來，看見瘋子穿了衣服，坐在那裏，就懼怕起來。後來耶穌起身告辭的時候，他們就央求耶穌離開那地方，因為他們怕他。耶穌就舉目看他們，知道他們在談話時，都在發顫。耶穌就憐憫他們，說他要離開那裏，跟着他就上船去了。

那時彼得在那裏，準備要開船；因為他已聽見這個風聲，知道那地方的人不歡迎耶穌。正在開船時，那瘋子也走上船來，跪在耶穌腳前，求耶穌帶他同去。但耶穌却不允許他，並命他回家，說道：「你還是回家去好些；因為你可向親戚朋友證明上帝爲你所作的事，和他所表顯的憐愛。」耶穌又囑咐衆人，叫他們好生生地看待他。

## 第二章 耶穌與法利賽人

路加是一個公道人，但是並不輕易愛人。他的腦經又富於研究性，愛尋事物的根由。他對於交友之道，十分鄭重，先要經過一番考慮，然後才與他們表同情。他又是一個醫生，所以願意跟隨耶穌，看耶穌怎樣醫治病人。但是後來他就真的愛耶穌了。他無論交接什麼人，都出於一種好奇心。但約翰則不然，是完全出於愛心。所以兩人比較起來，約翰的愛心似乎比路加大些。因為在約翰的心裏，沒有什麼事是可惱的，雖然他對於作惡的人背地裏正聲厲色地責備，但是一見面總是愛他們的；所以人多願意與約翰爲友。路加是很自恃的，他若遇着不甚了解的事，總以爲將來就會了解。但是約翰則心氣和平，常常俯從人意，覺得別人總比他好些，這就是約翰所以愛耶穌的原故。

在耶穌裏面，沒有什麼事是不能了解的。耶穌的言語，都是敏捷直爽的；耶穌的態度，都是坦白光明的，就是法利賽人也懼怕他的。那時正是安息日，他在會堂裏醫治一個枯手的人，他對於法利賽人的言語，甚是激烈，說得他們默默無言。

有一次，他在安息日同幾個朋友散步閒談，法利賽人就說他違犯安息日。在法利賽人以爲：他們若能拘束人們的靈魂，那麼管束身體的羅馬法律就失了效力。他們常叱責路加；因爲他好探問關於他人的各樣事情。他們又時常仇視耶穌，因爲耶穌時常

駁斥他們的規矩，並且願意與人同樂。因此他們與耶穌辯論時，時常想把耶穌圈在裏面，以便在衆人前指責他。

安息日的早晨，路加同我跟着耶穌走路，看見約翰和其他門徒都從麥田裏經過。

我們正在行走時，路加便將關於耶穌的事，和耶穌回答法利賽人的話向我述說。

他說：「我看耶穌沒有一次被他們駁倒。他對於法律，比法利賽人熟得多。當他們穿着長袍大褂，大談其經文的時候，耶穌回答他們的話，往往出乎經文之外，使他們都驚奇了。有一次，他們看見彼得的手不潔淨，就指責彼得的錯處，說他十分失禮，不知那時你在那裏沒有？」

我答道：「沒有！像彼得這樣的忙人，若是時常把手洗淨，恐怕是辦不到的事罷。」

路加回答道：「那時他正在喫飯呢。當法利賽人走來時，漁夫們正在湖旁，把船靠好，預備要喫飯了。彼得和其餘的人剛作完了早晨的工作，渾身大汗，並且是很污濁的。但那些法利賽人一個個都穿着潔白的大衣，很乾淨很淡漠地站在那裏，看彼得喫飯。這時安得烈和其餘門徒的手，也都是污濁得很。法利賽人便問耶穌道：「你的門徒不遵守我們祖宗遺傳下來的規矩，你倒沒有留意嗎？看哪，他們的手都是污濁的。」

。」彼得聽了，兩隻眼睛頓時就發紅了，因為彼得是最容易生氣的。其餘的人聽着這些話，也都不自在了。耶穌看着他們的臉，見他們已動氣了，就急忙說道：「凡是勞動者的手，是不容易乾淨的。彼得的手所以這樣污濁，正是因他要作工尋錢，來供養他的母親和妻子的緣故。孝敬父母，豈不就是上帝的誠命麼？」

「馬提亞回答道：洗手喫飯，還不是律法上說的。」  
我喊道：「馬提亞！你也在那裏麼？」

路加說道：「他是同他們一路來的。我不知道耶穌聽見人家說過他沒有，我想他多半沒有。但是這層你可不必管牠，我告訴了你，你自然會明白的。當馬提亞說話時，耶穌瞧着他的臉，直到他說完了話，耶穌還沒有轉眼；又等了一下，耶穌才說道：「以賽亞議論那些假冒爲善的人的話，——他們用嘴唇尊敬我，心裏却遠離我。」——實在不錯。照你的意思，我們應否像彼得那樣，爲養親的緣故，就忘了洗手嗎？還是應當爲遵守律法的緣故，就疏忽了孝道呢？光是用嘴唇尊敬父母，而事實上反使他們挨饑受餓，這樣可算是滿足嗎？假使你把供養父母的錢，爲自己的榮譽拿來供獻上帝，就能得上帝的嘉許嗎？噫！上帝決不是這樣狹小的啊！」

「馬提亞聽見了，甚是慚愧，一言不答。他到聖殿裏獻祭的事，耶穌是否知道，



我也無從探明。」

我問道：「他的父母很窮苦麼？」

路加答道：「聽說是這樣的。但是他的祭物倒很講究，頗受大祭司和人民的讚揚。」

我問道：「馬提亞以後怎樣了？」

路加答道：「馬提亞便離開衆人，沒精打彩地自己走了。因為耶穌說出他的心事，他聽見就很慚愧了。」

這時我們已走出麥田了，看見路那邊站了一羣人。

路加忙說道：「看哪！法利賽人在那裏等候耶穌了。我們可以過去，聽聽他們說什麼。」我們就往前趕上耶穌和其餘的人。

在麥田裏行走時，有幾個門徒曾掐了些麥穗下來，慢慢的用手掌搓開，將皮殼去掉，放在口裏細嚼。因為從麥穗上搓下的麥子，有股清新的氣味，很覺可口。

路加附耳低言道：「他們又要在耶穌面前怨謗了。看他們這一回又說些什麼？」忽然法利賽人中走出一個窄眼厚唇，又高又大的老年人，指着彼得向耶穌說道：

「看哪！你的門徒爲什麼在安息日作不可作的事呢？」

耶穌看見他，就轉眼去看彼得，倒底有什麼事做錯了。那時彼得口裏還在嚼麥子，手裏還握着些麥子，他就微微地笑了一下，掉轉身來向那些法利賽人說道：

「你所說的，是不是這些麥子？……經上記着大衛饑餓時所作的事，你們沒有念過嗎？」

他雖然把法利賽人的圈套打破了，但他還是笑容可掬地看着他們，好像把他們也當作朋友似的，因為他與他們談諧，正如朋友和朋友的談諧一樣。

耶穌又向他們說：「你們記得大衛同他的朋友在饑餓時，進聖殿去喫聖餅的那件事嗎？」

法利賽人聽了，都是啞口無言，沒有一個人以笑臉還他。

耶穌還是笑容滿臉地說道：

「聖殿裏的祭司，豈非都是不遵守安息日的嗎？然而沒有人說他們犯罪呢。」  
法利賽人趕快地說道：「那事與這事不同了。」

耶穌問道：「爲什麼不同呢？」

那老年人說道：「因爲大衛是作君王的。」

耶穌又問道：「難道這些人不是作上帝的事嗎？」

又說：「他們勞苦了一週，這時候便該休息了，以備擔任下週的勞苦。這豈不是上帝的事麼？」

那老年人很沉悶地答道：「他們不過是些漁夫，但祭司們却是上帝的僕人！」

耶穌又問他道：「這些漁夫不也是上帝的僕人嗎？」法利賽人聽了，一言不答。

那老年人又強辯道：「他們決不能像大衛或祭司那樣！他們不過是些無智的漁夫，現在又犯了上帝的法律了！」

於是其餘的法利賽人，也都唧唧咕咕地鬧個不休。而耶穌臉上的和光也就頓時不見了，語言也不似從前那樣和悅了。

他說道：「你們自以為已經學得上帝的法律，但是老實講，你們簡直連上帝也不知道呢。你們所談論的，上帝都知道的。你們對於上帝的智識，都是從別人方面傳來的。假使你們真的知道上帝，你們就會懂得「我要仁慈，不要燔祭，」這句話的意思了。你們完全不配做上帝的朋友；你們若真是上帝的朋友，你們就會瞭解「他設立安息日是爲人，人不是爲安息日而有的」這句話了。他又向門徒說：現在我們可以走了。」於是他們就走了，只留下幾個法利賽人在大路上。

那時天上好似起了一朵雲，把所有美好的陽光遮了。因爲這時耶穌的心裏，沒有

一點快樂，他的臉色上又顯出很憂鬱的樣子。

他說道：「法利賽人想用他們自己的法律來束縛世人，那是無用的。」

路加便問道：「那麼，沒有法律可以嗎？」

耶穌回答道：「勉強人在表面上遵守法律，這事是應當廢除的；不然，他們的靈性，不免要沉淪了。惟有使人從內心上服從法律，方有效力。現在這些法利賽人，徒用個人私意造作法律，結果不過把人們的負擔加重了，却不能使人得些微的快樂。」

路加說道：「凡是尋求真理的人，對於這些法律都是反對的。」耶穌便笑嘻嘻地回答他道：

「現世的人，離真理都是很遠呢！……凡把法律，看得比仁愛更重要的，這種人永遠尋不着真理。法利賽人的錯處，在於不知道「人若沒有愛，就不能見上帝」這句話的意思！」

路加又問了些問題，想查明法利賽人是怎樣錯的？……愛是怎樣使他們看見上帝？耶穌聽了，便笑嘻嘻地回答他道：

「那是因為他們的心硬，猜忌世人，所以他們的眼睛就被擋住了。」

當路加再要發問時，耶穌又說起來：

「看哪！我們豈不是都是同胞嗎？我們怎能專爲自己的利益而去尋求真理呢？假使他的心中，有恨惡他的同胞的意念，務必要將這種意念除去，因爲他若歧視他的同胞，他就和上帝離遠了。」

路加說道：「但是這個人所知道的，或者比衆人多些，而衆人却不願意聽他，應當怎樣呢？」

耶穌答道：「那就可以叫他閉口不言。凡愛他的鄰舍的，自然有報酬的。」

這時我們已走到會堂門口，耶穌便領我們進去。那些法利賽人已經從別一條路走了，會堂裏充滿了他們一黨裏的人。耶穌就走到旁邊靜靜地祈禱了，我們也照樣祈禱了一下。

這時法利賽人都擁擠成一團；但內中有一個人，慢慢地從衆人裏邊走出來，這個人的衣服，很是襤褸，看他的樣子，似乎正在尋人一般。

路加說道：「看哪！他的手似乎是枯乾的了。看他的神氣，似乎正在尋找耶穌，想求耶穌給他醫好了。」路加說這話的時候，那人已看見了耶穌，這時耶穌已禱告完了，就獨自一人站在那裏，他的四周都是法利賽人。那人就在人叢中掀路，攢將過去，要想和耶穌接近。既接近了，他就靜悄悄地向着耶穌看着，一言不發。那些法利

賽人也是不作一聲，但人人心中都曉得這人是來求耶穌的。

耶穌看見那人的手，已枯乾了一隻，兩眼裏表示很悲切的祈求。他便舉目望着周圍的法利賽人，看他們中間有沒有一個人來幫助他。但結果竟沒有一個人表示他的態度。耶穌就對那病人說：

「你站在當中來！」

那貧病交加的可憐人，便走上前來，他的爛衣袖口竟東飄西展地舞起來，所以他那隻枯乾手，就被衆人看見了。

耶穌又把周圍站着的人的面孔看了一下，看見他們中間竟沒有一個人發表一點憐憫心，就覺得十分奇怪。過了一會兒，耶穌便說起話來：

「照你們的意思，在安息日行善，是合乎法律的嗎？安息日難道是爲行惡的嗎？現在我在安息日救人的命，有何不可？」

衆人聽了這話，竟沒有一個人回答他。在他們心裏，都不管別人的愁苦怎樣，只知道法律是不可違背的。

最後，耶穌又將衆人的臉色再看一下，忽然他的兩眼圓睜着，在會堂裏好像電光一般地四射起來。接着耶穌使大發雷霆，責備他們的不義，法利賽人都駭倒了，彼此擠

作一團，不敢作聲。

耶穌就掉轉身去，對那病人說話：

「伸出你的手來！」這時耶穌的身上，似乎發出一種能力，直達那病人的身上。

但是那個病人的兩隻眼兒，還是不停地瞧着耶穌，他一聽了耶穌的話，就把那隻枯乾的手伸出來，手就復了原狀。

這些事以後，法利賽人就設法謀害耶穌了。

## 第三章 耶穌與罪人

我初次會見耶穌，是在西門家裏。西門是一個法利賽人，爲人活潑不羈，肯與異邦人往來。他生平最喜歡向人述說他遊歷羅馬的經驗。他是一個富人，交遊很廣，歡喜結交各種人，且愛聽各種新聞。有人說；假使他知道一個人人談到的人物，不拘是什麼人，他都願意去拜訪，並且要請那人到他家裏來喫飯。但我却不知這事的真假怎樣。

有一天，我在一個地方會着西門；這時他正和衆人談過耶穌的事，他便問我，有沒有聽見過這位新先知。我便回答道：衆人都在談論他，我怎麼會不知道呢？接着他就說道：

「今天他要到我家裏來喫飯，你可以來會他，利未也要來。我還招呼幾個妓女來陪坐哩。」

我一聽見這話，甚是驚訝，便說道：

「西門！我聽說耶穌是施洗約翰的門徒，他是很聖潔的。你知道約翰的門徒都常常禁食祈禱，豈能與妓女同席呢！」



西門搖着他的頭說道：「這位先知是不禁食的。他不像約翰那樣，他是喜歡歌舞宴會，肯與下等社會的人來往，並且願意與稅吏罪人爲友。他曾勸導利未，叫他捨棄收稅的事來跟隨他。但你現在可以來看看他，假使他真是一位先知，他就知道這些妓女們的情形怎樣，決不致於因她們而動心的。」

話說完了，我們就各自分散了。當時，我一面行走，一面把他所說的話仔細思量。走了一會兒，我便轉入一條花街，去尋找抹大拉的馬利亞，因爲她的住宅是在這條街上。馬利亞是一個善於交際的婦女，她結識的人很多，並且是很有名的。她定能知道這位耶穌是誰了。她的住宅同喇合的住宅一樣，建造得很高大很講究的。我進去以後，在外客堂裏會見她，見她坐在一張氈毯上，手裏舞弄月琴，一面又在聽周圍坐着的人的談話。她真是一個絕世的美女子，身材窈窕，髮膚光瑩，兩眼復清如秋水般樣，她的聲音又帶着音樂的意味，所以聽見的人，無不爲她動一番憐愛之心。

我問候她以後，便向她探問這位新先知是誰。她一聽見，就向她的同伴搖搖手，帶着揶揄的聲調說：

「你以爲他說什麼？原來是說這位新先知啊！誰不知道呢？」

那時在座有個執袴子，名叫塞達克，他裝作羅馬人的聲調說道：「馬利亞！你要

知道，這位新先知和從前的先知不同，他是新近才出來的，」

馬利亞道：「不管他是新先知舊先知，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你知道先知人是瞧不起我們這樣的人。」

有一個人很滑稽的說道：「馬利亞！你不要怕他，他決不會和你們爲難。有一次，有許多人捉了一個犯罪的婦人到他面前，意思是要定她的罪，但是他倒把她釋放了。這一件事，你聽見過沒有？」

馬利亞便輕輕地撥着月琴，問他道：「你所說的究竟是那一個婦人？」

那人答道：「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他們是因她犯淫，就將她捉住，把她拖到這位新先知那裏，請他定罪。起初他沒有說什麼，後來那些人就逼着他定這個婦人的罪，他便說道：你們中間誰沒有犯過姦淫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馬利亞聽了，忽然抬起頭來，帶着好奇的聲音問道：「打了沒有？」

衆人聽見，都哈哈地大笑起來。

忽有一個人叫道：「自然沒有！誰敢說他沒有犯過姦淫呢？」

馬利亞應聲道：「我想他們也不敢說。後來這個婦人又怎樣了？」

那人答道：「衆人就散了，只留下這婦人，和那位新先知在那裏。我不知道他對

這個婦人說了些什麼話，不過叫她走了，因為她現在還活着哩。」

馬利亞說道：「恐怕他叫這婦人到那男子那裏去了。」

那人問道：「那一個男子？」

馬利亞接着說：「與他一同犯姦淫的那個男子。法律上豈不是說：那個男子也當被石頭打死嗎？爲什麼那些人將他捉到這個先知面前呢？」

衆人又笑起來。

那人又說道：「我想那個男子決不會在那裏候着被捉，他一定逃跑了。」

馬利亞道：「這婦人沒有被石頭打死，真是運氣極了；但假使沒有這位先知大發慈愛，恐早已被石頭打死了。你可告訴我：這位先知的名字叫什麼？」

「他名叫耶穌，是拿撒勒人。」

塞達克說道：「馬利亞！你却不要憂慮，因爲沒有人敢說你是有罪的。……你委實生得太體面了！」

馬利亞說道：「若是因我生得體面，別人就說我無罪，那我這護身符也就算可憐極了。」

那執袴子又呆聲呆氣的說道：「就是先知人也看得出你的體面來！」

馬利亞接着道：「但是約翰却沒有看出撒羅米的體面來！」

另有一個人插嘴道：「約翰是被鬼附着的。耶穌則不然，他是熟悉人情的。」

馬利亞忽然站起來，把琴拋在一邊，問道：

「不拘什麼先知，能知道我們這般當娼的人的生活嗎？」我們看見她這種受感的舉動，都奇怪起來，靜靜地站着。

馬利亞又說道：「我要往西門那裏去，看一下這個先知人。」說了，便抽身往內室走去。

塞達克叫道：「馬利亞，你且站住！我這裏有點禮物要送給你，請你收受了。」馬利亞却沒有理他，端端的進去了，留下他一人站在門外。他便掉轉身來向着我們，把手裏拿着的玉瓶給我們看。

他說：「等她氣過了，我再把這個東西送給她。因為馬利亞是最喜歡香膏的，這個香膏價值連城，只要小小的一滴，滿屋裏就充滿了香氣。」

衆人於是出來，只留下塞達克在裏面。我便另外同了一人，在那花街上閒走，那人就說道：「傻子塞達克，他想買馬利亞的歡心，那是辦不到的。他雖然多錢，但馬利亞不像別的妓女，可用金錢買得的。」

我問道：「她既是這樣，爲什麼又來作倚門賣笑的生涯呢？」

他們說：「她本不是作這類生涯的人。她是因爲遇着薄倖郎，將她棄絕了，所以流落在此。她現在所交往的人，也都是伯大尼的上等人，你想她會到西門家裏去嗎？」

我說道：「西門曾對我說：他今天要招呼幾個妓女陪坐，馬利亞怎能不在內呢？」那人哈哈地笑起來說道：「妓女陪伴先知，那還成什麼樣子呢？若是被約翰看見，一定要咒詛他們的。」

我走到西門家裏，看見門外站了一大羣人。因爲那先知人剛才進去，那些人都入門外徘徊，盼望再看見他。

我們從人叢中擠入宅內時，我的那位同伴對我說道：「全世界的人，都爲這位耶穌奔走忙碌呢！」

那時宅內的人很多，我也找不着西門。我便離開我的同伴，獨自站在一邊等候西門出來。當時我心裏想，現在西門既沒有出來，我不妨自己先來查看一下，看衆人的相貌那一個最像先知。查看別人的相貌，是一件很有興趣的事。我看衆人中間有許多是我早已認識的，有許多是我初次會見的。有些生得很聰俊，有些生得很愚拙；有

些相貌體面，有些相貌醜陋；有些是滿面愁容，有些是活潑快樂；形形色色，無所不有。我的眸子四面八方地轉動着，到後來我看見屋角裏有一羣人，我的視線就止住了，因為那一羣人中間，有一個人的相貌比衆不同，很引起我的注意。

這個人的相貌生得很俊美，但我的眼光却没有被他的俊美所繫住。我所注意的，是他臉上的一種恬靜的態度，和那神采煥發，必有所得的樣兒。

我就暗地裏這樣想：「這人一定是有道之士。」但是我因為想得神，不覺把這句話大聲地說了出來，竟被那人聽見了，他的眼兒便掉過來端端地瞧着我。

我倆正互相瞧着的時候，我感覺他的神氣，似乎要我作他的朋友，不過沒有出之於口罷了，我的心就不禁跳動起來。他的眼睛看了我一會兒，忽然有人向他說話，他便掉頭答話去了。以後的事怎樣，我記不得了。忽然一陣亂嚷，大家都上去觀看，我想這一定是馬利亞來了。果然不錯，她已經過我們面前，容貌生得十分動人，所以有些人竟情不自禁起來，要設法戲侮她。後來客人都進內室去用膳了，我却沒有隨着進去，因為我的腦海中正在思想我所看見的那個耶穌。

我在室外坐了多麼時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後來西門出來了，看見我沒有進去，他便坐在我的身旁，滿臉通紅，心裏十分難過。

他說道：「你沒有進去嗎？……馬利亞在裏面癡呆了。我不知道耶穌有什麼力量，竟對着我當面責備，我就覺得無地自容了。馬利亞的香膏都用盡了，我們的宴會也就此分散了。」

我問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西門說：「我不知道。我看耶穌沒有作什麼，但是馬利亞却大哭不止。她又用香膏傾在耶穌的腳上，並且用頭髮去揩擦。婦人們所做的事，時常出人意料，真是難說極了。」

馬利亞跟着就出來了。她後面隨着那執袴子塞達克，和其餘的客人。她的眼臉都哭腫了，臉上還有淚痕。

西門便站起來迎接她，他還沒有開口說話，而馬利亞已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接着便對西門說道：

「西門，你不要怪我。那時我只看在那位先知的面上，所以把塞達克的香膏都不能自禁地用完了。」

西門喃喃說道：「就是因為你，他才責備我呢。」

「西門，你應該受責備的。你沒有尊敬他。你不但沒有和他接吻，就是連他腳

上的塵土，你也沒有給他拂拭。但是我所作的，正是他要你們作的。雖然一個妓女尊敬他，算不得什麼，但總比沒有人尊敬他要好得多了。看哪！我又哭起來了。」她兩眼的熱淚，便如泉水一般地湧出來了。

西門說道：「我怎能知道他要人尊敬他呢？」說着，他就走入內室去了。

另有一個人說道：「馬利亞！你不要哭。他不該這樣顛倒你的意志，他是誰，敢赦免人的罪呢？敢稱人是罪人呢？」

馬利亞說道：「他沒有說他赦免我的罪，他只是說我的罪被赦免了。我是一個罪人；但我此後不再犯罪了。」

塞達克牽着馬利亞的衣袖，憂憂愁愁地叫道：「馬利亞！你不要棄絕我們啊！」

她答道：「我已看見更高尚的生活，我怎能不棄絕你們呢？」

那執袴子顯出很厭惡的樣兒說道：「你要與耶穌來往嗎？」

馬利亞聽見這話，就掉過身來豎眉裂眼地向着他道：

「你這個蠢東西！瞎了你的眼看不出這位先知嗎？他豈是你們那樣作禽獸行爲

的人呢？他知道一般當娼者心裏的痛苦，決不會再使我們受那樣痛苦的。」

塞達克說道：「他也萬不能像我那樣的愛你！」



馬利亞大聲道：「愛！我多年作人家發揮情慾的玩具，却沒有人對於我有一點真愛。我知道，因為我愛了人，人家却不來愛我，我又怎樣辦呢？我所得到的，祇有情慾的報酬耳，說來真可痛心！」

另有一個人說道：「馬利亞一定要棄絕你的！」

她答道：「你這樣說，莫非你的眼睛也瞎了嗎？你不知道他是愛人的精神嗎？」

他決不是戀愛情慾的。若是他把我當作他的朋友，他一定不會棄絕我的。」

塞達克很希怪地問道：「馬利亞！你不過今天才會見他，你怎麼能深切地知道他呢？」

馬利亞便神魂詫異地說道：「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是怎樣的。」

那時，我忽然想起從前的事來，我便問她道：

「馬利亞，是不是爲當時那位先知人的眼睛看着你呢？」

馬利亞一聽見，便驚惶失措地掉轉身來，向着我說道：

「你怎麼知道的？那時你也在那裏嗎？當他看着我時，我心裏不知道是怎樣的

，總覺得人生不是這樣卑污的，人類不是這樣邪惡的。我不知道我應該往那裏去，我祇覺得要跟着他。」

馬利亞說完了話，就出去了。隔了不久，衆人也跟着出去了。祇有我一人還在那裏東張西望，想要再看見耶穌，那裏知道他竟沒有出來。我又等了一會兒，才知道他已從別一條路出去了。我於是出來，正要走的時候，看見一個滿面愁容的人，心裏好像有什麼了不得的事，一踱一踱地走上前來。我本來不認識他，但他的面容竟引起了我的回想。他一路上自言自語地說道：「那瓶香膏要值三十兩銀子，三十兩銀子不是小數啊！」

我便拍拍旁邊站着的那人的膀臂，問他道：

「剛才在稅吏利未後面行走的那人是誰？」

他答道：

「哦，那人嗎？莫非是以色列的猶大嗎？他也是一個跟隨耶穌的人。」

## 第四章 無名使徒與尼哥底母

在西門家裏宴會後的第二天，剛才黎明，我就出去尋找耶穌，那時耶穌已不在這城裏了。我聽人家說：各處來聽他講道的人很多，這城裏恐怕容不下那些人。我就走出城外，到能容納衆人的地方去找他，但見人山人海，看不見他在那裏。我就在那裏等着，盼望衆人分散後，我可以獨自見他。那時我周圍站着的人，正在討論耶穌醫病趕鬼的問題，我聽了許久，覺得十分厭煩，便走開了。

這時的塞達克，正從城裏出來，他一見我，便站住了，問我道：「你看見馬利亞沒有？」那時，他那種輕薄的態度已沒有了，滿臉帶着愁容，心中好似十分不快的樣子。我就告訴他說：「我沒有看見馬利亞。」

他說：「我想她多半同耶穌一齊去了。我剛才到她家裏去，看見她的房門是關着的。有人說：他們才看見她與苦撒的妻子約亞拿和蘇撒拿在一處。」

我說道：「塞達克！這些都是貴婦女，她們願意同馬利亞這類人作伴侶嗎？」他便悶悶不樂地答道：「這些都是耶穌的罪過，他用什麼「天國」的道理把她們都迷住了，所以她們都跟隨他。你想，那些稅吏，漁夫，和幾個婦人孺子所組織的團體，

怎能成一個「國」呢？」

我說道：「施洗的約翰也會講過天國的道理呢！」

塞達克叫道：「約翰是赤身露體地傳道，除了幾個瘋人以外，是沒有人信他的。但耶穌却以為他要在我們中間設立一個天國。其實這事已開始了，因為我們的耳邊已被這種聲浪鬧聾了。」

我答道：「我却沒有聽過他這種關於天國的道理，但人多說他很有聰明。」

塞達克說：「他怎能聰明呢？他是一個木匠的兒子；他自己也是木匠呢！」

我問道：「木匠就不該有聰明嗎？」塞達克生了氣，說道：

「我看你不久也要加入他的天國了！我剛才在城裏聽見人說：尼哥底母已經加入他的天國了。尼哥底母碩大的年紀，也會這樣的，這總是猶太人的弱點，假使是羅馬人，他們總要聰明些。假使彼拉多聽到這樣的風聲，不知他要說些什麼呢？」

我說道：「塞達克！你一定誤會了。他的天國決不是這樣的。」

塞達克道：「我告訴你：現在城裏城外的人都在談論天國的事。你若不信，可以去會會尼哥底母。」說着，他便氣忿忿地走了。

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我從小就認識他的。他是很鎮靜的，無論對付什麼人都

是很公道的。除了爲公義爭執以外，他沒有生過氣，在平時對付百姓，都是開誠布公，一毫欺詐都沒有的。我於是就打定主意要去會他。

那時已近正午了。我走到尼哥底母家裏，他正在喫飯。他便邀我同坐，在他家裏喫飯，當菜飯都擺好時，我就把我的來意告訴他：

「塞達克說：你已作了耶穌的門徒。又說：耶穌正在宣傳一個不屬於羅馬的「國家」，你想這話是實在的嗎？」

尼哥底母說：「塞達克這個人真是傻極了。我會見耶穌那件事，是實在的。但是據他所說：耶穌所宣傳的乃是反對羅馬人；又說：我已作了耶穌的門徒，這兩件事都是不確實的。」

我問道：「耶穌所說的國家究竟是怎樣的？據塞達克所說：他所宣傳的，似乎比約翰更危險些，這話確實嗎？」

尼哥底母說：「我曾聽過約翰所宣傳的道理。不過他是一個粗人，說不出深奧的話。他所宣傳的是悔改的道理，說人人都有罪惡。這種道理，不過使人想到自己的罪過，到底不能管束他們的生活。據我看來，耶穌似乎比約翰高尚得多了。」

我問道：「那末，這個「國」究竟是怎樣的？」

尼哥底母思索了一下，說道：

「這就很難了。我們全國的人，都盼望將來的時候，上帝會像世上的國家那樣管理我們。耶穌是深通法律的，所以他知道那種盼望是什麼。同時他又教訓我們說：那個國已經建設在這世上了。」

我問道：「在那裏？猶太全國不是都在羅馬人的管轄之下嗎？」

尼哥底母說道：「我想他或者以為：那個國就在人們的心裏，與現在的政府不發生什麼關係。我現在把他對我所說的話告訴你，你自然會明白的。記得那一天晚上我去會他的時候，我便問他這個「國」含有什麼意義，他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見這個「國」。當時我就覺得非常詫異，便問他說：人已老了，豈能再生呢？他說：人若不是從聖靈生的，就永遠不能進這個國。」

我說道：「這樣說來，他的「國」就不是真的國了。」

尼哥底母又想了一想，才答道：

「是的，他的國是真的。他們先知人的意思是這樣：「你若改變人們的心，你也要改變他們的政府。」他這句話說得十分懇切，好像心裏確有把握似的。」

我又問他：「人怎能從聖靈而生呢？」他說：「我把所知道的告訴人，人們却不聽

信；假使他把關於天上的事告訴他們，他們又怎能相信呢？」

我問道：「他說這句話，究竟含有什麼意思？」

尼哥底母說：「我想他的意思是這樣：他現在把進天國的路徑告訴了人，他們却不相信；假使他把聖靈的奧秘告訴了人，他們又怎能相信呢？這是我個人的感想，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樣？」

我問道：「然而，你爲什麼不作他的門徒呢？」

他回答道：「是的，我不能如別人那樣，把所有的拋棄了去跟隨他。因爲我的事務太多了。」

當我們起來告辭時，我對他說道：「尼哥底母！我現在明白了，我也要作耶穌的門徒了。我且要回去問問耶穌，他所說的那個國，究竟含有什麼意義？」尼哥底母聽見這話，便憂憂愁愁地答道：

「閣下正是青年，我已經老了。假使我也是一個青年，而且又不是猶太人的官，恐怕我也要同你一路，作耶穌的門徒了。我們再見罷，願上帝與你同在！」

我在尼哥底母家裏談得久了，出來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了。我就出城，照着我所走過的原路回去。不過我沒有回到城裏，因爲我心裏想：我若再往前走，或者就能

找着耶穌。走不多遠，便見前面有一羣人和幾匹驢子，我就走上前去，去一看裏面的究竟。可是我找了半天，總沒有找到耶穌，但見衆人在那裏辯論一些什麼事。我又看見他們中間站着一個少年人，渾身穿的都是絲綢，正對着那些面貌粗俗身着布衣的人有所要求，而那些粗人偏偏又不答應他。我又看見後面隔幾步站着兩個僕人，牽着三匹驢子，內中的一匹，竟搭上呢織的鞍褥，和銀子的踏鐙。

那少年人說道：「我真是不遠千里而來呢！」忽然人羣中有了一個人（後來我認識他是彼得）回答道：

「他講演了一天，現在疲乏極了，不得不在這時離開這裏去休息。」

那兩個人便怨謗起來說道：「我們的主人是走了一天路程來會這位先知的。像這樣富足的人，你們不應當使他掃興」。這時有一個僕人用手招彼得，向他耳邊說道：

「若是你把我們的主人擋轉去了，你們的先知一定是不喜歡的。他來，是要知道他在天國裏可以得到什麼位置。」

彼得聽了，只是搖頭不肯，他有一個同伴（就是約翰）便接着說道：「我們萬不可准他們走了，你知道夫子所說的話嗎？」

彼得還是遲疑不決，掉轉頭來向着我，問我是來作什麼。我說道：



「我來，是要會見耶穌的，若是他現在疲乏了，我可以不見他，改天再來會見他罷。」  
約翰一聽見這話，便說道：「我們可以將路指給他們，准他們去會夫子罷。」  
彼得於是領我們上一座崎嶇的山坡，那少年人也跟着同去，他的僕人和驢子也都在後面緊緊地跟着。我便同約翰一路走着；當我們爬山的時候，約翰就對我說道：

「我們走到山的最高處，就可以找着夫子了。」那時夕陽西下，新月東升，大好河山都現出一種清幽的景象。耶穌正兀自坐在那裏看得出神，忽聽得衆人脚步的聲音，便掉轉頭來。彼得忙走上前去說道：

「夫子！這兩位發財人都是來會見你的。約翰以爲你是願意見他們的。」

耶穌說道：「約翰說的不錯，無論什麼人我都願意會見的，但是他們需要什麼呢？」

那少年人便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跪下說道：

「夫子！我來是要請教你，我該作什麼才可承受永生呢？」

耶穌把他看了一下，又把他的僕人和驢子看了一下，便不轉眼地對他們瞧着，隔了一會兒說道：

「你自幼就知道摩西的誠命，那是應當遵守的。」

那少年人說道：「這些我都遵行了。」

耶穌說道：「還有一樣，你當愛鄰如己。」

那少年人說道：「這一樣，我也遵行了，我還缺少什麼呢？」

那少年人說了這話後，大家都沒有作聲，這時耶穌便說起話來：「你還缺少一件，就是回家去，將你所有的變賣了散給窮人，然後來跟隨我。」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立起身來，靜靜地站住，兩眼看着地上。他兩個僕人也現出不自在的樣子，其中的一個搔着他的頭，好像不歡喜這回答似的。耶穌又說道：

「你怎麼說你愛你的鄰舍如同愛你自己呢？你的家裏豈不是充滿了財貨，而你周

圍的弟兄們，——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豈不是一個個的寒無以衣，饑無以食麼？你豈不應當立刻回去，將你家裏所有的拿出來，散給他們嗎？」

那少年人聽了這些話，一言不答，兩眼也不望起來；過了不久，他就轉身往一邊去了，他的僕人也跟着他，轉身往山下走了。耶穌看見他們去了，臉上就現出一種沮喪的神氣，眼睛也覺得昏花了，說道：

「有錢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呀！西門，我告訴你，駱駝穿過針的眼，比有

錢人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得多哩！」

西門聽了這些話，很是奇怪，便問耶穌道：

「若是有錢人不能進上帝的國，誰能得救呢？」

耶穌說道：「上帝是我們人的警告者，我們若能和他合作，凡事都覺得可能的。」說着，他就掉轉身來向着我，我就開口說道：

「良善的夫子——」但耶穌却止住我說道：

「不要稱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便沒有什麼善人了。」說着，他的兩眼就看着我問道：

「昨天我不是在西門家裏看見過你麼？爲何你又到這裏來呢？」

我說道：「我來也是想得永生的。」

他看了我一下，就笑嘻嘻地說道：「那個少年人不信我的話，他就走了。」

我答道：「我是決不會像那人的。」

他說道：「什麼！你還不是與他一樣有錢麼？」他是很愛我，但他說話時，面上現出娛快的樣兒，好像在嘲笑我似的。

接着，我便答道：「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他於是站起來，和我接吻，從此以後，他就是我的朋友了。

## 第五章 耶穌遊歷加利利

當天氣嚴寒，朔風凜冽的時候，人人心裏都巴不得春天早來。忽然大地回春，從前的朔風，一變而爲吹而不寒了；從前的霜雪，一變而爲濛濛細雨了。日頭出來，田間的野花都含苞欲放，康莊大道，也被那和風甘雨洗刷得淨潔無塵。當此春光明媚時節，耶穌便起身遊歷加利利全地，同時又邀我和他同行。

他說道：「我有一點工作要做，請你來幫助我。這種工作，在一般不相信的人，我是不願意給他們的，但於一般信從我而又跟隨我的人，我却願意交給他們。」

我便告訴他說：我與他同行是很高興的，他就道謝了幾聲。

這一次，我們同行的人很多，有彼得，約翰，拿但業，以色列加的猶大，和其他門徒。此外還有蘇撒拿和希律的管家苦撒的妻子約亞拿，她們帶了些別的婦女，並且備了許多食物，馱在驢子背上。第一天我們起身時，天色還未大明，走了一早晨，約亞拿牽着一匹驢子，請耶穌騎上，但耶穌不要騎，並說他喜歡走，所以他也和我們一起步行。

那天早晨，彼得和約翰二人同我一路走着，彼得就向我述說約亞拿怎樣獻驢子與耶

耶穌騎的那一回事，他說道：

「她沒有想到耶穌若像發財人那樣，騎着驢子往貧民中間去，是不相稱的。這些有錢的婦女們，總愛在她們的牲口上攜帶食物，也沒有什麼人阻擋她們；其實這些事並不是十分需要的。因為請求耶穌的人很多，而那些人都喜歡在他們家裏款待耶穌。」

我問道：「既是這樣，他爲什麼對我說：凡世人不信從他的，他就不願意把他的話告訴他們呢？」

彼得氣忿忿地答道：「只有他的親戚們不相信他呢，我却一聽見就信他了。但是當他揀選我們的時候，那些人却現出一種怒容。他們總有一天，把他當作一個瘋子，關在屋子裏而；因爲他們說：他的言語和舉動都是錯亂的。」

約翰說道：

「當他初生的時候，他們就認識了他。所以現在這種消息傳到他們那裏，他們總是不很明白。恐怕他們和他太熟了，所以就把他忽略了。」

彼得一而行走，一而又打路旁的草，他聽了這話，就急忙地答道：

「凡事實際上不能原諒的地方，你却要原諒他們。他們應當像我們那樣，看出耶穌

是一個何等偉大的先知啊！」

但約翰只是微微的笑，一些兒也沒有作聲。

到了晌午，我們都走到山坡的高處，在那裏用午膳，耶穌却獨自走入山裏去了。

那些婦女們供給了我們的飲食，就都騎上驢背往第二個村莊走去。我們喫完了飯，便坐在一個大岩石下，憩息談天。

春日載陽，惠風和暢，四望原野，但見籬落萬家，桑麻千里，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猶太的高原，撒馬利亞的小山，都隱約如圖畫那樣，和我們的視線相接觸。我們側近，有許多鬚曲的綿羊，自由自在在那裏覓食；而牠們的牧童，又都沒有驚擾牠們。這時其他門徒，大概都逛山去了，只有彼得，約翰和拿但業三人停在那裏。以色列的猶大也坐在我們旁邊，但是他却沒有和我們談話。他那愁眉不展的面孔，時而掉轉來看看我們，但大半的時間都望着平原，好像看了出神，別有所思一般。

這正是我的一個好機會，因為我能從耶穌的信徒的口裏，探問許多關於耶穌的事蹟。但是他們對我所說的，都不一致。拿但業所以信耶穌，是他的朋友腓力帶他來的，這是拿但業親自告訴我的。他又說道：

「彼得和腓力都在那裏。那個地方靠近耶路撒冷，就是約翰施洗的約旦河邊。」

彼得不等他說完，便插嘴道：

「耶穌召我，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我們湖邊上捉魚的時候。」

拿但業從容不迫地說道：「但是你同腓力豈不都是到過約但河嗎？」

彼得說道：「我是去會施洗約翰的，我被召是在那事以後。」他的意思好像要爲這事爭辯一番，但約翰却說道：

「你不必說什麼時候，或什麼地方，因爲這些都不很緊要，我們現在豈不是都作了他的門徒麼？」彼得聽了便默默無言，衆人又叫拿但業往前說：

「腓力告訴我：要我來看一位大先知，就是拿撒勒人耶穌。我就問他：拿撒勒這個地方出了什麼人才呢？」

彼得說道：「拿撒勒是一個污濁的小鄉村，地點既不很熱鬧，城裏又沒有像我們本城伯賽大那樣高大華麗的房屋。」

約翰說道：

「但是拿撒勒周圍却是山明水秀，人們在那裏，很是天機活潑。拿但業請繼續說下去，我們還要聽聽呢。」

拿但業說：「我是和彼得同去的。我們走到耶穌面前，他就告訴我說：當腓力來

約我的時候，他已看見我在無花果樹底下。那時他距我甚遠，若靠着他的肉眼，那是一定看不見的。他真是奇怪，很像一個玩魔術的人。但是我所以跟隨他，並不是因他有這樣的奇怪，乃是由於心中愛他的緣故。」

彼得說道：「行魔術的人似乎都是左道，他們所作所爲，完全靠着邪法。但耶穌却不是這樣，他是靠上帝的能力的。你所說的，完全與我所見的不同。看哪！各處鄉村裏都有人走出來，諒必是那些婦女們對他們說：耶穌在這裏。」

大家就抬頭觀望，但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像往山上擁來似的。

彼得說道：「我要去告訴耶穌。」他跟着就起身往山裏去尋找耶穌了。

這時那些人相隔還遠，過了一刻的光景，拿但業又接續說起耶穌的事來。

他說道：「耶穌雖是一個大先知，但是他却愛簡單。他把他的意思表明出來，使聽見的人很難忘記。我是一個思想簡單的人，有時雖不明白他所說的話；但是一經我想了出來，就永遠記在心裏了。」

以色列的猶大忽然以誠懇的臉色向着拿但業說道：

「我盼望他能再說得明瞭些，因為人們都不懂他所說的故事。」

拿但業輕言細語地答道：「人們都愛聽有益的話，現在耶穌所說的，都是關於他們



切身的問題，所以使他們聽了，能發生興趣。」

猶大說道：「當他講說天國的時候，他們都不懂得，我却已懂得了。」說着，他便立起身來走了。

我問道：「他從來沒有笑過麼？」拿但業回答說：

「猶大正在尋找一些事，我很爲他可惜，但我却不知道他能否找着。」

約翰說道：「我有點害怕他，他不多愛人。」

拿但業說道：「恐怕他愛事理過於愛人」於是大家就清清靜靜地，不再說什麼了，但見山下各鄉各村裏，走出一羣一羣的人，往山上去了。晌午的時候，在我們旁邊喫草的那些鬚曲長尾的綿羊，此刻也都走遠了。當陽光西匿，暖氣消除時，山間便站滿了許多人，那些綿羊就都跑到別的高岡上，很快活似的喫草去了。

此次上山的羣衆，非常複雜，有木匠，瓦匠，鐵匠，皮匠，有做針的，有賣碗的，有染衣服的，有做買賣的，有趕騾子的，有做莊稼的，有作奴僕的，有當稅吏的，也有些鄉間婦人，背着她們的嬰孩，與這些人相並站着；又有些粗野的牧人，穿着羊皮大褂，和那些穿長袍有學問的文士擠在一處。這樣看來，好像世界上各樣的人都聚集起來，聽耶穌的教訓似的。他們看見耶穌從山上下來，要向他們演說時，他們便都坐下去

，一時只聽得蟋蟀聲的聲音，很是好聽。

夕陽西下，萬象寂寥，遠遠的青山朦朧，不可辨識，平原裏的兒童們，都趕着牛羊往家裏去，同時籬落村舍中，復清烟縷縷，不住的上升。

耶穌便說起話來，大家都靜悄悄地聽着，他說道：

「我要告訴你們一件新事情，我是一個負責報告這信息的人。上帝揀選我當他的僕人，是爲你們帶福音來的。」

他的聲音非常明亮，就是坐在最遠的人也聽得清清楚楚。

「你們都知道我們的祖宗曾經說過：將來必有一天上帝自己要在我們中間建設一個國，這個國是永遠不能滅亡的。先知也曾向你們說過：將來在諸王中間要出一位像人子一樣的人，他要承受國度，權柄，和榮耀。這個國要屬於至高的聖者，凡是這國裏的土地，人民，言語，都永遠服從上帝。因爲天國是無窮盡的，這國裏的君王是活的上帝，他是恆久不變的。這些話你們都聽過了，並且也盼望了許久，試問事實所告訴我們的，是不是這樣的？」

大家聽了，心裏異常服從，彼此都說，這些話都是安息日在會堂裏大聲誦讀過的，他們早已聽慣了。衆人於是又掉轉頭來，洗耳靜聽。耶穌又說道：

「我所宣傳的那種信息，勢利富厚的人聽了，是不喜歡的。凡是管你們的君王，政府，將帥，法官，知事，議員等等，都是不歡迎的。因為上帝命我告訴你們，他的國已經在這世上了；是的，你們雖不知道，但這國已在你們中間了。」

衆人忽然攪動起來，好似波翻浪湧，因為他們都想擠近前去，用心再聽。耶穌又說道：

「天國不是屬於一般管轄你們的人。上帝差我到世界上來，不是爲那些大官偉人，乃是爲那些貧窮人，喫苦人，犯罪人，以及一般對勞動者宣傳福音的人們。凡你們中間有作人奴僕的，可以告訴我，我就叫他們得自由。有憂愁的，上帝就叫我安慰他們；有瞎眼的，他就叫我開他們的眼；有悲傷的，他就叫我給他們快樂；有醜陋的，他就叫我給他們美麗。上帝的國，是屬於窮苦者，溫柔者，憂傷者，思想清潔者，使人和睦者，以及一般爲善而受饑渴者。上帝的話，就是向這些人說的。」

說到這裏，耶穌便住口歇歇。只聽得遠遠山上有一隻綿羊，咩咩的呼牠的小羊，平原裏有些牧童嗚嗚的喚他們的牲畜，除此以外，就別無什麼聲音，驚擾這靜寂的景象。耶穌又繼續往前說道：

「上帝命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就是這天國的規律，叫你們要彼此相愛。我們

都知道，我們的祖宗常說：當愛你們的鄰舍，恨你們的仇敵，但是這條新命令却這樣說：你們也當愛你們的仇敵。因為你們若專愛那些愛你們的人，這算得什麼呢？流氓和敗類，豈不是都能這樣麼？假使人們待你很好，你也以善意待他們，試問你配得什麼報酬呢？這些都不是上帝的法則，因為上帝的法則是要你們愛那些惡待你們的人和無報酬的人。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必要愛你們的仇敵，凡是恨你們的，要善待他們；凡是害你們的，不要對他們報復。我們祖宗所制定的法律，是「牙還牙，眼還眼，」但是我告訴你們，不要以怨報怨。你對待人，要像你若要人怎樣對待你那樣。若是你害了人，人又害了你，你若只為那件事抱歉，是沒有益處的。若是你開罪於人，人又開罪於你，你只想把這件事急於和好，也是沒有益處的。我告訴你們：以怨報怨是萬萬不能了息的。只有以德報怨，才能了息一切事情。所以你們對於那些惡待你們的，要和氣，要仁慈，要饒恕，要大量，不要輕視他們，不要批評他們，不要為他們灰心，也不當想得他們的報酬，只是愛他們就是了。這些都是上帝國裏的法律。」

此時天色已晚，暮雲重重，很難把耶穌的臉面看得清楚，但他的聲音，在這黑暗中却越發清明。

「我該拿什麼來比這愛的力量呢？」

愛好似發麵的酵，一個婦人把牠放在一團麵裏

，在不知不覺間，牠就把那團纏發起來，和所裝的盒子一樣大了。愛又像芥菜的種子，本體非常的小，種在土裏，後來長得多麼高大，就是空中的野鳥，也能在牠上面棲身。愛又好像一個農夫撒種子在田裏，起初只見地面上發生嫩芽，後來漸漸的長莖，生穗，結穀子。做農夫的，到底不知道牠是怎樣生長的，好像是土地生牠長牠，使牠結子一樣。愛在各方面的發展，也正是這個樣子。」

「當世人彼此相愛的時候，上帝的國就算實現在這世上了。到了那時，正如我們先知所說，國與國之間不再打仗了，人民和人民中間，也不再有了戰爭了。他們的刀劍，都要化為農器；他們的槍矛，也要化作刈鉤，戰爭從此就消滅了。我還要再向你們說一句：就是你們必須彼此相愛。」

耶穌便住了口，大家都靜悄悄地不作一聲。天空中一顆一顆的星兒，閃閃灼灼地射出她們的光來。青山的後面，又慢慢擁出一輪明月，如水晶一般，照徹了大地。

耶穌又說道：

「你們若在上帝的道路上行走，你們就永遠有這樣的明月護照你們，並且將得着無限的平安，因為上帝自己，要把祂的大道教訓你們的。看哪！夜色已沉，正是你們歸家的時候，走罷，願你們平安！」

於是衆人就都起來，只聽得蟋蟀的聲音，不久他們就預備走了。正在要走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婦人的聲音叫起來，大家便止住，靜聽那個婦人說些什麼。那個婦女說：

「夫子啊，我告訴你：那懷你的人和乳養你的人有福了。」  
她的話說完了，耶穌就接着回答她，說得非常清亮，非常謙恭。

「太太，不是這樣的，你該把這話掉轉來說：凡聽見上帝的話就遵行的人有福了。你現在可以回去了，願上帝與你同在！」

於是又聽見脚步雜選和人們叫嚷的聲音，這些人都下了山，各自回家去了。

現在我已老了，行將就木了，不聞他的聲效，差不多有六十年了。但我的兩耳裏，還覺得聽見耶穌那天晚上所發清脆的聲音說：「我告訴你們：你們要愛人，要饒恕人，不要尋仇報復，只要彼此相愛。是的，你們萬不要失望，就是惡待你們的，也要愛他們才是。」

## 第六章 耶穌和他的門徒

加利利是一個偏僻的地方，我們這次遊歷不久，全境都走遍了；那地方的人民，也被我們鬧動了。有一次，耶穌走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休息，忽然來了一羣鄉人，要來找他，並且要求他不要離開他們。但耶穌却說道：「我所負的使命，就是把天國的福音傳到各處，豈能與你們長住在這裏呢？」說完了這些話，耶穌又往別的鄉村去了，但是衆人仍然都跟着他，不肯離開他。

耶穌起初所講的，只是天國的事業。到後來，他又說些別的事情。但他在加利利時，每天所講演的都是這「天國」二字，並且醫治了許多病人。耶穌醫治病人，與遊方的術士完全不同，雖然他們也能醫治病人，但耶穌却有使人「別饒生趣」的能力。他對於病人並不扯什麼圈子，唸什麼咒語，畫什麼符，燃什麼香，祇是把他的手按在病人的身上，所以那些思想簡單的人，就說他身上有一種能力出來，能把他們的痛苦立刻消除。他的一雙手，真是生得不錯，凡被他摸着的人，無有不得安慰的。我也覺得他有這種能力，因為有時他同我散步，他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也就覺得更有生趣了。我也注意他，當他走到我們中間時，我們便覺得尋常事物都有價值了，普通事情

都覺得希罕了。只要是他所到過的地方，就是田間的花也覺得更美麗了，天空的雲也覺得更濃厚了。生命這個東西，從他的眼光中看來，是很神異的，不是愁苦的，或無意識的。

據我看來，他的教訓比較醫治病人還更緊要，因為我覺得他的教訓，能使我們脫離比疾病更重大的苦難。一方面，我們看到猶太人的宗教，最容易把人們拘束住了。

那些先生們說：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無二的真上帝，他揀選了我們這一族人作他的子民，要把我們作世界上各民族的模範。他們那些種族，永遠不能得上帝的慈愛；上帝將來還要打發一位救主來，叫我們的國家得自由。我們這些選民，做這一樣事，或不做那一樣事，都要隨上帝的喜悅，所以上帝好像是一個督工的人，他所要求於我們的，我們往往覺得難以擔負。我們心裏因此常常反對他們這種教訓；到後來，我看到羅馬人管轄猶太全地的那種勢力，我才感覺那些先生們所教訓的，有許多地方，他們還不明白。猶太人的上帝是一個狹小的妒忌的上帝，凡思想自由的人，決不願意拜他。但是耶

穌的教訓和他的上帝觀却不是這樣的；因為他不但把我的思想開放了，而且他所說的那位上帝，也沒有一點可以反對的地方，因為他所說的是他所知道的。進一步說：耶穌的教訓與那些先生們所說的亦大不相同，好似上帝的神祕不是一個愚昧的人所可了解的



。他也沒有說起當上帝降臨時的情形是怎樣的，他所說的就是人們只要有堅強的意志，都可以知道上帝的。他又說到上帝是怎樣的愛世人，上帝要世人作的是什麼，他所說的話，他當然能負責的，而且也是我所知道的。即使那些思想最簡單的人聽了，也都覺得可以了解的。

我所看為奇怪的，不是耶穌所具有那種增加人生價值的能力，乃是一般人的淺見與謬誤；因為他們往往把耶穌醫病的事看得比他的教訓更為重要。我更奇怪的，就是他的門徒中也有許多是這樣的。甚至十二門徒中談到耶穌的能力時，也有不少愛說他是怎樣怎樣地趕鬼，怎樣怎樣地叫跛子走路，怎樣怎樣地叫瞎子看見；但是對於上帝要我們世人遵行的那種彼此相愛的誠命，却難得有人提及。

這次我遊歷加利利，凡是跟隨耶穌的人，我都認識了，並且知道他們的情形。他們中間常常起了辯論，有時居然爭論起來，好像是暴風疾雨的樣子，因此我就尋出他們各人對於耶穌教訓的見解怎樣。但是除了拿但業以外，他們中間少有與我的見解相同的。

當耶穌同我們行走的時候，個個人都覺得高興快樂，因為耶穌的心裏充滿了快樂，所以能使我們也發生一種同樣的感覺。他又具有一種仁愛和穎悟，使他覺得世上的事

，都是可作可爲的。所以我們在閒談時，彼此之間，沒有什麼不好的言語；我們辯論的時候，彼此之間也沒有什麼譏諷和詰責的言語。我們都是他的朋友，彼此也是好朋友。他的同情心能把衆人的心都軟化了，所以從前的時候，若有人對於自己的同胞表示惡意的，現在也都有慈愛了。凡他所到過的地方，即使有意見不合的人，也都能聯成一氣，因為他對於意見最相反的人，也能感動他，改變他。假使不然，耶穌怎能吸引那做稅吏的馬太和以色列猶大這些人呢？耶穌很愛自由和快樂，但是這些自由和快樂却是屬於靈性方面的。他的腦經又好似風箏般樣的迅速。馬太的腦經則很乾枯頑梗，但對於先知的話，和法律上的記載，却能十分留神。他雖是爲羅馬人服務的，但他對於猶太人的規矩也能竭力遵守。他的腦經又是非常遲鈍，對於一種意見的構成，須費長時間的思攷才行。

以色列猶大也是一個與耶穌性情相反的人。他是猶太省人，其他門徒却都是加利利省人，因為猶太省人往往比加利利省人更爲狡猾，所以有些人就妒忌他了。猶大很有辦事的才能，他不像別人那樣，不謹慎自己的用度，將所有金錢在一天中用完了。

他把我們所有的飲食銀錢計算出來，一個個的分配均勻。假使有人把他自己所有的一部分消耗完了，問他再要時，他是不理的。因為他以爲一個人若不顧及將來，必致

感受缺乏的苦。猶大到底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和人談話時，往往能使人們注意。他不常和我們交談，假使有耶穌和我們同在時，他就要發言了，並且發言很多。他不像耶穌那樣專是看人說話，他對於人們贊成與否，好像是不很緊要的，他只圖滿足自己的意思就夠了。有人說：他的父親曾在羅馬人手下幹過事，他自己也在羅馬人的公庭中作過僕役，但這些話是否確實，我却沒有知道。如果是確實的，那麼他對於羅馬人的邪惡，必能深知無疑了。因為他恨惡他們，並且盼望將來有一天能管轄他們的時候，他要把他的公義宣布於天下。他對於自己的公義，或猶太人的公義，都是毫無疑惑的，其實他要達到他的目的時，對人對己都是沒有一點寬容，只知任意做去，好像瘋狗一般。

彼得和猶大談話時，往往說得非常躁急，因為他是一個性情急躁的人，很像一個小孩，若是生了氣，他就要把他的心事說出來。他的思想的變遷，也正如一個小孩那樣，一天不似一天的。他對於與自己性情相投的事物，就十分愛他；對於與自己性情相反的事物，就十分惡他。當他的感覺改變時，他的意見也就隨着改變了。就大體而論，彼得似乎不像猶大那麼伶俐。當他和別人談話而覺得不能懂得時，他就現出僂促不安的樣子。他無論做什麼事，都是很暴躁的，因為他作事時，自己沒有一定的主見

。假使對於一件事情，他人不能自信時，他却要作起十分自信的樣兒。彼得那種強作自信的態度，不過是他的性情的外表而已，其實他的內心裏還是疑惑不決的。他雖然這樣躁急，只要耶穌看他一眼，他就立刻覺得心平氣和了。耶穌常常在他發脾氣的時候，輕輕地把他抑住了，而彼得對他，却覺得十分感激，好似莫可言宣的樣子。至於他跟隨耶穌也似乎是盲從的；同時他對於一般來接近耶穌的人，都表示猜忌的心意。

約翰雖是一個文雅慈祥的人，但是當猶大和耶穌談得津津有味的時候，他還是覺得猜忌的。約翰的腦經不是十分清晰，所以如果遇着像彼得和猶大那樣心意堅強的人，他就不知道怎樣對付了。有一次，猶大和耶穌談話時，連耶穌也不能懂得，而約翰却現出一種怒容來，好似表示猜忌的意思。但耶穌卻沒有生氣，還是很高興的瞧着猶大，聽他談說羅馬人的制度怎樣苛虐，對於當前事務又應該怎樣辦理才好……等事情。

那些和我們同行的婦女們，都不喜歡和人們爭辯；因為她們都忙着辦理服務的事。但有時抹大拉的馬利亞，（曾當過妓女的），却常來和我們閒談。我記得有一天，門徒中有一次最激烈的辯論，那時耶穌已上山禱告去了，我們都在青色的樹林裏等候他轉來。忽然我看見一個婦人遠遠走來，我起初不知道她就是馬利亞，因為她穿的是一件藍布衣服，好似一個鄉婦似的。她的頭髮編成一個粗髻，臉上也不塗抹脂粉，然而她

還是風韻如前。她這樣的改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我不知不覺地如木鷄一般，站在那裏看她，她看見了我，就哈哈地笑起來，說道：

「看哪，我的打扮不再像一個公主那樣華麗了！」

我微帶些惋惜的聲調回答道：「馬利亞！但你的打扮還是好看哩！」

她便摸着她的布衣說道：「是的，這些雖然好看，但還有瑕疵，將來我總要穿得真的好看；但在這「國」還沒有成立以前，我這樣穿着就夠了。」

我問道：「這國豈不是已經成立在世上麼？」

她悶悶不樂地答道：「那不是我的國。」我一聽見，就急忙問她：

「馬利亞！你莫非不快樂麼？」

她回答道：

「我的眼淚僅僅把我面上的脂粉洗去，我的心靈還沒有清潔，我怎能快樂呢？」

有些門徒看見我們正在談話，便走近前來；因為馬利亞對於他們好像醇酒一般，他們都是歡喜追逐她呢。現在她雖然斷絕了肉體上的慾念，然而她還能激動他們的腦經，鼓舞他們的意志，就是到死她也能這樣的。

彼得聽見馬利亞那種愁慘的聲音，便帶着傲慢的腔調，慌忙地說道：

「馬利亞！人們不再定你的罪了。」

馬利亞聽見這話，不禁舊氣復發，忿忿地答道：

「人們不定我的罪，究竟算不得什麼；因為我所犯的罪，他們豈不是也有一半嗎？我覺得世上的人未免太重視自己的評論了！」

約翰說道：「耶穌到世上來，不是要定人們的罪，乃是要救人。」

馬利亞說道：「耶穌並沒有定我的罪，不過我自己定自己的罪，自己責備自己就是了。因為我曾經過一種污濁的生活，現在想得一種清潔的生活了。這種清潔的生活，耶穌已指明給我看了，所以我就覺得慚感交加了。」

以色列猶大忽然說起話來。他把衆人的話都打斷了，他的意思好像是說：那些關於私人的事，是不很緊要的。

他問我道：「你爲什麼說：這個國已經在這世上呢？」我聽了這話，有點詫異，便問道：

「這豈不是耶穌說過的麼？」

猶大說道：「耶穌很知道這國的成立，不是這樣容易的，因爲反對方面的勢力很不小呢。」

拿但業說道：「猶大你要知道耶穌對於反對方面的人，並沒有說什麼。」

猶大黑着臉說道：「雖然這個國快要成立了，但耶穌却以為時機還沒有成熟呢。」

彼得說道：「我不知道，你所說的是什麼意思。」

猶大回答道：「聰明人常常帶着眼睛走路，但是愚拙人走路却不帶着眼睛，……你知道在加利利省的壓迫，決沒有像猶太省那麼激烈啊。」

彼得怒氣洶洶地答道：「我想你一定是說我。我雖是一個蠢笨人，但我決不致於像你所說的那樣蠢笨。你現在是說羅馬人，但你自己却是一個猶太省人，你未免太怕羅馬人了。……我們在加利利省是不理他們的。」

猶大回答道：「提出名字來說是合理的嗎？……有人告訴我說：這個「國」已經實現在地上了，我聽了這話，就細想目前人們的現狀，我覺得他們對於本國的情形，都不很明了，也不知道要怎樣去改良現狀。若是猶太人能如加利利人那樣跟隨耶穌，那麼這「國」就可以快些實現了。照我的意思，加利利人和猶太人萬萬不可分為彼此，對於這件大事，正需要一種聯合的計畫才是。若彼此之間不能聯成一氣，而想實現這「國」於地上，豈不是瘋傻了麼？」

約翰叫道：「這就是耶穌常常教訓我們的。」

猶大說道：「耶穌是一個聰明人，他知道一切計畫必須經過長期的考慮和評判方能完成。」

拿但業問道：「你所說的究竟是什麼計畫呢？」

馬利亞因為聽了猶大這些話，便大聲叫道：

「他所說的是指羅馬人，他的意思是要打倒羅馬人的一切束縛。」

猶大問她道：「請問，如果羅馬人還在這裏，上帝怎能管轄猶太全地呢？」衆人就都站起來，很奇怪他把這種意思加在耶穌的教訓裏面。後來，衆人因為對於這事的見解各有不同，便說道：

「耶穌所說的，乃是另一個國，他的意思並不想反叛羅馬國家。」

拿但業便接着說：「耶穌所說的，乃是人們心裏的國，是屬於天上的。」

馬太說道：「照先知的話看來，那個國是設立在世上的。」彼得聽了，心裏便躊躇起來，自言自語地說道：

「他已說過：這個國不是屬於那些管轄我們的人。」

猶大回答他道：「他也說過：我們的政府和長官是不歡迎這個國的。」

約翰說道：「照我的意思，上帝必能管轄我們的加利利省。」



猶大說道：「但他不能管轄猶太省。假使上帝要管理以色列，那些羅馬人就要被驅逐了。我心裏早有這個意念，我想耶穌到世上來，也正是爲了這一件事。」

拿但業接着道：「猶大，我以爲你把耶穌的意思誤會了。」

猶大說道：「若是不然，那些人民爲什麼跟隨他呢？」馬利亞便從地上跳將起來，大聲說道：

「現在耶穌來了，我們可以問問他。」

那時耶穌正從山上下來，大家就走上去迎接他。當他走近一些時，彼得便走上兩步，走過去大聲說道：

「夫子！猶大要爲我們驅逐那些壓迫我們的人。」

耶穌的臉色非常恬靜，他的兩眼炯炯有神，掉轉身來，對着猶大問道：「你所說的壓迫我們的人是誰呢？」說了這話，他就坐在一個大石上聽他回答。

猶大說道：「講到壓迫我們的一般敵人，……想你想在這一省裏看見許多小民所受的壓迫，和那些顛倒是非淆亂公義的舉動了。我們若要設立你所說的那個「國」，那麼這些壓迫我們的，都該被驅逐了。我因爲看見你對於人民有這樣的勢力，所以我就告訴他們：說你要鏟除那些強暴者的壓迫。」

耶穌問道：「你要我驅逐那些壓迫我們的人麼？」

猶大叫道：「是的，把他們驅到海裏，把他們的帝國打倒，使他們永遠不能翻身。」

猶大說完了，耶穌就從我們所在的高處站將起來，向着平原裏觀望，看着前面的村落市鎮，和那熙熙攘攘的人民；又看那田間的莊稼，和野地的森林。在最遠的地點，便是汪洋大海，一片蔚藍水色裏，有許多沙船，又有不少可愛的小鳥飛來飛去。對着這種景象，他不覺氣靜神恬，於是掉轉身來向着猶大，滿臉充滿祥光，好似天使一般。他便問猶大道：

「這樣就能鏟除壓迫麼？」說了，便等候回答。

但是衆人聽了這句問話，都默默無言，就是猶大也不作聲。過了一會兒，耶穌便掉身轉去，我們就起身往別處去了。

## 第七章 耶穌在一個窮苦村子裏

我們沿着往海邊的路上走去，到了將近拉馬的地點，我們便離了經過各村莊的山路，走入正西的大路，就是從大馬色到羅馬海口多利買的一條路。耶穌的門徒馬太對於這一條路很為熟悉，因為他曾坐在這條路上在一個稅關上征收羅馬人所定的築路稅。

耶穌自己也知道這一條路，因為這條路的一部分必須經過拿撒勒的北面，而他在幼小時，又曾在這條路上閒耍過的。但耶穌更熟悉一條橫亘加利利的大路，這一條大路（又名東大路），在拿撒勒的南面，靠近拿撒勒的村莊，連接着海岸上希臘和亞喇伯的各城鎮。

當我們走下山坡，到了斐馬銳斯街的時候，同行的人都談論羅馬人所修理的道路。

耶穌便告訴我們：他在幼少的時候，常到拿撒勒和東大路之間的一條路上閒走，並坐在路旁，看那些往來的馱子。他又告訴我們：當時結隊旅行的商人怎樣從海邊運着銅鐵等貨物往亞喇伯去，以及亞喇伯的牲畜販子怎樣趕着牛羊到海邊去。他又對我們說：每天總有千百個商人運着貨物，從羅馬城到希臘的各大城市以及羅馬國的邊境，那時路上的車呀，馬呀，駱駝呀，牛羊呀，都是往來不絕，十分熱鬧，以致轆轤得得

的聲音，一天到晚的嚷鬧着，沒有甯靜的時候。假使你能走一天的途程，就可以看見世界各國的財富從這裏經過了。耶穌所說的，都是十分有興味，所以一般聽衆，也覺得樂而忘倦了。

我們走到了大路上，便站立了一下，因為看見遠遠塵土蔽天，來了一羣結隊旅行的商人。

耶穌說道：「他們都是往大馬色去的。」馬太接着回答道：

「羅馬人將各處道路都築得很平坦的。我時常想，現在我們從大馬色到巴革達和印度，正如我們從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那樣容易了。」

彼得斜着眼睛看了猶大說道：「你道容易嗎！哼，倒不見得！因為路上有些匪徒呢。」但耶穌就把他們的爭端撇開，說道：

「我知道到大馬色的一條路很寬大，但從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一條路很危險了，因為那條路上很容易藏匿匪徒。」

說完了這些話，耶穌便領我們入另一條大路，跟着前面塵土飛揚隱約可見的一隊行旅走去。

我們走近那地方時，就站在路旁看他們經過。我們看見那些相貌奇醜的駱駝，在

路上搖來擺去，背上馱着細繩纏繞的木箱，和從達耳西昔海口運往多利買碼頭去賣的貨物。那些商人們的頭巾，多是用毛繩繫着的，他們都張開褂子，露出那棕黃色的毛茸茸的胸部來。他們都在灰塵裏行走，身上撲滿了塵土，一面又按住那些亂跑的駱駝嚷着鞭打。當微風扇動的時候，就有些香氣一股一股地從馱子上出來，好像是那些運往多利買或推羅去賣的香料的香味似的，覺得非常可愛。舞氣吹過了，便聞着些塵土的氣味，旅客身上的汗氣，和駱駝身上的腥腥膻氣。同時又聽見趕駱駝人的鬧嚷聲，和駱駝得的蹄聲，證明那些行旅已向着東方去了。

耶穌看見他們漸漸地走遠了，便說道：

「這種景象我從小就見過的，直到如今我還是記着。照實說，這條路上不知經過了多少運往大馬色或推羅城的貨物，如翡翠，象牙，烏木，繡花，麻布，肉桂，葛蒲，香油，麥子，蜂蜜，羊毛，菜油，鏹，鐵，等物。」

猶大聽見，很沉悶的說道：「從巴比倫，敘利亞，尼尼微來的人，也都經過這一條路呢？但他們所走過的路，現在却給羅馬人去走了。」

馬太說：「那些行旅是要從雅各女兒橋經過約但河呢。每年到了莊稼收穫後，田中的麥子都割完時，這條路上常有許多駱駝，一晚到亮走個不歇哩。」

此後我們就向着海邊走去，不久就走到了一個靠海岸的村莊上，就是那些婦女們爲我們這夜的緣故而預備的。村莊的門口，有莊長立着，等候耶穌，要招待他。這個村莊是一個窮苦的村莊，屋子都是破爛得很，而莊長自己也不是一個發財人。他穿的衣服，很是襤褸，兩眼裏現出一種焦愁的樣兒，好像來了這許多客人，叫他無從招待似的。接着他就領我們走到他的家裏，他的妻子也出來歡迎我們。

耶穌說道：「願這家人多福。」

那婦人答道：「先生，不敢當，願你們多福。」

那個莊長就請我們坐下，他的妻子便進去爲我們預備些飲食。這個家庭，真是一個窮苦的人家，圈裏喂養着的幾隻牲畜，都是非常瘦削，而牆的周圍，又沒有堆着什麼飼養的食料。那個婦人所穿的衣服，也是破舊得很，她那愁眉不展的臉面上，又現出了許多焦思勞碌的皺紋來。她爲我們端出來的飲食，都是很菲薄的，好像米缸裏沒有什麼米似的。耶穌就問她有沒有兒女，她說她有兒女，但是都牧羊去了，還沒有回來。那村莊裏的土地是很薄瘠的，所以他們往往到遠的地方去牧畜，到天色晚盡了，才能歸來。

我們飯還未吃完，就聽得門前起了一陣亂嚷，兩個半成人的孩子，和一個眼珠靈活

的小姑娘，趕着幾隻綿羊走進來了。

那母親道：「孩兒們回來了，」說着，她就急忙走上去，迎接他們，又把那些羊趕到圈裏去。羊兒本來不多，客人們又都幫着她攔入圈裏，所以沒有多久，這件事就作好了。那婦人便向耶穌告罪說：他們驚擾了你們了。她跟着就把兒女們身上的空小袋取下來，並分給各人一片麵包，叫他們到屋角裏去坐着，又吩咐他們必須靜靜的，不要作聲。那兩個孩子看見耶穌端坐在客位上，都是一面吃晚飯，一面瞧着他，但那個小姑娘，却很詫異的看了耶穌一眼，就慢慢地坐近一些；直到後來她竟坐到耶穌的身旁，把她小小的身軀靠着耶穌，口裏又嚼着麵包細嚼。她的母親看見了她，就想要她走開，所以就說：

「不要攪擾客人。……先生，我怕她煩擾你！」但耶穌却用他的手把那女孩護着，說道：

「不要叫她走開，准她坐在這裏罷，因為在天國裏的，正如小孩子一樣。」

我們吃完了飯，那莊長就向耶穌說道：

「先生，你是一個先知，我們很喜歡聽你的演講。我們有許多朋友都來聽過，可惜我們都是窮忙得很，不能常留出工夫，來聽你的講演。」

耶穌於是就開口教訓他們。我們都在那裏聽着，講時那些婦女們，和莊長的許多朋友，以及村莊裏的多數居民，都跑出來聽他講演。幸而那間屋子很大，能容得下這許多人。耶穌看見他們都來了，便望着他們說起話來：

「有一個財主，他的田土很多又很好，因為他有這許多田土，就對自己問道：『我有這麼多的米穀，沒有地方收藏，應當怎樣應付呢？』」他想了一下，又說道：『現在我知道了，我可以把那些舊倉拆了，另外建造些新的，以便收藏我所有的米穀。其他的東西，我所用不完的，也可以藏在這裏面。這一件事如能辦好了，那麼我一年一年的藏儲就可以多起來，此後我的生活，便可以逍遙自在，我的喫穿，就能享用不盡了。』他却不知道那天道上，上帝就對那財主說：『你這個蠢東西！今天晚上我要你的靈魂了，看你所藏的一切東西拿來給誰消受呢！……』」

耶穌說到這裏，就住了口，兩隻眼睛瞧着那滿目愁容的莊長；因為他很奇怪地看着耶穌，好像不懂得他所說的話似的。

耶穌說道：「凡專爲自己積聚財寶，不肯作善事去榮耀上帝的人，都是這樣。現在我對你們說：不要爲你們的生命憂慮，吃什麼；也不要爲你們的身體憂慮，穿什麼。

我們若專門憂慮，能延長我們一刻的壽命嗎？所以若這樣最小的事，你們也辦不到，



你們又何必爲別的事件憂慮呢？上帝是你們的父，他賜給你們的生命，這生命豈不是比飲食寶貴得多麼？你們的身體豈不是比所穿的衣服奇妙得多麼？你們的父也知道你們需要這一切東西，他怎麼能不把這些東西賜給你們呢？」

那時莊長的愁悶，忽然一變而爲歡樂的樣子了。他歎了一口氣，好像得了什麼安慰似的。耶穌繼續說話時，他又十分留神地聽着他說：

「請你們想一下，天空裏的飛鳥，牠們既不種，也不收；既沒有倉，也沒有庫，然而上帝還是這樣飼養牠們。你們在上帝的眼中，難道沒有那些飛鳥那麼貴重麼？再請你們看一看田野裏的百合花，牠們是怎樣生長的，她們既不勞苦，也不營謀，但我告訴你們：所羅門在世時的榮華，還不及牠們那樣美麗呢？」

他的眼睛裏現出一種矜憐的神氣，把那窮愁抑鬱的婦人留戀着，同時他又把那小姑娘抱近一些，說道：

「如果上帝對於那些榮枯瞬息的花草，都能給以這樣的穿着，難道對於你們就不肯賜給嗎？呵，你們這般小信的婦人啊？」

那婦人的眼眶裏滿含了珠淚，但沒有說什麼話。耶穌却繼續道：

「假如這小女孩問你要一塊麵包，難道你就給她一塊石頭麼？若是她問你要一尾

魚，難道你就給她一條蛇麼？既是這樣，我們雖然不完全，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自己的子女，難道我們這位至善的上帝，當你們求他時，他會不幫助你們麼？」

那婦人聽了這些話，使用她的手怕的一隻角，揩擦她的眼淚，口裏却不說什麼。

那時兩個男孩子也都坐過來，挨近了耶穌；那個小姑娘却爬在耶穌的膝上，用她小小的頭兒，靠在他的肩膀上，不知不覺地睡熟了。

耶穌又對衆人說道：

「我們今天在靠海邊的這一條路上走來時，路上遇見不少商人，運着貨物往大馬色去，這種景象是你們天天都看見的，因為這些貨物，是世上的人們所尋求的。但是我告訴你們：上帝却不要你們儲藏財寶在世上，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裏，你們的心也在那裏，假使你們一定要爲你們的財寶憂慮，你們就不能時時想着上帝了。還有一層，凡你們藏在世上的財寶是容易生鏽的，因為在地上有蟲來傷害，並且有盜賊來偷竊。反過來說：你們若愛上帝所愛的東西，你們的心豈不是與上帝時常同在麼？你們也知道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他必是恨這個，或是愛那個；所以你們不能事奉上帝，又事奉財神。」

那時這家的主人，便伸一伸懶腰，好像擺脫了什麼重擔似的。他又把他的妻子看

了一眼，而他的妻子也帶着一種疑容，回眼看着他。他倆的心裏，好像生了希望一般。

耶穌又接續說道：「你們今天歡迎我，就算是那打發我來報信息的上帝了。所以我要用上帝的名告訴你們：你們的天父是很關心你們的。他要我傳給你們的信息是：『凡勞苦擔重擔的人，請到我這裏來，我要叫他們得安息。……你們當負我的軛，學作一個文雅從容的人。你們若向着光明的路上走，你們的靈魂自然會得着安息的。』因為上帝的軛是容易的，他所負的擔是輕便的。」

耶穌止住了話，那小姑娘忽然跳動起來，從睡着的狀態中醒悟過來，恍惚地說道：「請再把那飛鳥的故事告訴我罷。」她說了這話，跟着又朦朧地睡着了。我們都哈哈地笑起來，耶穌便把那孩子輕輕地抱着，從他的座位上站起，說道：

「她睡覺的時候到了。」他就把她放在她母親的懷裏，這時那婦人臉上的皺紋都舒伸了，兩眼裏現出一種清明的神色，便抱着那孩子走了。於是我們都安靜去了！

## 第八章 耶穌同門徒到了多利買

在往推羅的一條路上，我們都轉向一邊，打算從多利買的平原經過，去看看那座城。那時城門口上擁擠得什麼似的，又有一羣駱駝商人堵在門前。當駱駝們一個個搖著頭兒，慢慢地往前直走時，外邊又有些馬夫勒住他們的牲口，著實等得不耐煩了。過了一些時刻，那些駱駝和人馬都過完了，我們才有機會給了通過稅，從那小門走入城去。在這海邊上的城市中，外邦人很多，同他們談話，是很困難的；雖然耶穌和幾個門徒都懂得希臘話，但彼此之間都覺得不容易談說。城裏的居民又很忙碌，不能來聽他的教訓，而一般船夫們的工作也很不少，所以都不願意來聽。那地方的人，也有些不懂希臘話的，他們說的都是鳩舌之音，爲我們從未聽過的，所以耶穌沒有和他們談什麼，不過和我們同路去看那城裏的景緻罷了。

城的中央充塞了千萬頭的駱駝和綿羊，所以我們耳邊裏只聽得牲口的號聲，和牧人們的嚷鬧。靠近各舖子的門口，又有許多駱駝一行一行地躺臥在塵土裏，牠們的雙膝都是被繩索捆着，免得站起來，以便人們從貨棧內運貨包出來，裝紮在牠們背上。如果裝紮好了，就把牠們膝節上的繩索解開，以便牠們馱着貨包搖搖擺擺地站起來。

在多利買城中，羅馬人亦很有勢力。各條街道，都是築得很坦平的，又有一羣奴隸，被羅馬人用鞭帶督責着，在那裏建築新路。我們離了街市，往海邊去的時候，又遇見一大隊兵，都是全副武裝，被一個相貌粗陋的隊官導着，在那路上進行。我們打算從鳩皮特神廟前經過，這個廟是用希臘樣式修造的，耶穌便站在那廟的門口看那些進出禮拜的人們。那時以色列加略猶大看見耶穌在這邪神廟前不動聲色，他的臉上就現出了愁慘的樣兒，便說道：

「自從希臘的亞力山大征服這城後，他們所拜的都是些假神，所以這城已不是一個猶太人的城了。」

耶穌沒有說什麼，但是馬太却回答道：

「迦南人也都是拜假神的。……最可惜的，就是當我們被擄到埃及後給法老王釋放時，我們還沒有把這城取回來。若是摩西在……」

猶大便打斷他的話，忙說道：

「摩西犯了罪，他的事業就失敗了；我們其餘的領袖，大概也是這樣的。他們把這海岸留給外邦人管轄，所以在這海口上，就發現了許多令人可惱的事。現在羅馬人正在我們的地面上建築道路，以便行兇作惡。不久我們的國家也要亡了！」

猶大的指責，很使人們覺得沉悶，所以沒有一個人回答他，而況我們的心裏，又都想着看景緻呢。所以大家就悄悄地往前走，一直走到碼頭。

在那裏，羅馬人的勢力也確實不小。我們看見港口有一隻大戰船，又有許多被鐵鍊擊着的罪人，努力把那船向大海裏推去。碼頭邊上，又靠着無數已裝載了，和還未裝載的木船。有一個碼頭堆了一大堆從利巴嫩運來的木料，又一個碼頭籠着幾頭從亞拉伯沙漠運來的獅子，土狼等野獸，在那裏候着載上船去，以便運往羅馬，去作獸戲，他們在那窄小的籠裏，都狂呼亂叫，鬧個不了。

那地方周圍一帶，都是商務殷繁，人民擾攘的地方，城裏又有許多千奇萬異的景象，把衆門徒，弄得目眩神昏了。彼得的兩眼，也弄得應接不暇了，當他走入許多船裏，去看那些幌幌，和所裝載的貨物，他更受了不少的激刺。這時還有許多別的門徒，也夥着他同去。但耶穌却站在那些可憐動物的籠邊，看着，心裏老是不忍，所以他的臉上便現出愁容來。過了些時刻，他就掉轉身去，領我們離開那碼頭，沿着石梯，往海岸上走去，我們就由沙灘向推羅那方面行走。我們走到距多利亞稍遠的地方，我們回過頭去，只能看見遠遠的一些房頂，和城後面的加耳麥山。我們就坐在沙坡上，等候其餘在我們後面行走的人們。那時，微風一陣一陣地從海面吹來，我們後面一叢樓

樹的枝葉，就隨着那風搖曳不定，發出刺刺刮刮的聲音，好似拍掌一般。在我們的前面，又有一個汪洋大海；那滔天巨浪，又不住地往沙岸打來。我們才離了喧嚷的城市，便遇見這波翻浪湧的大海，和不少的美景，真是令人心曠神怡了。

這時耶穌也坐在那裏觀看風景，有一次他說道：

「上帝在他所作的一切工作裏，都是聖潔的。」他說了這話，又靜悄悄地坐着。我們都坐在那裏，一言不發，直到其餘的門徒看飽了風景後回來了，我們才彼此談話。耶穌却叫我們休息一下，因為我們已走了很遠的路程了。那天晚上，我們還要到靠近推羅的一個村莊去過夜，所以大家就坐在沙坡上拿出飲食來喫。喫的時候，彼得就把我們今天所看的景緻，和明天所要看的推羅城市，都告訴了我們。同時耶穌又問猶大是否知道多利買和推羅的歷史。猶大聽了耶穌的話，就把這兩座城所有繁華，和管理他們的君王的故事，都告訴了我們。

猶大又說道：「可惜在這同一的城市裏，我們現在所見的景象，只是些駱駝了。」跟着他又告訴我們多利買的約拿丹所以死亡，是由於崔芳王反叛他，將他戮死在多利買城的緣故。

猶大又說道：「約拿丹是與羅馬訂條約的那位猶大王的兄弟，因此就引起我們現在

所受的那些痛苦。」

彼得問道：「如果他當日不靠羅馬人的幫助而戰勝了，那麼我們就能成爲一個國家麼？」

猶大回答道：「我們的政府，確是時常辜負我們。」上帝給我們的這塊地，異邦的君王却把牠當作戰場，而我們的政府反去和他們交好。現在我們除了作兩國間的橋樑外，還算得什麼呢？哼！那些外邦人的走狗，在我們地段上行走，我們却好像不覺得似的。」

彼得叫道：「但我們已經起來反抗他們了。我們加利利人時常盼望有一位救主來到。」

拿但業道：「我們猶大人以爲每一次的反抗，都能產生一個彌賽亞。」

猶大道：「我們已經有過無數的彌賽亞，但他們都沒有使我們得着自由。」

彼得堅持道：「我們就不能得自由嗎？」

猶大問道：「我們怎能忍受異邦人的管轄呢？」馬太接着答道：

「羅馬人所以能治理我們，是因為我們不能自治的緣故呢。」

猶大道：「我告訴你，那是我們長官的錯。你知道，現在的大祭司，就是彼拉多



的朋友呢。……彼拉多很想要我們遵從羅馬人的規矩，他把他們的皇帝當作神聖的，要我們敬拜他。他們却沒有像你所說的那樣治理我們，馬太，你看這些事情怎樣？」他跟着又說：「這些征服者怎樣擄掠小民的財物，凡人們所有的，都被他們奪去了，非到民窮財盡，全地都成盜匪世界的時候不止。例如西門和猶大，從前都是在加利利山上牧羊的，據他們所說，他們的綿羊曾被那些人竊去，他們又逃在山洞裏，去躲避那些人的攻擊。」

彼得聽厭煩了，就催猶大再說些故事，所以猶大就接續說：「希臘的亞力山大怎樣圍攻推羅，又怎樣在海裏建築石堤，安置軍器去攻打城牆。現在這些石堤，都成爲砌道了，因爲兩旁都被泥沙壅塞起來，所以人們可穿着乾鞋在上面行走了。」他又說：「埃及人，亞拉伯人和北方人怎樣與我們打仗的事，好像那些征服我們國家的人，是永無止息似的。」猶大正談得起勁時，忽然鬆懈起來，就轉身向着耶穌，說道：

「夫子，你不給我們這個國麼？」

耶穌便瞧着猶大，臉上的顏色很是和靄，答話的時候，語氣又非常誠懇：

「猶大，這個國，隨便什麼人我都不能給他，必須要他自己去得的。」

彼得聽了，大喫一驚，便接着說道：

「如果我們得了這個國，誰來管轄我們呢？我們將有什麼位置呢？我們能不能像那些作大事業的君王呢？」

耶穌說道：「你將要比他們作更大的事業呢。」

彼得叫道：「什麼事業？」其他門徒也都移近前來靜聽。

耶穌心平氣和地答道：「若是我現在告訴你，你也不能明白。」

彼得低聲問道：「莫非是祕密的事嗎？」說着，又轉眼去看其他門徒。

耶穌答道：「我有什麼祕密的事。」跟着他就笑起來，與彼得作玩矣，說道：

「彼得你點燈時，把牠放在斗底下呢？還是把牠藏在床底下呢？……你不要害怕

，因為真理是不能隱藏的。凡我在暗處教你們的，可以在明處再說出來，凡我與你們耳語的，也可以在戶外張揚出來。」

彼得說道：「既是這樣，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們呢？」

耶穌回答說：「你們的腦經裏被一些俗事充滿了，那有心來聽我呢？我告訴你們

：凡聽了不懂的，總要留心才好。」

彼得又催耶穌再往前說，但耶穌却搖頭不理。後來他又說道：

「你們的心若是在與不是之間，疑惑這個，疑惑那個，是沒有什麼益處的。」跟

着，他就站起來，抖抖他的衣服上的沙土，說道：「走罷，現在天色已不早了，看我們能否在薄暮以前，趕到住宿的地方。」

彼得便靜悄悄地隨着他，一面又把他的意思翻來覆去地猜想。猶大與我同路，他也是靜悄悄的，臉上幽暗得很，沒有什麼光彩。有一次，他自言自語道：「一個人假使同彼得和小孩在一處，是得不着這個國的。」

我們走到那住宿的村莊時，時間已不早了，大家都走得四肢疲乏，雙腳疼痛。耶穌就吩咐我們不要張揚，所以我們沒有遇見什麼攪擾，便一直走入那住宿的房子裏去休息了。那一天耶穌喫的饮食不多，渾身上下都撲滿了塵土，面容上又覺得很勞瘁。

那屋裏的女主人就出來問候我們，又爲我們端些水出來，請我們盥洗。她看見耶穌這樣疲乏，便向耶穌告罪說道：

「先生！這裏有一個婦人，她是希臘人，但她却住在本地，她等候你好久了。——我正打算走上前去，請耶穌不要會見她，那知道那希臘婦人，早已闖將出來，跪在耶穌面前了。她的年紀不大，但心中很覺痛苦，所以她望着耶穌時，臉上就現出慘白的顏色。」

她說道，「先生！我聽說你是一個先知，有醫病的能力，我的女兒病了，求你

去醫治她。」

耶穌躊躇了一下，（其實他是疲倦了。）看着這婦人，這婦人却如小孩一樣，大

聲呼叫道：

「先生！我忘記了你是一個猶太人；要猶太人才是上帝的兒女，我們希臘人不過如狗一般。」

她看耶穌沒有理她，越發焦急起來，就在耶穌脚前叩頭，用她的雙手握住耶穌的脚。

耶穌雖微微帶笑，但他答話時聲音却很莊重：

「把小孩子喫的食物奪過來遞給狗喫，是合理的麼？」

那婦人就抬起頭來，從滿眶眼淚中現出一種暢快的神氣，急忙說道：

「先生，那不是公道的；但狗在棹子底下，也喫孩子們的碎渣兒。」說着，她的眼淚就像珠子一般流將下來，她又俯伏下去，擁着耶穌的脚。

耶穌用手撫着她的肩頭，說道：

「你真是一個口伶舌俐的婦人。自然我會到你家裏，醫治你的女兒。」那婦人恍惚聽了這話，便站立起來，揩拭她的眼淚，把耶穌領出去了。

## 第九章 耶穌和門徒的談話

在利巴嫩的森林裏，上有黑門山，下有約但河，山清水秀，鳥語花香，風景煞是可愛；在那裏，耶穌就把門徒們所當作的大事工，一一告訴了我們。

我們離開海岸上喧嚷的城市已很遠了。我們走到納大利高原中一條可通大馬色的小路時，那些從推羅和西頓鄉村裏來跟隨耶穌的人們，便向耶穌告辭，但心裏都是戀戀不捨的。這地的全境中，沒有一片乾淨土，而且在坦以北崎嶇幽險的深山上，都是盜匪藏匿之處，所以當現在莊稼成熟時，人民都要出來防守。自從那些鄉人離了我們後，我們在這路上便覺得很寂寞了。結隊旅行的商人，從那裏經過的，也是很少，只是我們才是這條路上的旅客。

我們繞過了腓立所築的該撒利亞腓立比新城，又取道希臘人拜盤神的岩穴下，望見那山坡上大希律爲奧格斯達神所修築的雲石廟宇是何等的燐爛，何等的莊嚴。接着，大衆就從那松柏參天的森林中經過了。

空山人靜，寂寥無聲。那青蒼的樹枝，一層大似一層地橫披如蓋；盤根之下，又鋪滿了橙黃的針葉，當日光透射在松脂上時，我們便覺得一陣陣的香氣迎面撲來。從

那邊龍鱗似的樹幹中看將出去，我們只見那沼澤的平原，和黑門山上流入谷中的碧油油的綠水，真是神仙福地啊。

我們在那邊有過一次最熱鬧的談話，由以色列加略猶大首先發言。耶穌本着他天國的教訓，在靠近推羅的地方告訴一般跟隨他的人，教他們應當爲善努力，不要灰心。他在末次的談話中，又說到上帝的忍耐，和他怎樣幫助世人，指導世人的方法。現在他又告訴他們一個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的比喻，說上帝就是我們的父，他怎樣看見這不結果的無花果樹，又怎樣爲這無花果樹掘土，灌水，刈草；但是到了後來，這樹仍然沒有結果，他就說，像這樣無用的樹，祇可以把他砍掉了。

彼得和其他漁夫不懂得園藝的事，他們就徵求耶穌的意思。猶大因住在耶路撒冷城內，所以他也不知道植物的性情，但那些鄉下人一聽了就明白的。當時人叢中，有一個老農夫，他的眼珠的周圍，都是些被日頭晒紅的皺紋，他因爲那些人不懂得無花果樹的栽種法，就大聲叫道：

「夫子說的不錯，只有用那樣方法。那種無花果樹是應當再生的，無論那一個園丁都知道無花果的果子只能結在新樹上的。」

這話就把猶大打動了，他就橫臥在松陰裏，向耶穌說道：

「你爲什麼常常用比喻教訓人呢？」

耶穌便賠着笑臉，答道：

「我可以不可以再用一個比喻回答你麼？」

所以他說道：

「有一個人要出遠門，還未起身時，他就把僕人召集，將他的家業交給他們。他把各人的才能，評判一下，按照他們的才能賜給他們家產。內中的一個，他給了值五千金的產業；又有一個，他給了值二千金的產業，第三個，他給了值一千金的產業，分配完了，他就動身出門去了。隔了許久，他才回來；當他回來時，他就召集那些僕人，和他們算賬。第一個僕人，就帶着十千金來，向他說道：

「主人，請看，你給了我五千金，現在我將他們變成十千金了。」

地主人便說：

「很好，你在這最小的事上忠心，我要將更多的事派你管理。」

那領二千金的就帶着羞澀的樣兒，走上前來說：「我已把這二千金拿去宿娼挾妓，揮霍盡了，主人聽見，就責備他。但第三個領一千金的，走來將原銀呈上，表示他沒有用過，他說道：

「主人，我知道你是一個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你要收穫；沒有散的地方，你要聚斂，我不敢把這些銀子拿來，用在不正當的地方，或將牠們喪失了。所以我就把牠們埋藏在地裏，請看，你的原銀在這裏。」

他的主人聽見，就大發雷霆說道：

「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穫，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你爲什麼把這些銀子拿來白白地放着呢？你應當把牠們放在銀行裏，生一些利息才是。」跟着，我就吩咐人將他逐出去。

耶穌住了口。猶大聽得皺眉蹙額的，一言不發。耶穌看見了他，又微笑道：

「猶大你想我說得對麼？」

猶大也勉強帶着笑容，問道：

「你的意思怎樣？」

耶穌說：「我們應該知道怎樣用我們自己的能力。凡是力求明白的，他一定要得着；凡是不勉力的，連他所有的也要被奪去。」

這話說得彼得不大歡喜，我就怨謗起來，說：人們怎能管轄自己的思想呢？人們怎能生來都是聰明的？但耶穌回答他道：



「給你們這個國，是上帝的旨意。但你們對於小事。若不願意保守，誰又願意給你們大事呢？那就是說我們的靈性，當從小事上做起，從最小的發展到最大的。」

猶大說道：

「人們都不願意用他們的腦經，他們都愛安閒。」

耶穌便大聲叫道：

「你想我來是要使世界得安閒麼？我現在告訴你們：我來是要使世界分離的。」

我在這裏，不是要謀和平，乃是要動干戈。我來是要使人們的靈魂上着火，把全世界都燃燒起來。」

他說話時，他的臉上就發出光輝，眼裏就現出神彩，繼續地說道：

「我告訴你，現在這個國，已有人宣傳了，各地的人，都努力想進去。人們應當有生命，並且當有更豐富更偉大的生命，那是上帝的旨意。……若是一個人要尋求這天國，他全家的人都成了他的仇敵了，就是他平常最相知的朋友們也要反對他了。但我所教訓的，是要人們看自己是一個立法者，若是畏懼膽小的人，我是看不起的。」

他的熱誠把我們衆人都激動了。人人心裏都好像火一樣的燃起來，把全身都燒遍了。猶大的兩眼也好像是燃燒起來，同時彼得又大聲叫道：

「夫子，請將我們應當作的事工告訴我們罷。」

耶穌就定睛看了他一下，又把猶大看着，他臉上的光輝，似乎變成幽暗了，他心裏的熱情，似乎也消沒了。他雖然怕人們誤會了他，但他的心裏總覺得還有一個問題。所以他後來說話時，只能說得非常遲慢，好像心中正在尋找字句，來表明一種不容易解釋的事似的。他又說道：

「全世界上的君王，都壓迫他們自己的人民，而這些被壓迫的人民，反要稱他們爲恩主。但又有許多弱小的民族被大威權壓迫了，就想竭力伸張他們的權力。但你們却不能這樣，因爲在天國裏的，凡是想爲大的，都要服事人；凡是想得高位的，都要作衆人的僕人。」

彼得驚惶失措地大叫道：「照這樣說來，那就沒有國了。」耶穌便轉身向着他說道：

「彼得，不要按外貌斷定人，要憑公理斷定人。世界上君王的榮華，和那些愛上帝者在上帝面前所看見的榮華比較起來，是很卑賤的。但世上有沒有人以爲擔任了上帝的工夫，便是一個卑賤的人呢？如其有的，那就是爲了人們尋求世上的尊榮，看不出上帝的榮耀了。因爲上帝的榮耀就是仁愛和真理，他所賜給我們的，就是仁愛的才能。」

……他雖能賜給我們一切，同時又爲我們盡一切的服務。一  
彼得便啞口無言，以色加略猶大也垂頭坐在那裏。但是拿但業却發言道：

「夫子，請教訓我們一切。」

耶穌回答道：

「人身的光明豈不是眼目麼，你的眼目若沒有被朦蔽，那麼全世界便覺得光明的。但你的眼目若是有病，那麼全世界便覺得黑暗了。人們的靈性還不是一樣的嗎？」

人們若用了酒色財氣，傷害了他們的靈性，那麼他們內心的光明就覺得黑暗了。我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們若不像小孩子那樣，不能進上帝的國。一個人的生活如果不能仁愛慈祥，像小孩子那樣地天真爛漫，他就不能見上帝的面。因爲上帝的工作對於像小孩子那樣的人，就顯露出來，對於聰明有學識的人，就隱藏起來。」

約翰問道：「誰不願意看見光明呢？」

耶穌答道：「凡邪惡的人就不喜歡光明，並且不願意來就光明。因爲他害怕在光明中不免把他的原形露出來。反過來說，凡生活在光明中的人，決不怕與真理見面。……人們若不用聽覺去聽話，他們一定要變成聾子的；人們若不想在光明中生活，他們一定要變成瞎子的。人們的靈性不是這樣麼？以上我所說的話，是我深深知道的，

天地有喪亡的日子，但這些道理，是永不能消滅的。」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靜靜地坐着。忽然起了一陣大風，使滿林的樹枝都吹動起來，這時四圍都充滿了颯颯的風聲，衆門徒都是靜悄悄地不作一聲。隔了一下，他們就談起話來，他們所談的，不過是些謀生活的問題。他們又說起在推羅和西頓地方人民談論耶穌的話，都覺得很有興味。忽然一個門徒說道：

「有人說耶穌是施洗的約翰，才從死裏復活起來的。」又有一個門徒說：

「我聽見一個婦人說：他是以利亞。」

第三個門徒道：「不是的，有人說：他是耶利米。」

又有一個門徒道：「他們都說他是一個古先知，他到世上來，是要幫助我們的。」

耶穌忽然掉轉身去，對他們說道：

「那麼你們說我是什麼人呢？」

那些門徒聽了，都大喫一驚，面面相覷，一言不發，彼得靜靜地思索一下，便大聲叫道：

「我說：你就是彌賽亞。」

耶穌舉目望着他，眼中表現出無限的情感；但他說話時，他的聲音却是很悽慘的：

「彼得，你知道作彌賽亞的意義嗎？」

彼得聽了，只是搖頭不答，耶穌就往前說道：

「假使一個人要作一位救主，他必須準備去受一切的艱難，因為他必要遭那時代的棄絕。凡是議員，祭司，和教員等，都不願意聽他的話。他又要受人的蔑視，侮辱，笑罵，和輕視，結果恐怕還要喪失他的生命咧。」

耶穌住了口，大家都沒有話說，但彼得的心裏似乎覺得不很舒服。過了一會兒，他就責備耶穌說：

「夫子，願上帝保佑你，不至於那樣的不幸。」

耶穌就轉身向着他，他的聲音說得煞是沉痛：

「彼得，你又要阻擋我了。你不像上帝那樣觀察一切事物，你所看的乃是人的看法。我現在有重大事工必須擔任，在未成功之前，我不管當前有什麼艱苦困難，我必毅然去做。若是一個人握住犂頭又往後看，他就不配作這天國的事工了。不要把那些能殺身體的權力來誘惑我，使我覺得畏懼，當知道那些權力是傷不着靈魂的。」

他又靜坐不言，往後他說話時，他的語氣都是近於品評式的，恰似一個人把事物的價值估計了，然後才說話一樣：

「人們要進這國，必須經過憂慮困苦。凡想作我門徒的，一定要背着十字架來反對他自己。人若不願意爲這國喪失他自己的生命，結果他必要喪失他自己。人若稱雄一世，反喪失了他自己的靈性，有什麼益處呢？人們不能得着與他自己生命有同等價値的事物？我告訴你們：凡爲我的緣故失喪自己生命的，就不能得自己的生命。凡是堅忍到底的，可以尋得着自己的生命，這是我所敢斷言的。」

耶穌說了這些教訓後，就打發他的門徒遍游加利利各地宣傳福音，而他自己却沿着湖邊，經過希臘各城，往迦百農消夏去了。

## 第十章 在迦百農居住時代的耶穌

耶穌在迦百農所住的房屋，是靠近城北的大路，那裏正是大馬色和湖口接觸的地方。那所房屋並不十分高大，後面有一個向着沙灘的斜坡，所以湖裏的船隻，可以靠在那裏修補。房屋的周圍又有幾尺寬的平地，地上種了些蘆葦和薊子，在這塊地的一角上，又叢生了許多大椴樹，樹上枝葉繁多，臨風飄搖，很是好看。

迦百農是一個大城，木匠的工作很多，因為每天在湖裏捕魚的船隻，常常需要修理。至於大路上往來商人所需用的物件，和地園裏農夫們所需用的器具，湖邊上幾乎是擺滿了。

耶穌和他的弟兄，平常都忙個不了。雅各是他的哥哥，面貌又很像他，但却是一個沉悶嚴酷的人。其他的弟兄，如西門猶大約瑟等，平日都難得在家裏。耶穌也有姊妹，但是已經出閣了。這一家人，都能彼此敬愛，所以覺得十分和睦。雖然有人說，當耶穌初次傳道時，他們曾阻止過他，但是現在他們却都聽信了他，並且凡事盡力地幫助他。至於耶穌爲什麼不在拿撒勒住家呢？據我想來，多半是因爲那裏不容易謀生的緣故。拿撒勒是一個窮苦褊小的鄉村，並且人跡稀少，耶穌是忙着要謀生的，同時又要忙着傳道，所以在拿撒勒不很適宜，但是在迦百農却要適宜得多了。因爲他

可以一面作工，一面傳道。當他尋得數日的生活費時，他就把工作交給雅各料理，自己便走到境內的別處去教訓人。至於他所住的屋子，是由馬利亞看守的，我們常常看見她穿着一件藍布衣衫，不是在家裏打掃，就在井上汲水。

這天井裏的平地，每天早晨都有雅各或耶穌把牠打掃得清清潔潔的。耶穌又常坐在路旁的櫻樹下，作些牛拖的犁頭和牛帶的木軛，或是修補那隊行商人的鞍鐙，和其他物件。每值日落黃昏時，人們就帶着幾個病人到耶穌那裏來，有時全城的人都好像聚集在他門前似的。有時從遠處來的隊行商人的頭目，也來聽他談話，並且又把各人在本地所見的事情告訴了他。有時更有幾個法利賽人和律法師來見他，他們之中，雖也有幾個存心來聽他講論的人，但其餘的人却是來偵察情形，或尋找他教訓裏的缺點的。

至於我個人呢，也時常來同耶穌憩息談天。但有時我竟不能如願來見他，因為我在夏季所辦的工作很多，我既喂養了許多牛羊，又栽種了許多植物；但是我若同耶穌談論這些事情時，他總是搖頭不答。

我便問道：「照你的意思，應該怎樣做呢？」

他回問我道：「我若是為財富而擔憂，我怎能教訓人呢？……照我的意思，你應當自己去做，我若告訴了你，你將怎樣學呢？」



我問道：「我應當將所有的都一概散給窮人麼？」

他回答道：「你若看見你的弟兄在困窮之中，而你仍是硬着心腸不去理他，你想上帝的愛能否住在你的心裏？」

我想耶穌是願意將所有的施捨給人，但是我的看法却和他不同；所以我就和尼哥底母作我們的事業去了。據我看來，尼哥底母這個人，未免太敬信上帝了。他阻滯我個人的進行，和一切的工作；但是我總相信他是一個聰明而又公道的人。所以我個人受他的影響後，開頭就多給工人們的工資，同時又加增了牧童們應得的羔羊，和園丁們應得的葡萄，一方面又叫一般農夫們少納一些租麥。我們又效法羅馬人的辦法，開渠引水的灌溉這些鄉村。又因這些鄉村裏的居民漸漸富足起來，我們就把兩邊的柵欄和四圍的牆垣修理完善，以免匪徒前來劫掠。我們又修了一個糧食堆棧，以供招待遠客之用，又勸那些沒有會堂的村莊，建築會堂。

這些都是勞神的工作，幸我們能與耶穌同坐，就可以得着安慰。但雅各却不是這樣，他看見我那粗笨的工作，就對我譏笑起來。耶穌却教我把犁嘴的彎曲處打磨光滑，又教我把這方塊木片合成一個犁頭。他又教我怎樣造作木鎖，怎樣鑽取軛孔，而他自己的工作又是十分精細，使我看了，不禁咋舌稱羨。他便對我說道：

「你知道，牛是爲我們的麵包而耕田。假使這個軛作得不合式，那麼牠們就要喫苦，而牠們的主人，也要時常修理了。」

我問道：「你的鄰舍喜悅這軛麼？」

耶穌說道：「他們每次將我這軛放在牛頸上時，看見那樣的精巧合度，他們就高興起來，滿心慈愛，但是總不能合式，你想要怎樣呢？上帝降雨給義人和不義人，以及那些出了錢買牛軛的人。」

隔了一天，我去會見耶穌，他正在修補一個駱駝背上的箱子，他對我說道：

「我時常想：這個箱子不久就要同一個聰明人到大馬色和印度去。我想那個人每次看見這箱子時，他總會想起我這個迦百農的木匠。你知道這個木匠是一個櫻黃臉色的人，兩眼似玉，甚是聰明，他知道人們要有快樂，必須要作工，不必專爲那要毀壞的身體謀衣食，應當爲那天上帝賜給我們的靈魂謀幸福。」

這都是我倆偶爾在一處的情形，但却是很難得的；因爲周圍的人，都是蜂擁蟻聚地來聽他的教訓，那天井是少有空着的。耶穌有憐人之情，他那樣的愛人，是我畢生所僅見的。那些人到他那裏來，都是帶着災殃和愁苦的，他不但醫治他們的身體，並且

醫治他們的靈魂。無論他是怎樣的疲乏，他總是聚精會神地幫助他們。他那小小的房屋，與我所住的幾乎完全一樣，而那房屋裏的景象，又能使我心裏發生無限的感想，和無窮的愉快。我每次回來時，總看見馬利亞在家裏料理她的家事，和耶穌作工謀生的情形。

在他們的天井裏，和樓陰下掃淨的平地上，堆着了不少的牛軛，這就是我初次聽耶穌說「上帝在人心裏」那回教訓的地點。我記得有一天，有許多法利賽人會到這天井裏鬧了許久。後來又來了許多聽道的羣衆，在天井裏要聽耶穌的談論；那時灼灼的陽光尚未收斂，天空的顏色恰似蔚藍的湖水。而耶穌這時，也已作完了一天的工作，正在預備休息，他的母親馬利亞就端出些圓麥餅和幾碗酸牛乳來。跟着，日頭就西墜了，櫻樹的枝葉，都如劍戟一般地倒豎在蒼白無聲的天空裏，表示晚景已臨到了。

這一般羣衆大都是本城人，但也有在湖邊上作漁夫的，在製革廠和染色廠裏作工人的，更有幾個是上等商人，或家資富裕的地主。到末了又來了一羣法利賽人，這時天井裏面的人已經要站滿了。那些有身分有名望的人，在家裏很是尊崇規則，嚴守律法的，對於他人又是漠然自大，自視很高的。雖然他們的口可以被鬚髮遮起來，但他們的臉面却是不能隱藏，我們從他們的臉面上，就可以把他們的品行看出來。在這些人

當中，我看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人，很自由地站在那裏，又有一個獐頭鼠目不大自信的人，因為怕人不尊敬他，不住地在那裏叫人奉承。他們把衆人一一的看了一下，對於所看見的都加以批評，好像別人的耳朵都聾了。後來他們就向着櫻樹下坐着的耶穌那裏走來，他們就看見幾個從城裏出來的婦人，和抹大拉的馬利亞站在一處，法利賽人看見了她們，就大驚小怪地，只是接接連連的點頭，並一個一個的加以注意。接着，他們便耳語起來，說得衆人都可聽見：

「這個人只知招待些流氓和敗類，甚至與稅吏和罪人同食呢！」

他們沒有問候耶穌，但後來有一個碩大且肥的人，作起很謙恭的樣子對耶穌說道：「先生，你所講的道理，我們已聽得多了，今天特意來請你顯一個神蹟給我們看。」耶穌就轉身向着這個法利賽人，臉上並無一點忿恨的狀態，只是兩眼裏含着揶揄的神色，衆人看見便都擠近前來聽他說些什麼：

「除了神蹟，你們就不能定事物的是非麼？當你們看見西面起了雲，你們立刻就

要說：「天要落急雨了。」果然天就落了雨。當你們看見南風起來的時候，你們又要

說：「天要熱了。」果然天就熱起來了。天上地下的事，你們都知道怎樣判斷；你們豈

不能判斷這件事麼？」

那碩大且肥的人說道：「先生，我們只要看你作一點奇事。」他又斜眼看着他旁邊的人，好像有些什麼祕密的意思；跟着，他就把他的粗手交叉在那便便的大腹上。

耶穌趕快覷他們一眼，好像是估量他們的價值似的，跟着他便說道：

「我却不能把什麼奇事顯給你們看。」

說時，他的聲音說得非常真切了當。法利賽人聽了，便大喫一驚，彼此都擠作一團，互相耳語，好像是預備答覆似的。這時便有一個又高又瘦的人，神色很詫異地說道：

「他怎樣能顯奇事呢？他趕鬼都是靠撒但的能力；若是撒但不在這裏，他就沒有能力了。」

衆人聽了這話，都是呢呢喃喃地，不敢下斷語，但耶穌却笑着，說道：

「一個鬼怎能趕鬼呢？世上豈有鬼反對鬼的麼？如果這樣，他的國如何能成立呢？一顆樹豈不是因牠的菓子得名麼？好樹結好菓，壞樹結壞菓。你們要知道：不是樹子與菓子都壞，就是樹子與菓子都好。」

法利賽人都覺得無言可答，但耶穌却往前說道：

「凡人心裏所思想的是什麼，口裏就要說出來。現在讓我告訴你們一個故事：有一

次，有兩個人到聖殿裏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這法利賽人就站在衆人都能看見的地方，大聲禱告道：「主阿，我感謝你，我不是像別人那樣的欺詐，偷竊，姦淫，我也不像這一位稅吏。我每星期禁食兩次，又將我所得的，捐十分之一給上帝。」

有一個漁夫，不禁捧腹大笑起來，但他立刻又止住了，耶穌便繼續說道：

「那個稅吏就站在人們不能看見的地方，捶着他的胸禱告說：『主阿，求你饒恕我這一個罪人。』我告訴你們這個人回家後，要比那法利賽人更有得赦免的希望呢。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爲卑，凡自卑的必升爲高。」

法利賽人聽了這話，覺得有傷他的體面，便尖聲嚷道：

「你這樣說，是說我們麼？」

耶穌答道：

「我來，不是要叫義人悔改，乃是要叫罪人悔改。身體健康的人，是用不着醫生的。」

法利賽人答道：「我們都是遵守摩西的律法哩。」

耶穌說道：「你們在人面前赦免人的罪，但是你們應當注意，上帝是知道你們的心的。」

，凡人所喜悅的，在上帝看來，未必喜悅。」

又有一個法利賽人說：「摩西曾以法律賜給我們，這是我們都知道的。」耶穌便接着說道：

「凡你們所視為合理的，你們為什麼不就去做呢？你們只顧把杯的外面打得清清潔潔，而在杯的裏面却裝些貪婪和放縱。你們很小心地把蠅蚋濾將出來，而對於駱駝倒反吞下去。你們對於銀錢，香草，菜子等，都獻上十分之一，而對於上帝的公義，仁愛，及矜憐，反而蔑視不理！」

他說話時，都是和顏悅色的，好像這些事，對於衆人都是很顯然的；但法利賽人聽了，心裏却煩惱起來。內中便有一個人說道：

「這個人豈不是那木匠耶穌麼？他的母親，豈不是馬利亞麼？他的弟兄，豈不是西門，雅各，和約瑟麼？他如何能對我們說出這樣的話呢？」

耶穌說道：「凡遵行上帝旨意的，都是我的兄弟和姊妹。但你們這些法利賽人，不但沒有兄弟，而且沒有姊妹。若你們對於那看得見的兄弟還不能愛，怎樣能愛那看不見的上帝呢？」

法利賽人聽了這話，都生了氣。但耶穌却又說道：

「聽啊，一個發財人請了一個管家，這個管家亂用他的銀錢，他就叫了他來，對他說道：『你所作的事，難道我不知道麼？現在我不能再用你了，你可以把你經手的賬目拿來清算。』……」

那管家就想道：

「這一來，我應當怎樣應付呢？現在我的主人要不用我了。我呢，文既不能，武又不能，討飯呢？又羞人。……但是，我知道了，如果這樣做去，將來或許有人會收留我。」

跟着他就把主人的債戶召集了，向他們一個一個地說。他對第一個道：

「你欠我主人多少債？」那個債戶答道：「九百七十五斤油。」

那管家道：「你的賬單在這裏，你就趕快把牠改作五百零五斤罷。」

又對第二個道：「你呢？你欠我主人多少？」

那人答道：「七石麥子。」

那管家道：「你的賬在這裏，你就把牠改成五石六斗罷。」

後來那主人聽見他這樣的做品，就稱讚他的詭計高明，說道：

「這個人必是一個狡猾之徒！」



法利賽人便氣忿忿地插嘴道：

「這話或者是對的！」

耶穌便氣靜神恬地答道：「但是這一類人，常比你們這些光明之子聰明得多，因為他們雖然犯罪，到底交了幾個朋友，而你們却一個都沒有呢。我告訴你們：即使用欺詐的錢交得幾個朋友，也比那一生沒有一個朋友的強得多呢。」

法利賽人都叫道：「你在胡說呢！」

耶穌的臉色忽然變了，兩眼裏也沒有恬靜的神氣了，他便很莊嚴地說道：

「你們這些瞎眼領路的，不但使你們自己落在坑裏去，並且把別人也引到坑裏去。我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寮若能悔改，還要比你們先進天國呢。她們都愛他們的同胞，而你們却是一人也不愛。凡自己以為無需悔改的，這樣的人真是不能愛人的呢。」

法利賽人齊聲叫道：「你這個東西簡直不是父母養的，你反要教訓我們嗎！」

又有一個人很輕悔地說道：「他是一個瘋子，我們和他計較什麼呢？我們走了罷。」

又一個人大聲叫道：

「他比瘋子還不如呢，他是一個邪人。」於是他們都站起來，抖抖身上的衣服，

就走到天井外面，掀路出去，雖然周圍站着的人沒有觸犯他們，但他們的心裏却是怒氣洶洶的。他們出去後，天井裏的空氣，便不似從前那樣沉悶了，人們的呼吸，又重新自由起來了。這時耶穌又開口說道：

「真可惜，法利賽人竟會阻擋這天國的要道，他們不但自己不去，而且也阻擋別人，真是可怕得很。所以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不可爲他們所欺，因爲他們的酵，不是真麵包。如果他們用上帝的法律來教訓你們，你們放在心上就是了，但萬萬不可聽從他們的話。因爲他們所教的，是不能實行的。」

有一個婦人帶着輕侮的語氣，大聲叫道：

「夫子，不要理他們，你且把你對於天國的道理告訴我們就是了。」

耶穌回答道：

「我的教訓不是我的，是差我來的那一位的。你們若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們就知道這道究竟是從上帝那裏來的呢，還是我自己造作的呢？」

衆人中又有一人問道：

「我們在什麼時候才能看見這國呢？」

耶穌說道：「上帝的國，若是去尋找，是永遠找不着的。你又萬不能這樣說：「

上帝的國在這裏！」或說：「上帝的國在那裏！」因為上帝的國是在你們心裏。凡能找着自己的，就能找着天國。」

衆人都靜悄悄地，默想這個教訓的意義，隔了片刻，耶穌又說道：

「上帝的住處，是在人們的心裏。凡尋求這國的，務必尋着才止。你們若力求知己，你們就會知道你們是這位「父親」的兒子了。沒有人見過上帝；但我們若能彼此相愛，上帝就在我們裏面，我們就在上帝裏面了。能夠這樣，我們才能得這靈性上的真麵包，——上帝賜給世人的真麵包。」

衆人大聲叫道：「夫子，請給我們這個麵包！」

耶穌說道：「生命的麵包，就是人們對於上帝的一種智識。這位父上帝因為他自己裏面有生命，所以他就應許把這麵包賜與他的兒女，使他們也有同樣的生命。人只要有愛，便能出死入生；凡不愛人的人，是沒有生命的。」

又有一個染匠說道：

「請教訓我們：我們應當怎樣才能知道上帝呢？」

耶穌便躊躇起來。在這種靜寂景象中，只聽得潺潺的湖水，打擊那堤岸。跟着他便說道：

「一個人學一種生意，大概要學上七年，但你們對於上帝的瞭解，却希望在一天當中就成功，試問瞭解上帝這件事，難道比學一種手藝更容易嗎？假使你們信靠上帝，你們就能感覺上帝的存在。你們又當注意上帝的工作，如同你們學習手藝那樣的留心。天空的鳥，水內的魚，和陸地上的走獸，都能教你們知道上帝，而我自己却做不了什麼。我只能做我所看見的上帝的事工，而且只能由上帝的工作方面去知道他。」

那人便羞愧起來，一言不發，耶穌又從容答道：

「上帝愛他的兒女，把他所做的事都顯給他們看。經上豈不是記着：『凡是上帝的兒女，上帝都要教導他們，而最大的就是他兒女們的平安。』這些話麼？所以我們不當用言語的愛，而當用行爲和忠誠的愛。我告訴你們：凡是不愛人的，永不能知道上帝，凡是愛人的，他就在上帝裏面，而上帝也就在他裏面了，因爲上帝自身就是愛。」

這時天色已晚了，耶穌說完了這些話，並沒有再說什麼。天井裏的人，個個都在思索他們所聽見的話，一面就起身回家去了。但耶穌自己却往山上走去，那天晚上，就獨自在山上禱告。

## 第十一章 猶大與耶穌

衆門徒還沒有回迦百農以前，已是夏季的天氣了。在他們中間，要算以色列加略猶大歸來最晚了。有一天，我在海邊的三叉路口遇見了他，見他獨自一人正從拉馬的路上跨步走來。他身上的肌肉似乎瘦削得很，面上的容顏似乎憔悴得很。當他行走時，他的腦經裏好像是在思念什麼似的。當我問候他時，他就站住，神魂詫異地看着我，好像從前沒有會過一樣。隔了不久，他忽然又像想起了我，他就很熱誠地對我說：

「你知道耶穌在迦百農沒有？」

我便告訴他說：「耶穌的確在那裏。」他又往前走，好像腦經裏裝滿了什麼計畫，連別的事情都容不下一般。他的兩眼端端地瞧着前面，如像獵犬追逐野獸似的。但有一次，他忽然掉轉頭來，向我說道：

「他在作什麼？」我就回答他道：「他在作買賣。」他聽了這話，眼睛就昏黃起來，口裏便喃喃地說道：

「以色列人都要滅亡了，他還在作買賣！」說了這話，他就沒有說什麼，但比從前越發走得快了。

當我們走到迦百農時，猶大就獨自往一邊去了。雖然有幾個人向我談話，但他却沒有理他們，只是端端地向着耶穌的家走去。後來我們便走到耶穌的家裏，看見那天并是很空閒的，櫻陰之下也沒有一個牛軛了。屋子的門是鎖着的，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但是猶大却像狗子追逐腥膻似的，繞屋數巡以後，就向着沙灘走去。在那裏，我們就找着了耶穌，和其餘三四個人在一處。那些操作常業的人，正打算放船下水了，忽然那滿面風塵，形容勞頓的猶大走上前去，驚動了他們。於是衆人就止住了他們的工作，很注意地瞧着他，好像他的神色裏有什麼事打動了他們似的。

但耶穌見着他，就說道：

「你剛才回來麼？我看你似乎是很疲憊的。」

猶大答道：「我要對你談談。」

耶穌問他道：

「你什麼時候喫了飯呢？」但猶大却把這問題撇在一邊，因他心裏只想着他要說的事，所以連他身體的疲乏也不暇顧及了。

他說道：「我記不得。今天早晨。那個不要緊……我們在那裏談話才好呢？」

耶穌說道：「我正打算到湖那邊去。你可以同我一路，休息一下。」

他聽了這話，就把肩頭靠着船邊，我也去幫助他，於是就把船放下水去。當船到了水中時，我就跳上船去，把她拿穩，猶大就在後面跟着，其餘的人也想跳上船來，但耶穌却叫他們讓開，說猶大要和他單獨談話，他們聽了，就都走了。後來耶穌上了船，也幫助我們蕩槳推船，這時船已滑入水深處，很是迅速，所以我不敢跳出來。爲了這緣故，我就聽見猶大所說的一切話。

湖裏忽然起了風，耶穌便同我把帆張着。當船在蔚藍水色的湖中往對岸疾馳時，猶大並沒有幫着我們，只是坐在船尾上面沉思默想。後來我們上了岸，把纜索拴在一個大石上。耶穌帶了些麵包和棗子，我們就爬到岸上的草地上，在那裏用膳，但猶大却不想喫什麼。約過了片刻，他就垂頭向着灰白的野草，好像思想他所要說的話似的。跟着，他就端坐起來，掉轉他那憔悴的面容向着耶穌說道：

「夫子！我已將你所講的那國告訴了人。當我經過加利全境時，我覺得無論何處，羅馬人都是很苛刻的。但我們的政府反而覺得無事可爲似的。據我想起來，要他們歸還我們的自由，在一個短時間內是不能成功的。」

他的聲音都說得嘶了，他便用雙手蒙着他的眼兒，好像是十分疲憊似的。但耶穌却仍然抱着恬靜的態度，他便靜悄悄地坐在那裏，一直等到猶大甦醒轉來。

過了一刻，猶大把兩眼睜開，端端地瞧着耶穌的臉，說道：

「我從前問你，你却裝做沒有聽見。現在我已親眼看着人民的愁苦，和他們的饑寒和壓迫了。要使這般人得着自由，這便是你的責任了。你只要把你的手舉起，就有千萬的人跟隨了你。像這樣的鼓動力，是我們從來所沒有的。無論什麼人都願意跟隨你，就是到死也是不離開你的。」

他說得聲嘶力竭了，他那樣的訴苦，好像是爲世俗的事訴苦一般。

他說道：「我自己不能做。人民也不願意跟隨我，因我有些欠缺的地方。夫子，我又沒有你那樣感人的能力。你應當關心他們的痛苦，你已經看見了他們的愁苦，你不願意幫助他們恢復自己的國家麼？」

耶穌的眼裏現出無限的悲憐，但他回答時的聲音却是很恭敬的：

「猶大，不是那樣的。你且聽着，從前我也遇見過這種試探。當我初次得着這使命時，我看見世上的人是這樣的，而上帝却告訴我，要教他們那樣；那時我就被驅到曠野裏去，在那裏和魔鬼爭戰。我那時的感想，也正和你一樣；所以我就和魔鬼爭戰，想尋出一個答案來。我看見世界各國的榮華，都從我的面前經過，那時我心裏便發出一種聲音說道：「這些國和榮華，都應當服從你的國，又應當服從那打發你來的上帝。」



的法度。但是你先把那些民衆聯合起來，把那阻擋他們不能按上帝法度而生活的人們都驅逐了。那時上帝就會有國度，權柄，和榮耀了。」我心裏很爲這事躊躇，但跟着我就把說這話的魔鬼的意思看了出來，我就說道：「撒但，我若是靠你的魔力去驅逐邪魔，那麼做君王的便是你了，不是上帝了。我決不跪下來敬拜你的，因爲我若用武力來驅逐武力，那便是使豪強掌權了。」猶大，我告訴你，不是那樣的，我決不把世界交給那橫暴的君王，因爲救世的方法決不是那樣的。」

他住了話，猶大沒有回答什麼，只是靜靜地坐着，身上發起顫來。但他總沒有誠服；他的身體曲成一團，表示很忿急的樣子。忽然他皺着眉頭說道：

「在現在這種政治之下，人們都要餓死了。惟有你才有那種能力使他們得自由。假使你不要他們爲高上的理想爭戰，那就請你使他們有飯可喫就是了。」

耶穌對於這樣笑侮的話，毫不介意，還是輕言細語地答道：

「那種試探從前我也遇見過，上帝賜給我的能力，原是要我擔任重大使命的，我若用這能力來使人們得食物，那我就辜負他的使命。人不是光靠食物而生活，乃是靠他裏面上帝的生命而生活。假使上帝把他的靈和氣取回了，那麼他的血肉之軀一定要滅亡，而且那人也要變成灰燼了。人當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公義，這一切事自然就會

附帶上去了。」

猶大還是不滿意，他的頭低垂着，他的一隻手按着旁邊的草，不住地扯，但又不住地丟去。隔了一下，他歎了口氣，覷着耶穌，眼目裏現出一種狡詐的樣兒，說道：

「願上帝保護他的僕人！一個人遇着重大的犧牲時，自然是要畏縮的，但上帝一定會保護他的使者。現在你的能力很大，想你一定能避免的。」

耶穌回看着他，眼裏含着無限的悲憐，同時猶大眼中那種狡詐的氣象，也因之而消沒了。接着，耶穌便對猶大說道：

「猶大！我的教訓，我自己不應當遵着實行麼？上帝不能因營救他最愛的僕人的緣故而改變他的律法。凡人所種的是什麼，所收的也是什麼。若是我亂用我的能力，靠上帝的大能來挽回我的失敗，那我就墮入了魔鬼的勢力中了。你不要試探主，你的上帝！」

大家都悄悄地不作一聲。猶大皺着眉頭，好像腦經裏很難過似的，忽然他便立起來，好像已拋棄了他的計畫似的。他就對耶穌說道：

「夫子！你若不在加利利指導羣衆，你可以到耶路撒冷去麼？」

耶穌答道：「猶大，耶路撒冷我已去過了。我初次會見你的時候，豈不是在耶路

撒冷麼？」

猶大說道：「但你從沒有在耶路撒冷宣傳天國的道理。」說時，他面上的皺紋張了起來，跟着他又變硬了。耶穌仍然坐在草地上，瞧着他的臉；猶大便振起精神，回看着他。他倆很看了一些時刻，接着耶穌就立了起來，說道：

「我要到耶路撒冷去了！」

猶大就張目望着他，說道：「你要到耶路撒冷去麼？」說時，好像驚詫自己已經達到了目的似的。

耶穌重說道：「我要到耶路撒冷去！……一個先知死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合式的！」

猶大捉住這句話，急忙答道：

「你不能死！你一定要成功的！」忽然他又像疑惑起來，大聲叫道：

「你是那樣說麼？你已應許了麼？你不會使我失望麼？」

耶穌便曲身下去，把猶大未曾喫過的麵包和菜子收拾起來，跟着他便轉身對猶大這樣說：

「猶大！我決不會使你失望的！」

第五福音 第十一章 猶大與耶穌

說了這些話，大家都不再作聲了。

## 第十一章 耶穌與彼得

我的村莊裏的居民，到了住棚節的時候，才開始他們的耕種。我因為有事糾纏，須往加利利一行，所以在那個秋天，不能到耶路撒冷了。我在迦百農同耶穌在一起，我的心裏總不想離開耶穌。我在耶穌那裏所聽得的最後教訓，便是他和彼得談說饒人當饒七次的道理，那知從此以後，就不能再聽他的教訓了。

這時彼得已和其他門徒從各處佈道回來，一個個都是很滿意的。他們的談論，多半是說人民怎樣聚集來聽他們講道，和人民對於這種道理的辯論是怎樣的。我也時常聽見他們爭論說：將來在天國裏面，誰可算是最大的。耶穌肯留心他們的談論，當每一個人說話時，他總是很恭敬的，很專意的，同時他的兩目又注在說話者的臉上，好像是研究那人的心事似的。我也有一兩次，看見彼得正在誇張時，耶穌只是看着他，不說什麼，而彼得就忽然停止了。靜寂的景象臨到了他，他便偏促不安地瞧着耶穌，好像正在審問他自己的動機，和缺乏自信能力似的。可見彼得的心裏常在爭戰，並且要努力知道他自己。當每一次爭戰後，他的靈性就振作起來，即使失敗了，也要再決雌雄的。

在前一夜，耶穌因為有事，就將彼得和雅各約翰帶入山裏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們才轉來，那時就發生了許多事情。因為那天早晨，有一個人帶着他的兒子，到耶穌這裏來，說是被鬼附着，要求耶穌救他。那孩子的病是很重的，有一次，他曾掙脫他父親的羈絆，咬牙切齒地往一邊跑去，他父親看見了，就慌起來，請我們幫同捉拿，後來就在場外將他捉住，他便倒在地上，翻來覆去地口吐白沫。他父親便把他按倒，大聲哀哭，說耶穌不在那裏醫治他。那時四面八方的人都擁起來，看是什麼一回事，有些門徒也夥着衆人跑將過來。內中有一婦女，就大聲對那孩子的父親說道：

「他們能幫助你。像耶穌那樣的趕鬼，他們（指門徒）也是能作的。你可以請他們來醫治你的兒子。」

那人聽見了，就煩躁起來，很悲切地說道：

「從前我已請他們了，他們也曾試過一下，但却不能作什麼。他們不過是欺哄人的，像那些術士罷了。」

門徒們聽了他的話，都大不自在，就說道：「這個事情你怪不得我們的，因我們已盡了我們的力量了。」

又有一人說道：「他們都已盡心竭力了，但結果只有這個樣子。就是彼得總算是

善於趕鬼的了，但是他也沒有把你的兒子的鬼趕出去。」

其餘的人便說：「那孩子身上大約有七十個鬼，若要完全把他們趕出去，恐怕是難以辦到的。爲了這一件事，衆人就大大爭辯起來，有幾個律法師就向他們辯論：這是誰的錯處；又辯論人身上究竟能住多少鬼。他們都一齊說起話來，一時便覺得人多言雜，鬧得耳朵都聾了。可憐那孩子的父親，只是跪在他兒子的旁邊，心裏着實地煩躁，便不住地叫那些人閉口，不要攪擾他的兒子。」

忽然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叫道：「耶穌來了。」衆人聽見了這話，就都跑去觀看。只見耶穌從人羣的空隙中走來，後面又跟了彼得，雅各，和約翰。衆人一見耶穌來了，就都清靜了。因爲他眼睛裏表現出一種無限的安靜，在他裏面，衆人的希望心也重新振作起來了。

當孩子的父親走上前去與耶穌行禮時，耶穌便問他道：「你們衆人在這裏辯論些什麼呢？」

那人答道：「先生！我帶着我的兒子來會你，因爲他已被鬼附着，幾乎被鬼害死了。我已請過你的門徒爲他趕鬼，但是他們却沒有這樣的能力。」

耶穌便轉身向着門徒說道：

「現在這個無信的時代啊！我教訓你們應該到幾時呢？我應該容忍你們到幾時呢？給我那孩子帶過來。」

於是就有十幾個人把那孩子抬了過來，當他們摸着那孩子時，那孩子就跳動起來，在地上翻來覆去地亂滾，口裏又吐出白沫。

耶穌問孩子的父親道：「他像這樣有多久了？」

那人回答道：「他自小就是這樣的，並且時常落在火裏或水裏，總想戕害自己的生命。若你能將他醫好，那就算憐憫我們，幫助我們了。」

耶穌答道：「你爲什麼說能不能？凡有信心的人，樣樣事情都能作。」他這樣和雷地說着，那人便不禁流出淚來，大聲說道：

「主啊！我有信心。但我有缺乏的地方，還望你幫助我。」

跟着，耶穌就醫治那孩子。當鬼出去的時候，那孩子的震動就停止，他便倒在地，如同死屍一般。所以有許多人看着他，都搖頭說道：「他已死了」。但耶穌却拿住他的手，將他扶起來，交給他的父親，他們便回家去了。同時衆門徒也跟着耶穌走開了。

我們到了耶穌的家裏，衆門徒就圍繞着他，很熱誠地問道：



「我們爲什麼不能趕這鬼呢？」

耶穌答道：「這種力量是由祈禱和禁食得來的。……各樣燔祭，用了鹽才覺得是鹹的。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鹽若是失了牠的味，只好丟棄在外面，被人踐踏了。鹽除了用火再燒以外，是不能再鹹的。你們中間若有了鹽，你們各人就得了平安。凡有耳能聽的，都應當聽。」

這時彼得已生了氣，因有人說他趕鬼沒有能力，這一次，他聽了耶穌的話，好像感覺耶穌是在責備他似的。所以他就回答耶穌的話說：

「無論你說鹽的性質是怎樣，但這事都是那人的錯處，因爲他沒有信心，所以我們不能幫助他作什麼。」

彼得說出了他心裏的痛苦，耶穌便趕快回答他，他的聲音裏微帶幾分戲謔，却又非常和婉：

「彼得，你要留心，凡人隨便說的話，都是表明他自己的。」  
但是彼得聽了，還是沉悶不樂，他的臉色也有些改變了，接着他又回答道：

「我的話不是隨便說的。我生氣也是應該的。」

耶穌說道：「你若對於你的弟兄愛生氣，你一定不能作上帝的朋友，須知忿怒是一

個魔鬼。你的弟兄若錯待了你，你應當獨自去會他，將他的錯處告訴了他。他若能聽你的話，你就算得着你的弟兄了。你若錯待了你的弟兄，你應當先請他饒恕你，然後你才可以作上帝的朋友。你的弟兄若錯待了你，你却不能饒恕他，你又怎能期望上帝饒恕你的錯處呢？」

彼得還是頑強，一言不發，耶穌又說道：

「彼得，你且聽着，天國好比一個國王，要和他的臣僕清理賬目。他查出他的一個臣子欠他一萬鎊銀子，而他却不能歸還他。所以國王就吩咐把他的妻子和產業一概拍賣，來償還這一筆賬。那臣子聽見國王這樣的判決，就恐懼起來，俯伏跪在王前，哭着哀求道：「王啊，請你寬限我一些時日，我一定會償還你的。」國王聽見他這樣的哀求，就大發慈悲饒了他，准他自由。但這人剛出王庭，就遇見一個欠他一百先零的同僚，他便揪住他的喉嚨，幾乎將他勒死了，說道：「你把欠我的銀數還我。」他的同僚就跪在他面前哀求道：「請你寬限我兩天，我一定會還你的。」但是他却不肯，就把他下在監裏，等他償還了，才釋放他。旁人看見了這事，都爲不平，就到國王面前，將這事完全告訴了他，國王便再把那凶惡的臣子傳到面前來，向他說道：「當你向我求恩的時候，我就完全赦免了你的債。當你的同僚也求你施恩時，你就不該憐

恤他麼？我對於你確能憐恤，而你對於他就不該有憐恤麼？現在你應該受禁錮了，非到你償清以後，不能放你。」國王於是把他下在監裏。所以你們各人心裏若不能饒恕你們的弟兄，那憐憫你們的上帝也要這樣對待你們。」

當耶穌說完了這些話時，彼得又靜坐片刻，忽然又轉而過來，率性說道：

「假使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該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夠了麼？」

耶穌答道：「七次！還不夠！我沒有說過七次，應該到七十個七次。」

彼得又說道：「但是，夫子，假使我饒恕了他，他就得寸進尺，再來欺負我了！」

耶穌便點頭承認道：

「或者會這樣。」

彼得便熱烈地問道：「那麼我們還應該再饒恕他們麼？如果要饒恕他們，每次應

當裝作癡聾的樣兒麼？」

耶穌便回答他說：「若你的仇敵餓了，你應當給他飯喫；渴了，應當給他水喝。

若他要你的大衣，你就連褂子也給他。若你看見他的黃牛或驢子走入歧路去了，你應當趕快爲他牽轉來。他若勉強你爲他擔貨，並要求你走一里路，你就爲他走兩里。

如能這樣，才配作你天父的兒女。他豈不是每天叫日頭出來照好人，也照歹人麼？」

彼得又想了一下，便大聲說道：

「夫子，請給我們信心。」

耶穌回答道：

「人們都準備用信心去移山，但不願意藉彼此間的饒恕去進這天國。據我看來，饒恕卽是信心。所以當你起來禱告時，你應當饒恕一切得罪你的人，這樣，上帝才能應許你所祈求的。」

有一個人問道：「但是上帝不是時常答應我們的祈禱麼？」

耶穌回答說：「那麼，你就應當時時祈求，萬萬不要灰心。凡祈求的，上帝是無有不給的。凡爲大事祈求的，連小事也要附帶着給他。凡求天上的事的，連地上的事也要附帶着給他。凡尋求的，必要找着，敲門的，必給他開。因上帝要給你真理的靈性，領導你得到一切的真理。我告訴你：凡世人所有的罪，都要被赦免的，惟有那心中拒絕聽上帝這種聲音的，他的罪就不能被赦免了。」

有一個門徒說道：「夫子！請教我們祈禱。」

耶穌回答他說：

「你們禱告時，就是獨自與上帝作靈性上的接談。所以你們不要站在人們可看見

的地方，要在自己的屋裏，關上了門，禱告你的天父，你父在隱秘中，自然會啓迪你們

- 你們禱告時，要這樣說：「父啊，願人都尊你的名爲聖，願你的國降臨，願我們在地上都遵行你的旨意，如同你的旨意行在天上一樣。賜我們每天所需的飲食，赦免我們的罪，並幫助我們饒恕那些得罪了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我的腦經裏裝滿了這些話，我就做我的莊稼去了。

## 第十三章 尼哥底母與無名使徒的談話

駒光迅速，不覺冬殘，未見耶穌，已經很久了，連耶路撒冷的情形，也不知悉了。在加利利以南，每條路上閒談的人很多；但我的村莊却在加利利以北，所以沒有什麼隊行的商人從那裏經過。那地方人對於耶穌的教訓，雖然說得十分熱烈，但那種教訓到了猶太省後，其情形如何，就不能知道了。

先前尼哥底母曾告訴我說：「耶穌的日子恐是很危險的罷。」那時春天快要到了，我因有事要到猶太省，去收一些需用的錢。尼哥底母的歲數已經很大了，但他還要騎在一頭驢子上，我看見了，覺得十分驚駭，心裏想，他這樣的富貴人，只要打發一個管家來就可以了，何必這樣親自勞神呢？他下了驢，就把一些錢交给了我，接着他就洗臉歇息了。那時只有我們兩人在那屋子裏，他就對我說道：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些新聞。我才從耶路撒冷回來，就是你的朋友耶穌在這一冬講道的地方。他的名聲傳遍了猶太全省，但現在他已回迦百農去了。我現在告訴你：假使他回耶路撒冷去過逾越節，恐怕那些祭司和議士們要害他的命呢！」

我便叫道：「爲什麼？他做了什麼事呢？」

尼哥底母答道：「議院中人以為他要謀圖不軌，而人民對於他，意見又很紛歧。但各方面跟隨他的人，却一天多似一天，所以就引起別人的仇視。至耶路撒冷方面，因為政府壓迫人民，一切言論都不敢公開，所以全城的人只得私自耳語，而謠言就在暗中傳播了。人民之中，有的以為耶穌是一個誘惑人心的人，有的以為耶穌是一個好人。又有許多人說耶穌是大衛所說的那個先知，又有許多人堅信他是彌賽亞。但又有人說：耶穌是從加利利來的，加利利怎能出彌賽亞呢？照經上說的：彌賽亞應當出在伯利恆，（大衛王的鄉村裏），並且當是大衛的後人。我聽說：人們曾為這件事去問過耶穌，他回答說：詩篇上大衛稱彌賽亞為主，彌賽亞怎能是大衛的子孫呢？雖然這樣，但有許多人却盼望他能成就先知們所說的一切話。這樣的喧嚷，一天一天地擴大了，所以猶太省的政府，就畏懼起來。他們不願意看見上帝的國設立在世界上，而且耶穌所傳的福音，對於那些政界中人又是沒有益處的。」

我說道：「據我想來，應該是這樣的。他們如能拋棄發號施令的地位，他們就能心滿意足，願意為人們服務了。」

尼哥底母便目不轉睛地瞧着我，說道：

「耶穌未免太聰明了，他對於自己教訓中所發生的危險，也看不出來！他們因着

這件事，要殺害他呢。」

我說道：「他們不能因他宣傳這天國的教訓就殺了他。」

尼哥底母搖搖他的頭，說道：

「他們一定要尋事託辭呢。」

我便說道：「他們不能。」

尼哥底母說道：「自然要找着的。我豈有不知道的呢？我豈不是以色列人中的

一個官麼？讓我完全告訴你，你自己就可以下判斷了。」

我答道：「請說。」於是我便靜靜坐着，聽他道來：

「這件事，議員們還沒有完全想到，但我聽見那七十個人中的幾個人，曾說起這事，所以我知道。有些官長，曾利用羅馬人來非難耶穌，如果他們能證明耶穌有違反國法的地方，他們就能把他嚴辦了，同時把耶穌指責人民的話，也推在羅馬人身上。」

所以他們要證明耶穌的教訓，是與高羅利的猶大一樣的。你的歲數還不大，多半是記不得那個猶大誘人造反的那一回事，但是耶穌一定是聽見過的。那件事發生於羅馬人初次征我們的賦稅，和巡撫哥旁里亞斯管理我們的時期。那時我們人民對於這種賦稅都是非常反抗的，直到後來大祭司勸我們了息，才沒有鬧出大亂子來。但這位猶大



總未打消他反對的觀念，極力宣傳這種賦稅是作奴隸的初步；若猶太人願意忍受，去給羅馬人付稅，那麼他們都是些庸懦無能的人了。這一切不幸的事，我是深深知道的，還有許多暴亂，掠奪，殘殺，饑荒等，都被羅馬人征服了。」

我說道：「這事當我父親在的時候，我還是聽他說過。」

尼哥底母道：「這事人人都知道的。這位猶大激動一般國人達到最高的熱度，就是現在他的黨羽，還是沒有死盡，不過是匿跡潛踪罷了。若是他們動作了一聲，羅馬人就要他們的性命了。他們若能憑明耶穌的道理是與高羅利一樣的，那麼他們就立刻要把耶穌殺死了。現在我要把這些祭司和長官們的詭計告訴了你。他們打發許多人到耶穌那裏，去尋找證據。那些人都是用甜言蜜語，裝做很聽從他的教訓的樣兒。

他們說道：「我們知道你所教的，真是上帝的道理，你是不管世人的假面具的，你只從人的外貌看去，就將他們的內心看出來了。」他們說了這樣的話以後，耶穌就把關於自由的道理教訓了他們，這很像當時的猶大所說的一樣。他們又說道：「這一下，請你誠誠實實地告訴我們，我們納稅給該撒是可以的，還是不可以的呢？」……」

我說道：「這是一個惡計。」

尼哥底母道：「但耶穌却沒有中他們的惡計。他叫他們拿一個銅幣來給他，那些

人不知道他要怎樣，就給了他一個銅幣。他便拿着那銅幣說道：「這銅幣上面鑄的是誰的像呢？」衆人便回答說：「是該撒的。」耶穌又說道：「那麼，屬於該撒的，就應當給該撒，屬於上帝的，就應當給上帝。」……」

我說道：「耶穌真是聰明，怎能被他們捉住呢？」尼哥底母回答說：

「不錯，但他這話，却說得那些祭司和議員們大不高興了。」

我聽了，不禁怒從心起，便大聲說道：「他們這樣地仇視耶穌，我着實恨惡。」

但尼哥底母又說道：

「你的朋友決不願意你有這樣的感想。假使你的心裏只是含着些恨惡，你便看不出他們這般人的心事，這樣，你又怎能幫助上帝撲滅那種人所行的邪惡呢？你看我已老了，閱世已深了，但我還常常與他們來往，想查出他們的心事是怎樣的，你不能和我一樣麼？」

我聽了這些話，心裏着實有些不好意思，便說道：

「耶穌也責備過他們。我又看見他臉上的忿怒了。」

尼哥底母說道：「耶穌責備他們的緣故豈不是因爲他們不顯出仁慈麼？」耶穌豈不

是教訓人，說人們要進天國只有一條路麼？你的朋友是很偉大，很文雅，很謙恭的，

我萬不如他。……我也沒有說：你應當愛法利賽人，但我勸你不要與他們生隔閡，有了隔閡，便是他們殺害耶穌的最好動機了。」

我半信半疑地說道：「那不是因為他們恨他麼？」

尼哥底母強作笑顏道：

「你想該亞法心裏有這樣的恨惡麼？他的心是冷淡的，在他裏面又沒有什麼火氣。像這樣的人，怎能知道耶穌呢？他不過想他是一個呆子罷了。」

我說道：「凡曾看見耶穌的臉面的，沒有一個人想他是一個呆子。」

尼哥底母答道：「論到該亞法，我的意思是這樣：一個聰明人，如果糊糊塗塗地講說，比一個真正的獸子還要危險呢。你想，那些腦經只想着世上法律的人們，怎能評判那教人想着靈性生活的耶穌呢？無論什麼人的心裏都有界限，而他們的界限，就是只想着那些世上的事。」

我說道：「我想耶穌決不至於因人們的誤會，就喪失他的生命的。」

尼哥底母答道：「上帝的國若是在這世上，那就應當有些改變了。……耶穌自己也曾說過：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但那些長官們却不願意改變，他們在羅馬人手下掌權，也是很滿意的。他們以為他們的責任，在於保存古時遺傳下來的規矩

和宗教。耶穌對於那些律法，卻不像長官們那樣斤斤較量。他所講的，比我們規矩上所應許的，要自由得多呢。他又以為，我們若拿一種自由選擇之權交給一個人，我們就給了他一種做錯事的權利。但他又有一種很大的信心，以為人們只要聽從，上帝是無有不教他的。祭司們都沒有這樣的信心，他們只以為他是破壞律法，擾亂秩序的人。比如安息日問題，祭司們就說耶穌所講的是反對安息日，並且說：如果他破壞了安息日，羅馬人就要徵我們去當兵了。他們不能使人遵守安息日，如同猶太人那樣的謹嚴。就是羅馬的紀律，也被那種規矩所破壞了。只有嚴守安息日的規矩，才能使我們免却當兵之苦。」

尼哥底母已經說得心慌意亂了，而我却越聽越有興味了。

他便繼續說：「這就是耶穌的危險了。他一定要被那些自以為有好道理的人所殺害。一般長官們却自信他們是遵行上帝的旨意的。他們都以為，耶穌若繼續的宣講，加利利就要發生亂子了。以前的時候，加利利人常常愛鬧亂子的，他們或將羅馬政府推倒，另外建設政府。無論結果怎樣，有了亂子，祭司和長官們的權位總是要失掉的。如果耶穌得勝了，他便不能做他們的朋友；這樣，他們也就不能不去位了。若是羅馬人得勝了，我們的長官也是要取消的；因為羅馬人必要怪他們釀了這樣的亂子。

至於議員們的權位，那更不必說了。」

我說道：「但耶穌的心意，却不是要領人造反呢。」

尼哥底母道：「他的門徒中有幾個人却是這樣想。不特祭司們不懂他的教訓，就是衆門徒也不很懂得。比如以色列加略猶大就是一個想要害他的人。據我看來，他的意思是要把耶穌當作一種工具，所以我對於他不很信任。」

我說道：「他曾試過，但耶穌却沒有聽他。」

尼哥底母道：「他一定要強迫他的。據我所知道，耶穌也覺得他是萬難動搖猶大的意志。但猶大若與耶穌攜手，盼望拯救我們的國家，他又怎樣呢？總而言之，猶大的心與駱駝的心一樣悲苦；如果他失望了，他便是一個危險的人了。」

我聽了這些話，心裏十分悲酸，尼哥底母不特是這樣的公道，這怎的聰明，他又這樣的焦心。

這時我心中覺得還有一線的希望，所以便接着說道：「但是有彼拉多在，他也幹不出什麼惡事呢。……議院若沒有得到羅馬當局的允許，是不能害他的。你也得知道，彼拉多這個人，不是愛與祭司們爲友麼？」

尼哥底母回答道：「彼拉多的位置是不穩當的，他既不敢得罪人民，又不敢得罪議

會，而且他在猶太省的軍隊很少。如果長官們要證實耶穌的罪名，他雖不信，也不能駁斥他們。人們又說：因他不能將該撒像的旗幟帶到耶路撒冷來，所以羅馬皇對於他是很猜忌的，這是他的一個大失敗。該撒皇還沒有知道我們反對偶像的思潮很激烈，所以他有這樣的舉動。但猶太人民却是寧死不拜帝像的，這種觀念彼拉多也是知道的。但是他若不能使該撒知道我們的風俗，那麼這件事鬧到極點，就會鬧出亂子來。

到了那時，羅馬當局一定要從敘利亞派兵來，而彼拉多就不能不去職了，甚至於身首異處，也是說不定的哩。另外還有一樁事，就是彼拉多想導水到耶路撒冷的計劃，也需得大祭司的贊許；因為彼拉多要把聖殿中的存款移作這事的經費。除了這個方法以外，他又從那裏去尋錢呢？但是他若用了各耳板，他就不是大祭司的朋友了。……」

我說道：「我看他倒是一個正人君子呢。」

尼哥底母道：「唔！你說他是正人君子，但是他的手段却很辣呢。因為他只圖實行他的命令，不惜犧牲人民的幸福。他已經流了多人的血，說不定後來還要這樣呢。」

我們大家都靜悄悄地一言不發，我兀自默想着，但忽然又生了一個盼望，把我觸動了，所以我又說道：

「耶穌不能受彼拉多的裁判，因他是加利利省人，當受希律的管轄。希律對於他還很相得，並且召請過他。」

尼哥底母搖着頭道：

「希律如同平常人一樣，愛好奇問異的。耶穌去會了他沒有？」

我答道：「沒有，耶穌拒絕了他。」

尼哥底母道：「那麼希律就不能幫助耶穌了。如果彼拉多侵犯了他的權限，他或者要生氣，但他却不願意在加利利發生亂子。他若殺了耶穌，恐怕人民就要怪他，希律到底是個狐狸，不能上這些當的。他一定要讓彼拉多去做，把這禍嫁與羅馬人。無論如何，祭司們是要在耶路撒冷捉拿耶穌的，況且他現在又在彼拉多的治下呢。」

我固執着說道：「他們若沒有得到耶穌教人反叛的證據，他們是不能逮捕他的。」

尼哥底母道：「你還不知道他們的詭計麼？若是他們這種計畫失敗了，他們又要用第二種方法呢。他們一定要控告耶穌，說他圖謀不軌。」

我便問道：「說他圖謀不軌，又怎能說得上呢？」

尼哥底母道：「我們的祭司們以爲維繫他們權力的律法是上帝所賜的，所以有人破壞那法律的，便是褻瀆上帝了。不遵守安息日，在彼拉多看來，却是一樁小事，但

在祭司們的心理中，就不是這樣了。他們又反對耶穌宣傳自己是上帝的兒子，且有神的靈住在他裏面……這些話。」

我說道：「耶穌確是這樣的。」他說上帝是我們的父，並且住在我們的裏面，但那些話，還是他的教訓的一部分呢，我時常聽見他說這樣的話。如果上帝是我們的父，難道我們不是他的兒女麼？」

尼哥底母道：「我們的長官都是瞎子。如果他們有感覺，他們就把那蒙蔽眼睛的屏帳打破了。但他們聽了耶穌的教訓時，他們却是心灰意冷的。他講說靈性的國家時，他們總以為他想設立一個在世的國家。當他講說上帝住在我們裏面時，他們總以為他說他自己是上帝。他們以為褻瀆的懲罰就是死，所以他們就想殺他了。……讓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有一個瓦匠，他的一隻手枯乾了，耶穌就將他醫好了。」

我說道：「那件事我知道的，並且是親眼看見的。」

尼哥底母接着道：「現在那人的手已經好了，他又在作工了。法利賽人看見他感激耶穌，就很有生氣。他們想止住他的口，並告訴他說：耶穌稱他自己是上帝。那人便回答說：他實在與人不同，因為從來沒有人對於人有這樣的仁愛，法利賽人更是惱怒得什麼似的。但那入却越發傳揚開來，他却不知道這樣的見證，便是幫助他們殺害



耶穌的。不但這樣，他們更要設法逮捕耶穌。有一次，大祭司打發了幾個僚屬，要把耶穌捉到議院裏來，但那些人去的時候，正遇見耶穌在那裏講道。他們因為畏懼人民，不敢明目張膽地捉拿他。那些人回去時，因為沒有拿着耶穌，大祭司就責問他們，爲什麼沒有把耶穌拿來；他們僅能託辭說，他們從沒有聽見像耶穌這樣會演說的人。」大祭司聽見了，便大喫一驚，所以他只能這樣說道：

「莫非他也迷惑了你們，像他迷惑那些不知律法的普通人那樣。」

這時又有一個法利賽人向他們說道：

「人們都罵那些普通人的愚蠢無識。但我們這些長官或法利賽人，決沒有一個上他們的當的。」

我想到他們這種不公道的言行，我心裏就發生這樣的問題：「我們對於一個人，若沒有聽見他的答辯，或知道他的行爲，就對他加以判斷，這是不是合乎法律的？」他們聽見這話，都掉轉頭來。這時拿拿丹（亞拿的兒子）便冷言冷語地說道：「你也是從加利利來的麼？你且去查一查聖經，在這上面說：有什麼先知是從加利利出來的呢？」

那時候，我的手已放在尼哥底母的手上，那位老英雄的手竟鼓動了我的勇氣，我倆

靜靜地坐了一會兒，他又往前說道：

「有一天，耶穌在聖殿裏的大殿上教訓人，忽然來了許多法利賽人，故意地非難他。他們便向他說道：「請告訴我們，你靠什麼能力作事的呢？你這能力又是誰給你的呢？」耶穌回答他們道：「我也要問你們一個問題，請你們先回答我：約翰的施洗是屬於神的呢？還是屬於人的呢？」你看這是怎樣的一個難問題？若是他們說是屬於神的，耶穌就要問他們爲什麼不信呢？但他們又不敢說是屬於人的，因爲周圍站了許多人，那些人都相信約翰是受了神靈的感動的。」

我問道：「他們怎樣呢？」

尼哥底母回答道：「啊，這却不能回答了。如果他們說不知道，耶穌就立刻要回答他們說：「我也不願意回答你們：我作事是靠什麼能力，和這能力是誰給我的。」我又問道：「你沒有法子可救耶穌麼？」

尼哥底母道：「我已盡了我的力，但都失敗了。我現在正爲這件事才到北邊來，看你還有什麼好方法沒有？你的令尊是該亞法的朋友，而你也認識彼拉多，你該到耶路撒冷去一去。你至少可以警告耶穌，或者將他勸開，暫避一時，也是可以的，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樣？」

約有片刻的工夫，我心裏又生了希望。但我忽然又記起了一件事，使我的熱情就此消沒了。

接着我又說道：「耶穌是決不能逃跑的，他胸中早已有成了成竹，他或許要受難的，我也記得他曾向我說過這些話。他知道他若去過逾越節，十分之九是要死的。」

尼哥底母好像是喫驚似的，即刻說道：「雖然這樣，我們還是可救他。若是不——」

我重說道：「若是不，……怎樣呢？」

尼哥底母道：「那麼他就只有死了。」

我聽了這話，心裏很痛，便說道：「他必要死嗎？」

尼哥底母說道：「若耶穌反抗，人民一定是要暴動的。但他又怎能反抗呢？」

豈不是說過，以怨報怨，或以惡報惡，是永不能和解的麼？若是他反抗了，法利賽人就要指出他教訓裏頭的罅漏了。他豈不是說過，法利賽人所教訓的，是不能實行的嗎？

這時我就雙手掩着我的臉面，沒有說什麼話。

尼哥底母又接着道：「兒啊！壯起你的膽來，我們要盡力做去了。這樣，我們

或者可以將該亞法勸過來，不理控告耶穌的案卷，又使他知道耶穌的教訓裏面，只是些仁愛與和平了。我們現在可以到迦百農去會耶穌，後來再到猶太省去罷。」

跟着，我們就起身往耶路撒冷去，在黑影之中騎着牲口慢慢地行走。

## 第十四章 無名使徒與西庇太的妻子

我們走到迦百農時，夜已深了，大街上除了那些從睡夢中驚起來的犬聲外，再沒有一些兒聲響。我心裏的抑鬱，在這南行的途中越發沉悶起來了。當我們到了湖邊上那些繁盛的城市和村莊時，我便覺得隨地都有人們貼近我，好像要抓住我的生命似的。那時風也沒有吹動，空氣好像窒塞了，自由和勇敢都消滅了，而上帝的呼吸，也好像在迦百農停止了。

距耶穌的家不遠，我就下了驢。尼哥底母因為年紀已大，並且風塵僕僕，所以騎到晚上要住宿的地方，才下了驢子。我的心裏着實有些悲痛，所以我很想鑽入牆內窺死了，但我又想耶穌此時，多半已在天井裏面櫻樹下躺臥睡覺，若我能看了他一眼，或者這些黑暗就可以離開我了。

娟麗的月兒在朦朧氣象中射出她的光來，只可惜重重的雲霧將她擋着，不能如水晶般樣的照耀。櫻樹的枝葉，也沒有擺弄，只是一張一張地橫披在天空裏。而那些毛茸茸的櫻幹旁邊，也沒有牛鞭堆積在那裏。那塊坦平地上，都是滿目荒涼，一無所有的，四圍的野草竟沒有人去剷除。我急忙走到屋邊沿去，但見窗板扣着，大門關着，

並且已上了槓，加了鎖。我就靠着門兒，站了一下。這時我所有的希望，都覺得消滅了。到了最後，我的心裏又振作起來，於是我便繞着屋向湖邊走去。但見那白茫茫的湖水，都是很平靜地沒有流動，而湖岸的周圍，又沒有什麼輝煌的漁火。那種景象好像是表示耶穌的工夫將要完了。

我便在湖岸徘徊，因為我不忍看那淒涼的屋子，和聽人們愁慘的言語。我張目望着湖的對岸，好像是尋找什麼事物似的，忽然我便瞥見了湖水盡處，隱約有一個婦人的影兒，蹲踞在那裏，好像有什麼痛苦似的。我就立刻趕將過去，要想看個底細，當我走近時，她一聽見我的脚步聲，便掉轉頭來張張皇皇地站了起來。我便在月光之下看見了他的面龐，她是一個過了中年的婦女，但她那紅黃的臉色，還是令人愛看。她好像不大認識，而又覺得認識我們的，所以我一看見她，便大聲叫道：

「不要害怕，是我來了。」

她一聽見這話，就趕快走將過來，說道：

「你尋找耶穌麼？但他已經走了。而且他的母親兄弟，和全家的人都走了。」

她說話時，她的聲音使我想起了她，她不是別人，乃是西庇太的妻子。她是一個膽氣宏大，又伶俐又會辦事的婦女。她那種自驕自傲的樣兒，有許多女人都不如她。

她的性情雖有些急躁，但我們還是傾服她。現在呢，她矜驕的氣色已沒有了。當她談話時，她又顫動起來，我看見這樣兒，便大聲說道：

「啊，媽媽！你遇着了什麼事呢？」她聽見了這話，就把她自己的身子立穩了，說道：

「啊，孩子！我的腦經已被許多思想攪亂了，我心裏着實有些難過。」

我答道：「媽媽！請告訴我，我或者可以解一解你的憂愁。」她一聽見，心裏好像勒不住了，便說將出來：

「耶穌已經走了。……我聽見那些鄰舍們說，他要到耶路撒冷登位去了。因為各地的人都在傳說，他要作我們的王。所以我就梳了頭，換了衣服，走去與他送行。我那兩個兒子，從他們起初傳道時，就跟隨了他，你想誰有我這樣的資格呢？全城裏的人都聚集攏來，要為耶穌送行。天井裏都站滿了人，那矜驕自滿的彼得阻擋了我好幾次，不要我擠上前去，並且說道：「我們到耶路撒冷去，是得勝榮歸的樣子，你却不要去煩擾夫子。不久他就不是迦百農人所可親近的了。」但我擠過他面前去，那些鄰人看見了我，都為我讓出一條路來。我不知道為什麼緣故，樣樣事彼得都該有分呢？……當我往前走的時候，耶穌才從他家裏出來，站在門口鎖門。他鎖好了門，就

轉身來看我，又問候我，這時我便對他說道：

「啊，夫子！我來是要求你賜恩惠的。那時我的兩個兒子雅各和約翰也都站在我的左右。我又繼續着說：夫子！當你到了你的天國時，求你使我的兩個兒子也有位置，一個坐在你寶座的左邊，一個坐在你寶座的右邊。」周圍站立的鄰人聽見了，都大聲說道：「她確有這個資格。……她丈夫西庇太，豈不是一個大船主麼？」但耶穌的臉色却很幽暗，他的聲音又是很幽靜的，說道：「太太！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麼！」我聽了這話，便大聲叫起來，因為我不懂得他的意思，並且疑惑彼得和其他門徒爲什麼都該有位置呢？接着我又說道：「夫子！當你作王的時候，你國裏的榮華就是你的，你就可以賜給你所喜悅的人了。當你設一棹筵席的時候，你必要請你所愛的客人，而他們便可以在你的棹上喫喝了。我所要求的，便是應許我的兒子可以享你的一點榮華。」我是很大膽地說將出來，衆人聽見了，都呢呢喃喃地稱羨不止。耶穌便轉身向着我的兩個兒子說道：「你們能喝我所要喝的那杯麼？」我就在一旁授意他們，叫他們說：「是的，我們能。」耶穌又掉轉身來向着我，並且看着我的臉，兩眼一點也不移動；從那時起，我心裏就畏懼起來，因爲那種光景，不像是一個王去登位的樣子。過了一刻，他便說道：「啊，太太！我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你的兩位令郎，誠然要喝我的杯，但那榮耀却不是我的，我也不能攬給與人，那是要看上帝的旨意，要賜給誰，就賜給誰。」說了這話，他就往前走了，其餘的人都跟着他，我的兩個兒子，也同他們一齊去了。」

說了這些話，她又踉蹌在湖岸上，顛前仆後地搖個不了，但接着她又說道：

「我真是做夢啊！耶穌這人竟把我迷住了。他僅僅是一個木匠，他怎能作猶太人的王呢？」

我於是用言語安慰她道：

「啊，媽媽！大衛王也不過是一個牧羊的童子，耶穌或者配作猶太人的王。但他的國不是屬於這世界的。」

她又說道：「他真把我迷着了。就是現在，我也覺得他有能力，並且他是偉大的。不然，我爲什麼要這樣呢？」

她用手蒙着她的臉兒，約有片刻的工夫，忽然就聲勢洶洶地，轉過來向我說道：

「你看，當我的兩個兒子才作他的門徒時，我是很惱怒的，因爲他不過是個平常的工人。但是後來，我看見他在家裏的時候，他的舉止行動却是與平常人不同。一切事物，常人以爲無價值的，在他看來就覺得很高貴的。我想他一定有大福氣，但他有

了大福氣，我的兩個兒子爲什麼又沒有呢？我們對於他作了什麼呢？他一定是改變了，他平常談到這將來的國，都是很快樂的，但是現在人們要他作王的時候，他的那種快樂反而不見了。他已不像一個要作王的人了，他那種神氣，很像一個要去世的人。

啊，孩子們！我們將來怎樣呢？」

我說道：「媽媽！現在的人還不能如耶穌那樣生活呢！但他那種生活未免太高了，他們驟然跟上了，但接着又落下來，離得太遠了。所以耶穌是生命的主人，而我們却是生命的僕人。無論他是生是死，他都是我們的主人；因爲他是明亮的，我們是昏愚的。」

她低聲說道：「他知道什麼呢？」

我說道：「他却知道靈性的生活。」

她問道：「你所說的靈性生活，是不是他所宣傳的呢？他豈不是常說，他要設立一個國麼？」

我答道：「是的，媽媽，但他那個國，不是像世上的國，乃是仁愛的國；在那國裏最大的，就是作衆人的僕人。」

她思索了一下，她兩隻手臂扶着她的頭，就默想着說道：

「他臉上的神氣，似乎是昏昏的。他的樣子，似乎有些不好。他對於我們所作的，是什麼呢？他把這世界也顛倒了。而我呢，豈不是一個蠢笨的老婦人麼？我起先以為他想去作王，但是現在又怎樣呢？接着，她就嗚嗚咽咽地哀哭起來，說道：「我的兩個兒子跟着他又怎麼樣呢？耶穌不是說過，他們也要喝他的杯麼？不知道他所說的那杯是什麼呢？」

我即刻答道：「不是的，媽媽！他所要喝的那杯，對於你的兩個兒子豈不是有很大的好處麼？」

她便接着問道：「這所說的杯是不是死呢？」

我因為不能瞞哄她，便說道：「如果是死，又怎樣呢？但你的兩個兒子，或者可

望回來，但是耶穌……」

她回答道：「他萬難回來，因他臉上帶有死氣。他把我的兩個兒子帶了去，那麼他們必要被人戮死了。」

她說了這些話，又顛前仆後地哀哭起來了。

## 第十五章 民衆對於耶穌的評論

到耶路撒冷的途程，於我確是很遠。但是過了抹大拉後，一帶都是青葱的岡巒，傍着湖岸，水色山光真是激盪極了。我們在這途中，被許多馱着燻魚往多利買去的駱駝們阻滯着，而各條路上到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人，又擁擠得甚麼似的，正是欲前不可，欲快不能。當我們經過希律所修的新城提比里亞的時候，我們也沒有進去賞玩那城裏的景緻。只看見黑聳聳的砲臺屹立城上，所有的王宮，戲園，會所等等，都是屬於希臘人的，所以對於我們，便沒有什麼關係了。不但那城裏的繁華，和青樓中的妓女帶着希臘人的色彩，就是那湖裏的畫舫和商船，也都覺得氣象不同了。其實在提比里亞和南行的途中，所經過猶太省的原野，除了些青灰色的野草以外，是一無可取的。那時我的神魂，已飛入耶路撒冷城中，同着耶穌在一起了。

過了百斯善以後，我們又遇着更多的駱駝，牠們都是馱着燻魚，往耶路撒冷去過逾越節的。當我們走近大馬色門的時候，人衆就越發擁擠了，我們就不容易走上前去。

後來我們走到耶路撒冷城外的平原時，正是逾越節的前一天。那時雖是天高氣爽，眼前又現出了一座巍峨雄壯的聖城，而我也無心去觀看，因為我心裏正忙着，要尋找那

解去了。但無論如何，我的心眼裏總覺得印着些印象，因為過着這樣的日子，雖然緊閉兩眼，也能想見那些繁華的。在靠海的一邊水天相接處，大衛的堡壘仍然高聳在西昂山上。在那日出的所在，和大人山谷以上，又建築些砲臺和聖殿，把那美麗的橄欖山表現出來了。這一座大城，看起來誠然是上帝的，但他的愛子耶穌竟然死在這裏邊，未免太不幸了。

那時耶路撒冷城中崎嶇的街市上，早已充滿了人民。他們都是三五成羣地在那裏談論，有些說得很熱烈的，有些又說得很忿慨的。他們又一羣一羣地過來過去，把那些想進城的人們都擋着不能前進了。我在逾越節的時候，從未見有這樣的熱鬧，我心裏便疑懼起來，想這樣的喧嚷，恐不是耶穌的吉兆。這時我就從驢子上跳下來，將驢子交與僕人看管，夥入人羣中，去聽他們談話去了。

陸續不斷的人們從城外進來，都是由這條窄街走到聖殿裏去的。但他們都是很遲緩的，所以我就擠到前面，走到一個拱門之下，那時拱門後面的天井裏，已有一小羣人坐在那裏，高談闊論，對於外面的喧嘩，好像是沒有聽見似的。

我聽見一個很像文士聲調的人說道：「這個人，是一個危險的叛徒，我們只要看他所做的是什麼，和那些跟從他的人行爲怎樣，就可以判斷他是不是違反法律了。」

又有一個人說道：「凡是加利利人都是叛徒，並且是懲人犯法的。」

我聽了這些話，就走入天井裏，同衆人一起坐着，但他們因為談得太起勁了，所以都沒有看我。

又有一個很粗俗的人帶着加利利的土音說道：「耶穌並不是一個違反法律的人，不過他歡喜攻擊祭司們的行爲，所以很惹起他們的恨惡。」

又有一個人說道：「我不是祭司們的朋友，但我却承認他在聖殿裏滋擾，是違反法律的。」那加利利人便很熱烈地回答說：

「他們做買賣，當然也是不合法的。因為人們不該把聖殿當作市場，聖殿是拜神的地方，不是做買賣的地方。」

又有一個人說道：「不錯，不錯，從前的時候，這個聖殿不是這個樣子的。很可惜，這個聖殿一年不如一年了，現在很像一個市場，決不像一個祈禱禮拜的地方了，想起來實在是可羞的。」

有一個胖子笑了一下，說道：「他們只少一樣，就是維拿司愛神的廟宇了。據我想起來，人們應該在別處買他們的祭物，兌換銀錢的人更不應當在這裏擾亂。……」

又有一個人正要開口時，忽然一個文士將他的話打斷了。那文士說道：「作買賣

誠然是不應該的，而我對於耶穌改良這些事情，也是極端贊成的。但是他所用的方法，我却是要反對的。」

那加利利人說道：「他應該怎樣做才對呢？」文士聽了便不自在，他就紅着臉說道：

「他該到官長而前去。若他們有錯，他僅可以向大祭司說出來——」

那個胖子聽了，就拍着腿大笑，其餘的人也大半夥着笑了起來；因為那些不緊要的話，是收貨攤稅的亞拿說慣了的話。

那文士又繼續說道：「耶穌無須得像趕狗那樣，用鞭子將他們趕出去。」

那加利利人就回答道：「但是他怎能用另外的方法呢？……污穢聖殿，……不錯，……他們是狗，試問人能和狗講理麼？」

衆人聽見都喃喃稱是，因為耶路撒冷的人對於祭司們的邪惡行爲，和他們誘人崇奉羅馬人的壞風俗，都是非常忿恨的。

那狡詐的文士，看見附和他的人很少，就立刻變了態度，說道：

「耶穌對於這件事，或者沒有錯，但對於其他的事，就相差太遠了。若是我們承認他的教訓，那就要沒有法律了。」

那加利利人正張着口要回答，忽然有一個人插嘴道：

「不錯，耶穌能左右人心，這是很顯然的。有一次，他曾誘惑了我，但是他所說的，不免相差太遠了。」

那加利利人問道：「爲什麼差得很遠呢？」接着，那人便帶着忿恨的聲調，立刻回答道：

「他講褻瀆的話。」

那加利利人又開口說道：「我常去聽他的教訓，但未會聽着什麼褻瀆的話。」

但那人又插嘴道：「這一個冬季，你在耶路撒冷麼？我想你多半沒有？若是你像我們一樣，到了耶路撒冷，你就會聽見耶路撒冷的人所聽見的話。」

又有一個人說道：「那時我却在耶路撒冷。我聽人說：耶穌是一個瘋子。」第二個人說道：「我聽人說他是被鬼附着的。」

第三個人又是這樣說。所以那加利利人聽見衆人都是這樣說，便大喫一驚，只得堅執前語回答道：

「耶穌自來沒有說過褻瀆的話。」

那先前說耶穌說褻瀆話的人又說道：「他不但說了褻瀆的話，並且爲那件事，幾乎



被人打死，因他從後而逃跑了，所以得免於死。」

那加利利人便聲勢洶洶地追問道：「你是不是親自聽見他說這樣的話呢？」那人勉強答道：

「我自己雖沒有在那裏，但我的一個朋友却在那裏聽了這些話。」那加利利人聽了這話，不禁哈哈地大笑起來，並且帶着譏諷的聲音說道：

「在這裏，有沒有人親自聽見過耶穌所說褻瀆的話呢？」

那文士突然回答道：「我聽見過的。」

衆人便靜悄悄地坐着，隔了許久，那加利利人又說道：

「請將耶穌所說的話告訴我們。」其餘的人也同聲催促道：「是的，請把他所說的告訴我們。」

那文士答道：「他說他與上帝是一體的。」

衆人都肅靜了，跟着就擁到文士的面前，說道：「請往前說。」

那文士又接着道：「聽見的人都生了氣，就拿起石頭來想要打他，但他却問他們爲什麼要打死他呢。衆人都回答說：『不是因爲你的善行，乃是因爲你說了褻瀆的話，把你自己當作上帝了。』」

那文士說到這裏，又止住了，但那加利利人急於聽完他的話，所以又說道：「耶穌怎樣回答他們呢？」

文士又答道：「他就問他們說：『聖經上是否記載這樣的話說：』我說，你們是神，你們都是至高上帝的兒女。」那些人便說：『經上確有這樣的記載。』跟着，耶穌又問他們說：「若說上帝的話的人都可以稱爲神，那麼他們爲什麼對於上帝的使者說這樣的話（他是上帝的兒子）時，反而以他爲褻瀆呢？」這事以後他們就想捉拿他，但是他却走開了。」

那胖子說道：「他很聰明，這些話說得很乾淨，兩面都是取巧的。」

那加利利人說道：「我看不出他的話裏有褻瀆的話。」

「是褻瀆的話！他該被石頭打死！」說這話的人的聲音，很是殘酷，是我所沒有聽見過的。

那一個老年人說道：「不該！……不該！傷他的性命那就錯了，他的別的教訓，是很有道理的。」

「耶穌因這一切事，是應當喪失性命的！」——那種殘酷的聲音又發出來了。

那加利利人很兇惡地說道：「誰敢用手打他一下呢？」

那青刻無仁的聲音又回答道：「我們的官長敢這樣打他。他常常愛說『掃除潔淨』和『不要補舊衣服』這一類的話。」

那文士又接着說道：「他的門徒已增加了，現在可來清潔這聖殿。但議會對於他，一定要逮捕他的。」

那加利利人很慷慨地說道：「他們必要把我們加利利人也算在內的。」這一下，衆人就七嘴八牙地喧嚷起來，我却聽不見他們所說的是什麼，但我也聽得夠了。所以我的心着實有些悲痛，我便走入前面紛擾的街市裏去找尼哥底母，和他商量這事應當怎樣辦理的。

尼哥底母的家和該亞法的家，相隔只有一道壁，他們兩家的天井，都是接連着的。當我走到尼哥底母的門前時，從該亞法天井裏走出來的那些人，就急急忙忙地把我撞了一下，好像是瞎了眼似的。我便很奇怪地看着他們，原來他們中間有一個人，乃是以色列的猶大。

我便用手捉住他，叫他一聲道：

「猶大！我正要會你談話呢，請你過來！」說着，我就把他一把拖過來，他便抗拒了一下，說道：

「我忙得很！」但我却把他擋住了，並對他說：

「猶大！我決不攔你的，我只要會見耶穌，因他的生命是很危險的。他在那裏，你見過他沒有？」

他勉強答道：「耶穌？我不知道！」

我便問道：「他住在那裏？」

他就又急又忙地說了這些話：「在這山下，約翰的家裏。但近來他是在橄欖山上睡覺。他天天晚上，都要到那裏去的。現在他或者也在那裏。……但是……沒有……他不能在那裏，因為今晚上他招呼我們同他喫飯呢。」我很奇怪他語無倫次，和他有意拒絕我的用意，便答道：

「我也要會他，但不是現在，是喫了飯以後。你想那時，他會在那裏麼？」

猶大就瞧着我，他眼神裏現出一種驚懼的樣兒。

「他一定會在客西馬尼園中。那園是在橄欖山足下，你從聖殿走去，靠着金門那條路走，就會找着。」

我說道：「自然，我知道那個園。」跟着，我就把我那種奇怪的神氣拋了，把剛才聽見的話告訴了他。當我說完的時候，他靜坐了片刻，便開口說道：

「耶穌把所有的好機會都錯過了。我們猶太省人不是像加利利省人那樣容易激動的。卽如他進耶路撒冷那一天的榮耀，是人世間所少有的。但他却不願意發揚他的才能，反而把那種機會失掉了。我沒法使他覺悟，猶太人所需要的不是他的教訓，乃是一個王。我曾催促過他，但他却不願意實行。在那時，他只要把手舉起來，他就作了羣衆的領袖，而那彼拉多和羅馬人，恐怕都已騙入海裏去了。過了那個時機，他本不應該和祭司們去生事了。現在呢，他既沒有一兵一矢作他的後援，偏偏要去清潔那聖殿！……」

我聽了他說出這樣的話，真是莫名其妙，便回答他道：

「耶穌所要的，只是一個靈性上的國。」

猶大就斜看着我說道：

「他不會這樣的癡傻。」

我答道：「那不是癡傻，癡的人決不能懂得這些。」但猶大沒有聽見我的話，只是埋頭坐在那裏，還是和他平常一樣，不住地咬他的指節。忽然他直起腰來，急急忙忙地說道，好像與人辯論什麼似的：

「他沒有羽翼擁戴他作王，跟隨他的人都散了，甚至於有些門徒也離了他。當衆

人強迫他，要他作王的時候，他就走到別處去躲藏了。……」

他的兩眼便紅起來，他的神色又如從前那樣瘋狂了。他便繼續說道：

「法利賽人爲達到他們的目的起見，已把耶穌所說褻瀆的話四處傳播了；但耶穌却不出來在大庭廣衆中辯駁。當此滿城都是加利利人的時候，他若出來領導我們，那麼我們這五六個沒有露聲色的人，就可以作羣衆的領袖，將耶路撒冷佔據了。羅馬人算了什麼呢？他們看見我們得勢，必要逃走的，只可惜耶穌太柔和了。」

我問道：「猶大，你看不出他的偉大麼？」

猶大便現出局促不安的樣兒，說道：

「據我看來，沒有人有耶穌這樣的能力。其他的教主都已失敗了；但耶穌是能釋放我們的。我若有他一半的能力，我就要舉起手來激動羣衆，歸還我們的自由了。」

現在我們還在羅馬人的掌握中，這豈是我們講仁愛的時期呢？所以我們若照耶穌的方法行去，那麼羅馬人就要永遠管轄我們了。我告訴你，只有一種方法……」

說到這時，他忽然停住了話，靜靜地坐着，我於是把他喚醒了，說道：

「猶大，你說的不錯，但那種方法是什麼呢？」

他好像昏迷了，把手加在他的額前，說道：

「那也是無用的。」跟着，他就站起來，又說道：

「耶穌不聽我的話，我們看他的結果怎樣？我已盡了我的力量，……」

我說道：「我也要盡我的力量了。我現在要去會見大祭司了。」說到這裏，我就止住，但猶大的眼睛裏，却現出一種恐懼的樣兒來，我想他多半爲耶穌而恐懼。我又說道：

「該亞法是我父親的朋友。若是我告訴他，我是耶穌的朋友，他或者能聽我的話了。」

那時猶大的眼睛裏，就沒有畏懼的神色。

他就沒精打彩地說道：「現在你却找不着他呢。」

我驚惶失措地問道：「你怎麼曉得呢？你見過他麼？」

猶大倉皇說道：「我，……我爲什麼要會大祭司呢？」他就東張西望的，好像

一個人在驚恐中行路一樣，他又說道：

「人們都說，今天晚上議院裏要開會了，我却沒有知道。但我爲什麼要知道這樣的事呢？現在我要走了，恐怕連晚飯也要錯過了。」他也沒有再說什麼，我們就慌張張地各自去了。

## 第十六章 無名使徒與該亞法的談話

曾作大祭司的那位亞拿，是一個意志薄弱，性情貪婪的人。他也愛羅馬帝國，且常濫用羅馬人給與議士院的職權。他曾取得巡撫的位置，並且可以自由殺人，不必稟告羅馬當局。因為這種種違法的情形，議會便將他的大祭司的職分取消了，但他又多方運動，將這位置交於他的女婿該亞法。所以這個權位看起來雖然亞拿失掉了，但還是落在他一家人手裏，而他自己暗中的勢力却也不小哩。現在他年紀老了，大多數的實權都在該亞法的手裏。現在我要去會見的人，正是他哩。當猶大離了我以後，我沒有立刻走去。因猶大與我所談的話，着實使我的心裏不安，我就坐下沉思默想。我覺得現今才發生的那種危險，對於耶穌是很不利的。我若能知道猶大的心事，我一定曉得這種危險是什麼。但我那時，好像一個人在大霧迷漫之中，惚惚地想去追逐，但是又跑遠了。所以過了一會，我就將這事拋開，起身往大祭司的家走去了。

該亞法這個人，相貌兇惡，身材高大，渾身都是骨頭，沒有些肌肉，他的嘴唇非常瘦削，他的鼻子很像鷹喙。至於他那一對眼睛，也是鷹鸞視的，爲人甚是陰險，性質不很柔和。當我會見他時，彼此寒暄以後，他那兇險的眼光就射在我的臉上來，並



且說道：

「你現在住在耶路撒冷，是很危險的，還是回去好些。全城的秩序，現在都在紊亂之中。」他說得很是冷淡，而且聲音裏也帶着警告的意味。

我說道：「我正從利巴嫩走來，我要單獨和你談話。」該亞法便轉身吩咐屋裏的僕人走開，跟着他們就都散了。當我們二人談話時，他就很莊嚴地說道：

「我久聞人說：你常同那些壞人在一處，所以你的名聲很不好。」

我說道：「你是不是說耶穌？他是我的朋友。」說時，我心裏便如火那樣燒起來了。

該亞法說道：「他是一個很危險的朋友。你令尊大人同我是至交，所以我願意這樣關照你的，但你却不可太放縱了。你常常同那些思想太維新的人在一起，我想你可以快回利巴嫩去，把這位耶穌捨了好些，因為他是一個煽惑青年的人。」

我聽了這話，很是惱怒，接着我便大聲說道：

「誰說他是危險人？」

該亞法回答道：「我說的，他專想誘人爲非。」

我問道：「你親自和他談過話麼？」

他很傲慢地答道：「我從未看見過他。」

我便問道：「好啊，你怎樣曉得他是誘人爲非的呢？」

該亞法說道：「我聽見人說，他所宣傳的那個國，是要激動人民去推翻法律，和擾亂秩序的。在他未出現以前，全國都是清平無事的，但自從他的教訓傳入後，人心就不安了。」

我說道：「他這個國的教訓，是我們經書上所記載的。」

該亞法道：「既是這樣，耶穌爲什麼向人說：政府和長官是不歡迎他的教訓的呢？我們豈不是也念過先知的書麼？這人能教什麼，我們却沒有懂得呢？」

我便大膽答道：「你却沒有將你所知道的教訓人民呢。」該亞法又把他的眼睛看了我一下，回答道：

「這些迷茫的人民怎能教他們法律呢？試問小民能擔當治國的責任麼？耶穌這個人，簡直不懂政治的，他要使我們受一切的災殃。聰明人才能管理人民，聰明是由清閒無事裏得來的。像他那樣一腦經的「犁頭犯鋤」，和說「牛羊雞犬」等話的人，怎能清閒無事呢？」

他的聲音，像是一個大人和小孩子講理時的語氣。

我問道：「凡治人的人，他的智識都是充足的麼？」

該亞法目不轉睛地看着我，好像我說了瘋話似的。接着他又說道：

「耶穌講得這樣的愚拙嗎？」

我回答道：「耶穌所想的，就是聰明人教愚拙人，強壯人幫助軟弱人。」

該亞法就靜默了片刻，後來他說話的時候，他還是很躁急的：

「這樣的國，怎能成立呢？耶穌忘了人性。嫉妬，貪婪，怨恨，仇視，都是人們所有的。若是人信從他的道理，那麼他們所要做的，都不能抑制了。這國家又怎能維持呢？那就沒有人耕田種地了。若是你要你四境平安，非有堅強的政治不可。」

該亞法這樣的說話，好像是獨一無二的真理。他那種確信的態度，幾乎把我搖動了；但過了片刻，我忽然覺得看見了耶穌的臉，和他仁愛的眼光。我受了這種異象的感動，不禁大聲叫道：

「耶穌曾教訓人說：愛的力量，要比畏懼的力量大得多呢。」

該亞法聽了這話，便很嚴肅地看着我，說道：

「你真是被這人誘惑了。你沒有把他的真面孔看出來，這也難怪你的。我現在

且把耶穌的黑幕告訴了你。他的目的是要掃除一切舊事物，所以他這「新酒」是不能裝在舊瓶裏的。爲什麼呢？因爲耶穌想，除了他自己以外，他是不要別人負治人之責的。所以照他的意思，我們都該另起一個爐竈了。」

我說道：「他的意思是說：人們在心裏頭當另起一個爐竈。……那就是他所說的愛人的法律了。」

該亞法把他很薄的嘴唇閉得緊緊的，說道：

「那是反叛者的法律，是要給議會處理的。」我聽了這話，便大聲說道：

「人們都把他的教訓看錯了。除了仁愛與和平之外，我沒有聽見他教訓別的。」他盛氣陵人地說道：「我自己豈不能判斷麼？你也配來教訓大祭司麼？」

他這樣的說，使我很生氣，但我却沒有理他。我怕耶穌喫苦，只得勉強將這些煩惱忍耐下去。

我說道：「耶穌是我的朋友，我很愛他的。假使你看在我的面上，你能施恩於他麼？」

該亞法一言不答，他的眼睛只是看着我，我倆便彼此對看着。隔了一下，我回頭一想，該亞法不是一個好人，別人的痛苦，他是漠不關心的，所以對於這種冥頑不靈的東

西，我實在不能要求他作什麼。我處於這樣的境地，好像是一個赤手空拳的人，想把錫安山推翻一樣。但是我對於耶穌，總不能不設法救他，所以我仍留住，想在言語之間，把該亞法感化了。

我說道：「該亞法，你已經告誡我了，現在我也要告誡你了。你有危險哩！你應該想到，要害死耶穌不是一件容易辦的事；因為人們都愛他，跟隨他的人也正多着哩！」

該亞法便看着我，說道：

「跟隨他的人，恐不能都愛他罷。」

我聽了這些話，我的腦海裏藏着的念頭，頓時就跳了出來。到了這時，我才明白猶大已將耶穌賣了。他已經會了該亞法，他們已商定一種計畫。想到這裏，我又把大祭司的眼睛看了一下，才告辭出來。

我走到尼哥底母的家裏，在內室裏找着了他，還有一個亞利馬太的約瑟，也同在那裏，他倆正焦急得什麼似的。約瑟也像尼哥底母那樣，是以色列人的官，為人很忠義，所以人們都很信仰他。但現在他那坦白的面孔，已成焦灼不堪的樣子了；他那和霽的眼光，也昏如雲霧了。當我把這故事告訴他的時候，他的手撚著鬍子，皺眉蹙額地

不住亂扭，我說完了話，他便說道：

「猶大似乎已經與該亞法結了條約了，但我却看不出這事對於他們究竟有什麼利益。現在呢，議會既不能即刻開會，而逾越節又太近了。即使今天晚上該亞法把耶穌逮捕了，而議會裏審問耶穌，也能即刻開審，於明晨一早就問完了。所以仍要遲上兩天才能把耶穌殺了。因在逾越節的時候，他不能定他的罪的。但一過了節，全城又必清靜，他們又要再去捉拿他了，所以我們可以在那時，設法把他救出來。」

這樣商量定了，尼哥底母就起身往錫安山下約翰的家裏去，看耶穌還在那裏沒有。約瑟就吩咐準備驢子出城，而我因為猶大曾經說過，耶穌或者在客西馬尼園裏，也起身往那裏尋找耶穌，將這些事告訴了他。

約瑟道：「在傍晚的時候，城門一定要關閉的。你若能趕快從聖殿的金門走去，就可望出城了。你找着耶穌的時候，務必勸他到伯大尼去，在那裏預備了驢子，要他到北方去，等這個風聲過了再出來。你現在趕快走罷，城門多半要關了。」

所以那一天，我又第二次走入這狹窄的街道裏，雖然人聲擾攘，我也沒有理他們，只顧東推西闖地，一直走到聖殿裏來。後來我出了金門，站在城外耶和沙發山谷上，這山谷的旁邊就是橄欖山了。

## 第十七章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中

耶和沙發的山谷很是幽遠，人們要從那裏上下，是很艱難的。從橄欖山到汲淪溪邊的一條路，又是非常險峻，登這座山真是難極了。當我過汲淪溪的時候，日頭已傍山坡了，我就踉踉跄跄地從橄欖樹林中，往山上爬去了。那邊有一個客西馬尼園，園中十分寂寞，我沒有看見一個人影，也沒有聽見一些聲響，我便靜了氣，懈了步，在那裏徘徊往來。當着這種靜寂的景况，我就覺得那城中的繁華和邪惡，都好像夢幻一樣了。我又覺得上帝自己或者要在這晚涼人靜萬象無聲的時候在園中行走呢。

將近山頂，我就偃仰着許多橄欖樹和沿坡一帶，覺得下面都有亂石的牆圍繞着，我就站在裏面的空地上，那時日已西下，大地上漸漸呈現黑影了。在東面那些不毛的荒野以外，我又看見那遠遠的摩押山，山色是紫紅的，很是好看；我又看見那死海裏的藍水，因沒有陽光的緣故，已變成昏暗了。在西面那未斂的霞彩又把耶路撒冷的樓塔映成紅黃色，光線射在牆外的亂石上，好似火燃燒着一般。那邊本是一個荒涼寂寞的所在，但這些美景，實在令人愛賞。我就呆呆地立在那裏，約有片刻的光景，竟把我來此的目的也忘却了。忽然覺得有人拍我的肩頭，我便轉身一看，才知道他是耶穌。我

看見了耶穌的臉色，我心裏的快樂，好像一朵浮雲那樣的跑了，跟着我便憂愁起來了。他看見我那抑鬱不樂的樣兒，就跪下與我接吻，並且問候我幾句，但我却答不出話來，因我想起他的危險，我的心已經碎了。過了片刻，我就對他說道：

「耶穌！我是來警告你的，我已經會了該亞法，你務必逃走才是。」

他的手緊緊地按住我的肩頭，問道：

「要我逃往那裏去呢？一個人能逃脫上帝的旨意麼？若是我跑到天上去，他的手也要捉住我的。若是我跑到地裏去，難道他就不在那裏麼？」我聽了這些話，知道不能再勸了。

我又附耳低聲說道：「你若在這裏，你便要死！」

他答道：「就是死，上帝還是我們的指導者。」跟着他就戰慄起來，因他在我旁邊發顫，我也抖起來，不敢開口了。

他又對我說道：「我的心煩躁極了，我不知道要說什麼？我已禱告上帝求他救我。但我到了現在這個時候，恐怕是他的旨意了。他要我宣傳的事，和叫我說的話，我都遵行了。若是我應該死，我就這樣服從了；因為服從他，生命才能永久。……現在呢，我却懼怕得很。」



他的臉上就流下汗來，我看見他這樣悲傷，我心裏也着實難過，在百無聊賴中，只得勉強聽他說道：

「上帝已捨棄了我，我已經失了他的指導，所以心裏很是怕死的。我雖祈禱上帝，但沒有得着他的回音。我雖號叫，却沒有人聽見。現在我被擋在靈性世界以外，在荒涼寂寞的地方遊蕩，找不着要走的道路。」

我問道：「沒有方法可逃避麼？你真的要死麼？」但他却回答道：

「上帝的旨意是不能遺棄的。若是他賜我死，我豈有不遵從的嗎？」說着，他又大聲哀號起來說：

「我的精力已用盡了，但世人還在醉夢之中，沒有人聽從我。世人呵！我不知道我作了什麼，你們才不愛我呢？我當再作什麼呢？我的心靈着實爲你們憂傷，因爲你們的心都是朦蔽着的。」

他臉上的汗好似傾盆大雨，他不住地用他的袖子揩擦，並且說道：

「我已把生命的道路指給世人看了，但他們不承認我作他們的王。他們揀選恨惡，却不揀選仁愛，他們將來所要受的苦難，我怎樣爲他們解除呢？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是什麼。他們不是反對我，乃是反對上帝。」

他說完了這些話，就往前走到牆邊，用手靠住牆，看着外面的曠野。那時死海裏的藍水已變黑了，壓押的高山也被暮雲遮着了。但西方的紅光還射着耶路撒冷。隔了不久，就不見了，大地之上便變成昏黑了。

耶穌却靜靜地站在那裏，看地上顏色的變幻；我也站在他後面，悄悄地不發一言。此後他再說話時，他離我已經很遠了。

他說道：「算了，連上帝賜給我的那些人，也沒有看出我的意思來。他們多看我是一個無法無君的人。但這世界上不能說是沒有判斷的，因為當人們懂得我的教訓時，他們就要判斷他們自己，又要在悲思憂戚中把這「國」建設起來。恨惡是不能得勝的，只有從上帝那裏來的愛，才能膽壯氣足地擔受一切苦難。我已失敗了，但別人却要成功，因為上帝還是活着呢。」

黑漆漆的樹林裏，忽然撲的一聲飛出了一隻梟鳥來，飛往山谷裏覓食去了。耶穌看見牠飛過去，便說道：

「世界是很美麗的，不應該有死亡的。我曾看見別人的死，却不料今天這「死」竟臨到我了。所以畏懼之念我實在拋不了。」跟着他就掉轉身來，又向我說道：

「現在我要走死亡的路了，却沒有人能幫助我，但我深信上帝一定要垂聽我的祈禱。」

的。」

他就離開了我，從這段空地上過去，走入那橄欖樹林中去了。

我便坐在牆下，只聽得蟲聲唧唧，落葉蕭蕭，好不清靜！那黃色的梟鳥，在空中飛來飛去，好像鬼魂似的。而天空中又有一顆一顆的星兒，閃閃鑠鑠地射出她們的光來。那時我已倦極思睡了，但忽然又跳起來，因我覺得時間已過，那件事情恐要發作了。我便張着兩眼，從山谷裏望着那黑影中的聖殿牆垣，我看見牆垣以外，聖殿以內，有許多光亮射出來，好像被人帶着，在殿裏往來似的。我又看見一個很明瞭的火把，被人拿來拿去；此時他們尚在牆內，但不久就出城了。

忽然我聽得腳步的聲音，轉身一看，就看見耶穌站在我旁邊，對我說道：

「看哪！他們都是來捉拿我的，我們可以去罷！」跟着，他又說道：

「這是我們分別的時候了！」他就與我接了一個吻，往山下走去。那時我已昏迷了，所以貿貿然跟着他走去。

走完了那個園子，在山坡之下，我們就看見彼得，雅各，約翰，在那裏睡着了。

耶穌便喚醒他們，說道：

「我很願意你們靜靜地安睡，但時候到了，猶大來了！……」

許多穿軍服的人跟踉蹌蹌地從那崎嶇的山谷裏爬將上來，走到汲淪溪附近，光亮忽然不見了。耶穌也向着前面窄路走下去，我們都在後面跟隨他。他走到一個橄欖樹稀疏的地方，便止住了，我們都圍繞着他。過了不久，我們又看見那些火光高高地照着，領那夥人走上來。火光下的第一個人，就是聖殿中的執事，在他後面緊跟着的，就是以色加略猶大。那執事看見我們在那裏等候，便躊躇了一下，向彼得面前走去，但猶大却吶吶說道：「不是他！」他就向耶穌面前走來，躬身將耶穌的手握着，好像要與他接吻似的。耶穌便把猶大的手牽着，目不轉睛地瞧着他。於是他就跪下去，與猶大接了一個吻，說道：

「朋友！你所要做的事，現在請做罷。」

跟着，衆人就走上前來，把耶穌捉住了，緊緊地不肯放手。彼得看見了，就很驚慌，手裏握住一把大刀，衝上前去，但耶穌却很嚴厲地說道：

「彼得！把你的刀丟了。我豈不是告訴過你：凡持刀殺人的，都要被刀所殺麼？」

彼得聽了耶穌這樣的責備，就退轉去了。耶穌就向那聖殿的執事說道：

「你們爲什麼帶着刀槍來捉拿我，好像捉拿匪徒一樣呢？我豈不是天天在聖殿裏

教訓人麼？然而在那時你們爲何不捉拿我呢？」

衆人都沒有回答，耶穌也不再說什麼，只是同他們下山去了。彼得和我便緊緊地跟着，但猶大在橄欖園後面，就止住了。

## 第十八章 該亞法審問耶穌

那些人帶着耶穌，從牆外南面的小路上，往錫安山大祭司的家走去。那時已過了半夜，到了祭司的家裏，守門的婦人巴利拿把門開了，衆人便把耶穌帶入天井裏去。

我向那婦人說明了來意，（因她認識我）她就准我與彼得一同進去。我們進了大門時，便聽見那些人互相商議：他們應該把耶穌帶去交給該亞法或亞拿呢？內中就有一人說道：我們可以問問以色列加略猶大，他是知道的。但猶大却不在那裏，所以衆人就說，他們只好去問大祭司，把這件事先交給僕人，讓僕人們定奪，究竟交與該亞法或亞拿呢？他們就把耶穌帶過天井，到他們所說的那位大祭司的門前。

那聖殿裏的總執事說道：「我們可以把這人帶到他面前去。」

有一個僕人說道：「且等着，待我先去呼醒了大祭司，你們再去看他。衆人就把耶穌帶到天井的角角上，把他看管起來，人們都不能和他談話。那時大祭司的僕人從屋裏出來，呆看着耶穌，又對衆人問了一些奇怪的問題。不久就聽見門前有人喊着說：「亞拿在裏面等候你們了。」那些人便立刻起來，把耶穌帶到屋裏去，我們都在後

面擁着。

亞拿坐在內室裏，人們把耶穌帶到他面前，叫他和聖殿裏的執事們一齊站着。亞拿的年齡已很老了，身體也僵硬了，他說話時的聲音又是顫動破碎的。他便問那些人道：耶穌是誰？爲什麼把他捉來？於是衆人便回答了他，他就向耶穌問道：

「別人告你破壞法律，你自己有沒有話辯護呢？」

耶穌目不轉睛地看着那老人說道：

「你須知道，在現在這個時候，你這樣問我，你也是違犯法律了。那些反對我，爲我作證的人在那裏呢？」

亞拿聽了這話，就慌亂起來，兩手不住地東搖西擺，又按着衣服的邊沿舞弄，好像不知道怎樣才是。兩旁站立的人們，看見亞拿手足無措的樣兒，彼此都面面相覷，好像他們也張皇起來。亞拿一生奉行法律，聖殿裏的執事們又遵從他的命令，他們都知道耶穌實在沒有一點錯處。照法律的規例，凡審判人，一定要在白晝，在會堂裏當着衆人，並將控告那人的證據傳齊，才敢審判的。後來亞拿就說道：

「我不知道那事的底蘊。但該亞法對於那事已有證據。你們該帶他到該亞法那裏去才是。」

他的聲音裏帶着愁悶的語氣。當他想出一個解圍的方法時，他便覺得這是可靠的

，所以就決意說道：

「是的，將他帶到該亞法那裏去。」衆人就轉身把耶穌帶去，他又說道：

「把他捆起來，免得他逃了。現在就捆起來，捆好後即刻把他帶去！」

接着就有一個人拿出一根繩子來，衆人就將耶穌捆住了。他們就向亞拿行了一個禮，把耶穌帶往該亞法的公堂裏去。（那地方時常有議員聚集，而且與大祭司的房屋也是相連的。）後來我們就在那裏等候，沒有多時，該亞法就進來了，坐在屋內的首位上。他的態度很堅定，而他的聲音又是很堅決很嚴酷的。他就吩咐把耶穌帶上前去，衆人聽見了，便趕快把耶穌帶上前去。於是該亞法的鷹眼，就在耶穌身上，把他從頭至脚的看了一下。他看見耶穌衣服繚亂，兩臂被繩索捆着，就說道：

「我想你就是那稱爲拿撒勒人的耶穌！」

耶穌答道：「我就是他。」

該亞法往前說道：

「你說你是一個先知，要爲這世界報一種信息！現在只有你自己一人，跟隨你的人到那裏去了？」

耶穌沒有回答他，只是憂憂愁愁地看着大祭司，不發一言，該亞法等得不耐煩了，



又詰問他道：

「你應當知道你一切不法的行爲，是要用你的性命來抵償的……」。當我考問你的教訓時，你難道不願意回答麼？」

耶穌便輕言細語地答道：

「我從沒有在暗處教訓人，我所有的話，都是當着衆人說的。我常在猶太人每日聚集的地方，如會堂，聖殿，或公共場所裏宣講。」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忽然莊嚴起來，接着他就問道：

「你爲什麼問我，那是不合法的？你可以問那些聽過我的教訓的人，他們都知道我所說的是什麼。」

該亞法頓時紅了臉，惱怒得什麼似的，便從坐位上半立起來。有一個執事，就伸出一隻手來，向着耶穌劈臉打去，並且說道：

「你怎敢這樣回答大祭司呢？」

耶穌的臉上便鮮血長流，但也沒法去揩擦，因爲他兩臂是捆着的。但他還是心平氣和地答道：

「若是我所教訓的有錯，請把證據找齊，在這議會裏當着衆人證明。若我這樣問

是合理的，你爲什麼打我呢？」

該亞法聽見這話，更是怒不可當，便指着左右的人，兇惡地說道：

「把他帶開，……把他帶出去看管！至於那些證據，我們自會找着的；現在我們要開會審他了。」

所以衆人就把耶穌帶到天井裏去，把他領到那角角上看管着。同時我們又看見幾個差人從該亞法那裏出去，去找證據。其餘的人便哈哈大笑了起來，說道：「該亞法這個人，是無機不乘，誰也不能饒過的。」跟着，他們就叫過僕人來，叫他們拿一個火盆和一些杠炭來，放在他們面前，給他們取暖。他們都挨近了耶穌，並且口講指畫的；但耶穌却靜悄悄地坐在一旁，他臉上除了血跡以外，都是慘白的顏色。

忽然有一個人說道：「他曾要求我們拿出證據來，但你們要曉得，他曾說過，他自己是一個主人。」又一個人說道：

「該亞法不久就要表明他的地位了。他是什麼，不過是一個村夫，還不是和我們一樣麼？」忽然有一個人走近耶穌的面前說道：

「假使你是一個先知，你爲什麼不照先知那樣的去呢？」他就向着耶穌後面的一個同伴（就是剛才打耶穌的那人）遞了一個眼色，大聲叫道：「誰打了你？若你是一

個先知，請說出來。」

「我正要走上前去，但那個女看門巴利拿，就站在我的旁邊，急忙捉住我的手，向我耳語道：

「你這樣做，簡直沒有益處。你要曉得，耶穌是在他們勢力範圍以內的。若你做了什麼，那只有使他更喫苦了。」

我想這也是實情，所以我就沒有做什麼。我站在那裏，心裏很是難過，又看見人們用手巾將耶穌的眼睛蒙着，就戲弄他，一個一個地在他面前經過，批他的頰，大聲叫道：

「來呀！來呀！戲弄這位先知！……誰在打你？」

這時巴利拿就和站在她旁邊的彼得談話，但隔了不久，他們二人就爭辯起來。我聽見她說道：

「我相信你也是一個跟隨他的人？」

彼得便胡亂答道：

「你說什麼？我不懂得。」

她又問道：

「你豈不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穌在一處麼？」

那些戲弄耶穌的人現在厭倦了，就將耶穌眼上的手巾解開，都擠過來靜聽。有一個  
人向彼得說道：

「自然，你是他們的同黨。你也是一個加利利人，聽你的口音就知道了。」

彼得便慌忙答道：「我決不是！」

捉拿耶穌的那一個執事，就走上前來攪攪盆內的火，說道：

「我親自看見你同他在花園裏。」

彼得聽見這話，就站起來，指天立誓地說道：

「我實在地告訴你：這個人是什麼樣兒，我還沒有見過哩！」

那時盆內的火光，比從前明亮些了，所以把周圍站立的人的面孔，都照得清清楚楚的，並且又射在耶穌的臉上，現出他那對愁眼來。彼得好像受了什麼感動似的，就掉轉頭去，看着耶穌。彼得忽然舉起他的手來，把他的眼睛遮着，在那裏轉來轉去，就蹣跚躑躅的走到天井裏去，我在門口想把他攔住。我看見他那兩隻紅紅的眼兒望着前面，而眼眶中大一顆小一顆的珠淚，又不住地往外長流。

他便叫道：「我自誇了。他說我要離棄他的，我却說我一定要跟隨他的。然而

現在我却否認他了，……讓我走罷，……讓我走罷！我必要孤寂了。」

所以我就放了他；這時他就出去了。

這時東方將近發白了，隔了不久，天井裏就有議員走動，且覺得比以前更嚷鬧了，因為從前出去找見證的差弁，也都帶着反對耶穌的證人轉來了。

該亞法就吩咐將耶穌帶入他的公堂裏去。那時天色已大明。該亞法已坐在審判位上，在那裏等候了。兩旁又坐了些議員，成一個半圓形狀，但所到的只有一部分，所以不是全體會審。在這些議員中，除了那倉猝遲到的亞利馬太人約瑟以外，我認識的也沒有幾個。

耶穌站在犯人站立中的地位，又有些作見證的也被傳到堂，在那裏站着。跟着，該亞法就站起來，兩旁的議員也都立起來，因為作見證的人要當衆宣誓了。

大祭司便將書吏捧着法律卷冊取過來，當衆打開，高聲誦讀，警戒那些作見證的人，說道：

「作見證的人呵！你們要留心記着，這是關乎生死問題的案子。若是關乎銀錢的案子，你錯作了見證，銀錢或可賠償。但這個案子，你錯作了見證，那被告和他子孫的血，都要歸咎於你的。……一個人在一個印章上或可刻了許多印痕，而每一個印

痕又恰如其他的印痕。但這萬王中的王，這位聖者，這位賜福的主宰，他造了人類的各樣形像，所以世人沒有一個和他完全相似的。因此我們可以相信，這個世界是爲那些生命懸在言語上的人們創造的。」

那些作見證的人聽了這話，都站在一塊兒。他們在公堂裏繞行的時候，他們的眼睛都不住地四面觀望。

該亞法讀完了這一段文，就問他們心裏是否願意宣誓。有一個執事便向他們耳語，他們就很嚴肅地站着，一個一個地背誦那些話。

那執事立刻回答道：「無論如何，我是要宣誓的。」接着他又說道：

「皇天后土，實共鑒之。」

該亞法就高聲唸道：

「你們要知道你們所立的誓，不要照你們個人的意思，要照上帝和這公堂的意思。並且要如摩西所說的：我們立這約，發這誓，不只是關於我們個人，而是關於上帝，並且是在上帝面前立的。」

這些話說完了，作見證的人就都宣誓。接着他們就說出見證來，但那些見證都不一致。若一個人說：耶穌會說他就是彌賽亞，別的人就說不是的。若有人說他就是

那猶太人的王，別的人就都這樣說了。一個人說這樣，第二個人便說那樣。直到後來，他們的爭論好像沒有止境似的。該亞法的眉毛都聽得皺起來了，議員們也都聽得厭煩了，但還是沒有一點點的進展。後來有兩個作見證的說，他們親自在聖殿裏聽見他說：「我要用我的手拆毀那聖殿，過了三天以後，我可以不用手力另造一個起來。」

大祭司聽了這些話，就向耶穌說道：

「這兩個人所見證的是什麼意思；你還是不回答麼？」

但耶穌却是靜悄悄地不說什麼，亞利馬太人約瑟，因人們素來尊仰他，便從他的坐位上站起來，發言道：

「這犯人回答，是合理的，因法律上不許證人的訊問。法律的本意是慈憐的，並且需有一個議員爲被告說情。所以我說，耶穌說的這些話都不錯。若是手造的聖殿被拆毀了，那麼敬拜上帝就可以在人們心裏進行了。因建造這聖殿的所羅門曾說：「上帝豈是住在這聖殿裏的呢？要知道，就是九天之上也不能容納他，我修這點房屋算了什麼呢？」所以耶穌的教訓，比什麼聖殿還大得多。上帝要求我們的，是慈愛，不是燔祭。我相信這些見證都誤會了。所以凡沒有兩種相合的見證，這犯人就足以赦免了。」

該亞法聽了這些話，很不自在，就把法律卷冊拋在一邊，跳將起來，向着耶穌大聲叫道：

「我靠至高聖者的名囑咐你，要你告訴我們：你到底是不是彌賽亞？是不是那賜福的真神的兒子？」

耶穌回答道：

「我若告訴了你，你還是不信我的。我即使向你辯護，你也不能釋放我的。」

該亞法又大聲問道：

「你是上帝的兒子麼？」

耶穌答道：

「你說我是，我就是！」

該亞法就把他的外衣脫下，從領口撕到脚底，向着那些議員說道：

「他已說了褻瀆的話，還需要什么另外的見證呢？你們都聽見這話麼？你們想怎樣呢？該不該處死他呢？」

議員們都站立起來。該亞法就轉身向着右邊頭一個人問道：

「你們要他死，或是要他活呢？」那人答道：



「要他死！」

公堂裏的人都這樣回答，惟有亞馬利太人約瑟答道：

「要他活！」

那一些人就都站起來，把耶穌帶往彼拉多那裏去了。

## 第十九章 彼拉多審問耶穌

該亞法同議員們解着耶穌出去的時候，耶路撒冷全城都鬧動了。因爲一般人民看見大祭司同一個犯人，及許多聖殿裏的執事，都一齊擁出去，覺得很是奇怪，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所以就有許多人跟着我們到羅馬人的衙門裏去。羅馬人的衙門，是希律從前所修的宮殿，在城的西北山上。這裏周圍都有城牆，並且有三座礮臺，當中的花木是很葱蘢的，殿宇是很堂皇的，彼拉多到耶路撒冷來，就住在這裏面的。在這宮殿的柱廊和客廳下，有一個平臺，就是羅馬人的法庭，臺旁有一行很寬又不很高的階梯，從大堂上一直通到走廊。該亞法此時，已站在雲石柱下，有一個聖殿裏的僕人，便高聲呼叫，裏面便走出一個羅馬的兵，走到門廊前，站在那裏。他那金盔短袴之下，露出赤膊膊的膝蓋，和潔白無鬚的面孔，正顯出他是一個異邦人。當他左顧右盼的時候，他是很驕傲的；他一見了耶穌，便大聲叫道：「把那犯人帶上法庭來。我們大人彼拉多已在裏面等了。」

聖殿裏的執事回答道：「我們不能到法庭裏去，現在已是逾越節的前一夜，我們怕玷污了聖節。」

那兵聽了，便躊躇起來。該亞法看着，就親自走上前去很武斷地說道：

「你去告訴巡撫說：大祭司在外面等候了。」

那兵的態度登時改變了，立刻轉身往裏面走去。

我們的後面又站了無數人，把那地方都站滿了。但除了人們移動的聲音以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很清靜的。不久，我們就聽見玉階上有腳步的聲音，羅馬衛兵都整隊出來站在兩旁了。跟着彼拉多也出來了。當他走入門廊時，兩旁的衛兵都向他敬禮，但是羣衆則非常嚴肅，沒有一些聲響。

彼拉多穿的是軍服，頭上却沒有戴帽子。他那短黑的頭髮，和靈活的眼珠，都表示出他要比猶太人高貴一些。他雖沒有傲慢的態度，但他的神色很卻淡漠，他一看見該亞法，便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一個禮，那大祭司也跟着回他一個禮，說道：

「彼拉多，這是逾越節的前一夜，我們不能到法庭裏去。」

彼拉多道：「我知道你們的規矩。我也是爲那個原故才出來的。」

該亞法道：「我們帶了一個犯人來求你審判。」

彼拉多問道：「你知道在節期的前一夜，豈不是停止開審麼？」

該亞法很不快樂地答道：「這是一件特別案情。」

彼拉多便從容說道：

「那就隨你們的便了。」跟着，他就吩咐將審判坐位移出來，自己便升了坐，叫兩旁的人肅靜。那巡撫便吩咐聖殿的執事，將耶穌帶來，站在原告面前。衆人都讓開一條路，耶穌就走上前去，毫無懼容，也不想辯護。他的臉色非常恬靜，他的神眼又很是安閒。彼拉多很留心看了耶穌一眼，就轉身向着大祭司和執事們開審這案，並正式問道：

「你們控告耶穌作什麼呢？」

該亞法很爽捷地答道：「他若不是一個罪人，我們就不能把他帶到你面前來。……因他說了褻瀆的話。」

彼拉多沒精打彩地看着那大祭司，說道：

「你們也有權柄。你們爲什麼不照你們自己的法律，去審判他呢？」

大祭司答道：

「這是一件重大案情，我們沒有權柄處死他。」

彼拉多又問道：「你們到底控告他什麼事呢？」

大祭司道：「他說他是我們的彌賽亞，是上帝的兒子！」

彼拉多便聳着他的肩頭說道：

「我曾告訴你們，那不是一件關於羅馬法律的事。你們自己也有權柄審判這樣的事。」

大祭司的朋友聽見這話，就嚷鬧起來，他們立刻控告耶穌的一切罪過，聲音十分吵鬧，連他們所控告的話，也聽不清楚。

彼拉多極力禁止吵鬧，但沒有一人理他；他弄得沒法，只好坐在那裏，由他們說完。他的眼睛又不住地注意耶穌的行動。忽然他又掉轉頭去，很兇猛地向着祭司們，叫他們肅靜，接着人們的喧嚷就停止了。彼拉多就向耶穌說話，但他聲音裏却含着譏諷的語氣：

「你沒有聽見他們控告你的邪說左道麼？你不願意回答麼？」

耶穌只是搖頭不答，該亞法就從祭司和執事們當中站出來，說道：

「我們不是因他犯了邪說的罪將他帶到你面前來，我們是因他犯了國法的罪才將他帶到你面前來的。」

彼拉多便問道：「既是這樣，你爲什麼說他說了褻瀆的話呢？」

約過了片刻，他們彼此間隱着的仇恨便轉入光明了。該亞法只得抑住他的怒氣說

道：

「他犯了我們法律上褻瀆的罪！我們所以把他帶到你面前來，是因為查出他有叛上作亂的行爲。因為他說，他是我們的王。」

彼拉多聽見了，就大喫一驚，又轉身去看着耶穌，看見他身上的衣服繚亂，臉上的血痕宛然，便微微地笑了一下，好像疑惑這個控告未免太重了。過了片刻，他又向該亞法說道：

「你是不是說：這個人要作我們的王呢？」該亞法就撒謊答道：

「他曾阻止人民納稅給皇上。他說：他就是猶太人的王。」

彼拉多又看着耶穌，耶穌也很莊嚴地回看着他。於是彼拉多就說道：

「若這話是實在的，我要將他帶到法庭裏去審問他。」跟着，他就站起來，命百夫長維持秩序，又叫他把耶穌帶到裏面去。所以聖殿裏的執事，便將耶穌交與兵丁，而耶穌也就脫離祭司們的勢力，受羅馬人的裁判。

我跟着那些兵丁走入裏面，看見彼拉多已升了坐，吩咐百夫長把耶穌的繩索解開。耶穌的繩索解了後，他就自由自在的站在彼拉多面前，彼拉多對他說道：

「你是猶太人的王麼？」

耶穌沒有作聲，只是目不轉睛地瞧着彼拉多，細究他的面容，看這位巡撫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彼拉多等了一下，就很奇怪地問道：「你也不願意回答我麼？你不知道我有權柄可以釋放你，也有權柄可以把你殺了麼？」

耶穌從容不迫地答道：

「若你的權柄不是上帝所賜的，你就沒有權柄管轄我了。」

彼拉多堅執前話問道：「你到底有沒有說，你是猶太人的王？」耶穌就問他道：

「你是不是照祭司或羅馬人的看法呢？」

彼拉多很輕侮地答道：「我是一個猶太人嗎？你本國的人民和大祭司將你交給我，你到底做了什麼事呢？」

耶穌就明明白白地回答道：

「我的國，不是屬於這世界的。如果屬於這世界的，那我的許多僕人就要起來救我了。……我的王權不是這個世界給我的。」

彼拉多便接着問道：

「那麼你就是一個王了？」耶穌強作笑顏答道：

「你說我是王，不錯，但不是這世界上的王。凡是愛真理的人，就屬於我這國個

了。我生，只是爲這事，我來，也是爲這事。」

彼拉多目不轉睛地看着耶穌。約有片刻，他好像覺悟起來，因爲他半帶誠懇，半帶焦急地說道：

「真理是什麼？」跟着，他又聳一聳他的肩頭，不等回答，就站起來說道：「真理就是像你的國，不是屬於這世界的。」說了這話，他就離開耶穌，獨自一人走到廊上，對那些等候的祭司們和無聲的敵人大聲說道：「我查不出這人有什麼罪！」

祭司和執事們聽見了，就比從前更激烈地吵鬧起來。那些羣衆，也跟着他們的領袖亂號亂叫，雖然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從沒有見過耶穌，但他們還是一樣地吵鬧着，一樣地反對羅馬政府。彼拉多等了一下，到後來清靜的時候，又對他們說道：

「他實在沒有罪！」

該亞法大膽地答道：

「彼拉多，你錯了！這人多半欺騙了你，他是一個危險的叛徒。他在猶太全省誘人謀反，這事是非同小可的。你若不懲辦他，將來一定要鬧出亂子來！」

彼拉多聽得皺眉蹙額，便很狡詐地問道：「我爲什麼爲你們殺他呢？」

該亞法很悲慘地說道：「因爲你們奪了我們的權柄，我們自己不能把他處死！」



民衆跟着就呼喊起來，甚至於把彼拉多也嚇怕了。那些呼喊的聲音停止後，彼拉多就很躁急地說道：

「這人不過是一個狂徒，你們爲什麼總要殺他呢？」

該亞法就高聲答道：（因爲他要衆人聽見，藉衆人的力量把彼拉多壓服。）

「耶穌或許是一個狂徒，但他是一個危險的狂徒。他到這裏來，是要鼓動猶太省人的。他在加利利省也是這樣，所以加利利人都跟隨他了。」

彼拉多插嘴問道：

「耶穌是加利利省的人麼？」

大祭司說道：「他是在加利利省拿撒勒那地方生長的。」

彼拉多很得意的說道：「那麼他就屬於希律安提帕了。希律現在耶路撒冷，我要把耶穌送到他那裏去，他自會定他的生死。」他也不要那些祭司們的忿怒，便吩咐把百夫長郎井拿傳來，又命書記辦一文書，將這些事向希律說明。那百夫長傳齊了他的，就把耶穌夾在中間，闖入人羣裏，開路出去了。衆百姓都擁在兩旁隨着他們，彼拉多便轉身向該亞法告辭了。該亞法便滿眼的猜疑，擋住他說道：「希律決不敢在耶路撒冷（羅馬政治的中心）判人死刑的，因爲他很畏懼皇上。你是不是因畏懼皇上，

就把耶穌送到耶路撒冷去麼？」

彼拉多在階梯上往下看着他，輕言細語地答道：「或者是這樣！」

該亞法也顧不得禮節了，便恐嚇彼拉多道：「希律一定要把他送轉來的。你該判決他；你若放了他，你對於該撒就不忠了。」

彼拉多很淡漠地說道：「我不能因祭司的情面，去辦政治上的事！」

該亞法就氣忿忿地回答道：「假使羅馬的藩屬都興起來了，那麼羅馬政府對於你的放縱叛徒的行爲，將怎樣辦理呢？彼拉多我告訴你，你若能殺此人，你就算是一個能剷除暴亂的人。從此以後，猶太省再不能有反叛的事了。」

彼拉多就站着，瞧着該亞法，他的嘴唇上微含笑意，好像奇怪這個祭司不懂政治學似的。他又譏諷那祭司道：「殺一個猶太人，就可以剷除暴亂麼？」說了這些話，他就轉身走入衙門裏去了。

## 第二十章 彼拉多洗手害耶穌

住在聖殿近邊的故宮裏的希律，因彼拉多將審問耶穌這案移交給他，他就覺得很榮幸，但沒有審判這案子。祭司和執事們就在他面前極力控告耶穌，但他聽着他們的話，未免有些詫異。他一看見耶穌，他的好奇心就衝動了，便問了他許多問題，盼望他能顯一個神蹟。但耶穌却站在面前，一言不發。希律這時，覺得興趣橫生，一面聽彼拉多的書記報告「耶穌自己說，他是猶太人的王。」那些話，一面又叫人取出一件舊王袍，穿在耶穌身上，戲弄他，他和衆人都哈哈地笑個不了。後來他吩咐將這王帶回彼拉多那裏去。因此百夫長就把耶穌帶回羅馬人的衙門。耶穌到了那裏，那地方又充滿了人，彼拉多又出來站在門廊上。他就吩咐把祭司，執事，頭目等一齊傳上去，並很公平地問他們道：

「你們將這人帶到我面前來，控告他誘惑人民，但我審問他的時候，我看不出有什麼事與你們所控告的相合，就是希律也查不出他的罪來，所以現在又送到我這裏來了。據我看來，耶穌沒有作什麼該死的事；所以我現在打算輕輕地懲罰他一下，將他放了。」

但是那些羣衆聽見了，便大叫起來：

「我們必要除掉這人！隨便你釋放什麼人，都可以的，不然，就釋放巴拉巴！」  
彼拉多大聲叫道：

「巴拉巴是一個強盜，但耶穌作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呢？」

衆人都沒有理他，只是同聲叫道：

「釘他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的聲音勝不過衆人，他就站將出來，眼睛裏露出不快的神氣。後來那些嘈雜的聲音過了，他就很輕蔑地說道：

「你們要我釘死你們的王麼？」

衆人聽見了，越發吵鬧起來，大家便氣忿忿地狂叫道：

「我們不要他作我們的王！給我們釋放那巴拉巴！」

彼拉多見已激動羣衆，就抑住他的脾氣，與他們說理道：「我知道你們的規矩；在節期的時候，是要釋放一個人的。耶穌沒有犯一點該死的罪，所以我想鞭打他一下，把他釋放了。」

但那些羣衆却不願意這樣。該亞法就大聲叫起來，說道：

「無論什麼人，把自己當作王的，都是該撒的叛徒！」衆人聽見這話，都照這話同聲吼道：

「除了該撒以外，我們不要別人作王！」

彼拉多就生了氣，吩咐將耶穌帶到廊上。那時耶穌穿的是希律的舊王袍，臉上糊滿了血和塵垢，他聽了彼拉多的話，便走上前去，站在衆人的面前。耶穌走了這麼久，已經很疲乏了；我看見他臉上慘白的顏色，我的心已碎了。彼拉多看了，他的心裏也是老大不忍，便掉轉頭去對着衆人很兇猛地說道：「看你們的王呀！」

衆人看見彼拉多輕侮他們，都大聲喧鬧起來，很是惱怒，並且狂叫道：「把這個人除掉，因為他不是我們的王。……釘他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那時羣衆洶湧，無法阻止，周圍的衛兵，都挨近彼拉多的身邊，他就揮手叫他們退轉去。他又向他的一個僕人說了幾句話，那人就出去，帶了一個銀碗和一條手巾轉來。彼拉多下了命令，就把這兩樣東西高高舉起，衆人看見，都驚訝了，不敢再作聲響。彼拉多就當着衆人洗手，又用手巾揩乾，站上前來，向着衆人說道：

「你們看哪，流這公義人的血，我是無罪的！」

衆人都很得意地叫道：

「流他的血的罪，可以歸到我們和我們子孫的身上！」

審判的公堂安置好了，彼拉多就升坐，宣告耶穌的死刑。監刑的百夫長，便請發十字架上貼的罪狀，那書記就將彼拉多的牌取出，在上而繕寫罪狀。祭司們都擁上前去，看他寫些甚麼，後來彼拉多帶着譏笑的聲調，把他所寫的念給他們聽道：

「拿撒勒人耶穌，猶太人的王！」

該亞法却竭力反對道：

「這不是罪狀，人民見着不能懂得。……不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他說：我是猶太人的王。」」

但彼拉多不應允，並且很嚴重地說道：

「我已寫了我要寫的，不能改了。」

他就吩咐百夫長，把這罪狀寫在木牌上，跟着又把巴拉巴釋放了。於是他就退堂，百夫長同兵丁便帶着耶穌，往安脫哩亞砲台羅馬人的營盤那裏去了。那個地方是在聖殿的北邊。

## 第二十一章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

耶穌受羅馬人鞭打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和聖殿的高處，就是安脫里阿的營盤裏。他們把耶穌從衙門裏帶出來，經過那城的大門，就走入崎嶇的要道，到了營盤那裏。那時耶穌還是穿着希律的舊袍，到了營盤之後，百夫長就把他交給兵丁看管，因為他要出去預備罪狀，又聽說還有人要和耶穌同釘，所以又要預備十字架。那時有幾個平民，從石梯上走入天井裏，但大多數的猶太人因懼怕污穢，都在下面街道裏或石梯上徘徊。我是在大門裏面的大路上等候，因在那裏可以俯視全城的房屋和砲台，以及聖殿的中庭。

那些靠着營壘的兵丁，已放棄他們的責任，大家扯了一個圈子，在那裏間探城內騷動的情形。

他們說道：「城內的人要暴動麼？那些猶太人時常喜歡生事。現在他們是不是要立一個王呢？像這樣的人，我們多釘死幾個更好。」

彼拉多在猶太省的軍隊，只有兩混成旅，但那些軍人的種族，却是很複雜的。他們對於所管轄的人民，都一樣的輕視。

耶穌獨自站在他們當中，忽然有一個又高又大的北方人，捉住耶穌的手臂，將他左右旋轉。

他問道：「這就是暴動的人麼？……一個怪皇帝……一個怪人！」

他就把他一個同伴披在肩上的紅外衣攬過來，拋在耶穌身上，叫道：

「看哪！他這一來更像一個皇帝了！」

其餘的人看見這樣戲謔，都哈哈地笑起來。又有一個人大聲叫道：

「他的御座在那裏？」

那時牆下倒臥着一根斷的雲石柱，幾個兵丁就跑過去，將牠滾到天井裏立起來，他們就將耶穌推到面前，喊他坐上。

那北方的大漢便將耶穌披上的紅外衣穿好，一面又說道：「他還欠一個王冠！」

內中有一個人說：「我去爲他找一個。我看見廚房裏有些發火的乾柴還用得。」

跟着，他就跑去，抱了一捆發火的荆棘出來。那大漢就將這些荆棘編作一個王冠，放在耶穌頭上。衆兵丁看見，都捧腹大笑，那大漢又領着衆人，假作尊敬他的樣兒，在他面前俯伏跪拜，並且高聲叫道：

「好呀！猶太人的王呀！」



耶穌却毫無懼色。他臉上被荆棘刺了的地方，便一點一點地流下血來，但他却没有反抗。

那時百夫長井拿從天井裏過來，就站在那裏看兵丁們戲弄耶穌。又有一個木匠帶着一根丈量的蘆葦，也站在那裏觀看，因為他剛才丈量了十字架的木條。井拿看見了，便很和氣地說道：

「你們還需要一根王杖。」說着，他就把那木匠手中的蘆葦奪過來，丟在耶穌手裏。耶穌便恭恭敬敬地接着，又說了一聲謝謝，那百夫長就大喫一驚，退到後面去了。衆兵丁也跟着停止他們的戲謔了。耶穌穿着軍服，端坐在那裏，一面看着左右的人們，一面又現出一種勇往而又疲倦的態度，大家都靜悄悄的，不再戲侮耶穌了。井拿便對衆人說道：

「弟兄們，這樣我想已經夠了。現在我們可以鞭打他了。……我要釋放別人了。」跟着他就走了。衆兵丁都上前執行他的職務，將耶穌身上的紅軍服脫下來，又把他的腰布解開，將他的衣服摺疊好了，放在石柱上。此時井拿又帶了兩個罪犯過來；內中一個，又跳又鬧，逢人便打，兵丁們都上前把他扭住了。還有一個人就不動了，他靜悄悄地走到耶穌旁邊，讓衆人脫他的衣服，一點都不移動。兵丁們脫了他

的衣服，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軀就露出來了。他就叱罵他們道：

「我是因饑寒才作盜賊的。你們是不是因這個原故才釘死我呢？」  
兵丁們都大喫一驚，內中的一個便厲聲說道：

「那不是我們的錯，命令是應當遵從的。」

那人便不作聲了。後來他看見一個兵從營盤裏出來，帶着一根新皮鞭，那皮鞭的每根條子上，又繫着不少的碎鉛。他看見了，就現出一種恐懼的樣兒，他那鳩形的身軀就發起顫來，渾身上下抖得什麼似的，接着他又說道：

「你們那樣的鞭我，我怎能當得起呢？」

耶穌伸出他的手，摸着那人說道：

「那只是世界上—一部分的愁苦，你且大着膽兒受了罷！那是爲上帝的！」

那人聽見一種清脆的聲音，便驚惶失措地掉轉身來，他看見耶穌臉上的血跡和慘容，就眼淚汪汪地說道：

「弟兄！你也有難過的時候！」

但還有一個犯人聽見這話，就很兇悍地問着耶穌道：

「你是不是自尊自大麼？我曾聽說，你把你自已當作一個王。像這樣的自尊，

，你是該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我們不曉得作了什麼事，也來受這樣的刑罰？」  
郎井拿聽見了，就叫他們靜下來，又吩咐兵丁將他們帶到內庭裏，立在鞭人的地方。

我沒有去看耶穌受鞭打，因我的心裏老是不忍。當我走入聖殿的大殿時，我的腦經已昏迷了。那一天，我眼睛裏接觸的東西雖然很多，而我腦經裏竟一點感覺都沒有。當我看見猶太從大殿上經過時，我還是這樣地昏迷。我看他的神氣，好似夢寐中所見的影兒一樣，雖然這樣，我還是高聲叫他：

「猶大，是不是你？你怎樣了？看起來好像是死人一樣。」  
猶大聽見了，就走過來挨近我，很傷心地對我說道：

「啊，老弟！你看不出我現在的情形麼？我心裏好似開了一道門，我已看見我自己的靈魂了。除死以外，我可以作什麼呢？我已在聖殿裏告訴他們說：我已經犯了罪！但他們却沒有理我，也沒有一個人想救耶穌。啊，想不到，我竟把他送到死地了。……他信靠我的話，他雖知道我要賣他，但還是宏着膽兒，一樣的信靠我，而我却把他賣了！」

他就坐在我的旁邊。他那昏黑的眼睛竟充滿了愁苦，好像一個迷惑了的孩子似

的。他又放一隻手在我的手臂上，說道：

「你想，當我愛他的時候，我對於他應該這樣做麼？」

說時，他的音調變了很怪僻的，又繼續說道：

「我告訴你，老弟，我捨不得他，他的面容和他眼裏的仁慈，都常在我的面前。」

我就捉住他的衣袖，用手指摩弄他。

我安慰他說道：「他們無論如何，總要把他制死的。」

他局促不安地答道：「那不是我的罪過。」

我望眼看着他，很淡漠地對他說道：

「耶穌要饒恕你的！」他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掉轉身來，向着我高聲說道：

「這就是我要死的原故。……除了死以外，我能作什麼呢？」他就扯脫衣服往前走

了。

跟着我的昏暗忽然離開了我，我又能感覺起來。我便想到耶穌不久要死了，猶大也跟着要死了。但我的心意只是要看耶穌，所以我就站起來，如癡如狂地向着那壁陡的階梯上，跑到安脫哩亞去。我就急急忙忙地從人羣裏經過，爬上大門，走入天井裏去了。

那時兵丁們正把耶穌從裏面帶將出來，他們又把耶穌所穿的衣服穿上。又有兩個兵攙住耶穌的手臂，摻扶着他。他頸項上帶的罪狀，是用粉白大字寫着說：「拿撒勒人耶穌，猶太人的王！」

耶穌的後面跟着兩個強盜。他們受的鞭打，並不十分利害。他們的罪狀上，寫着他們的名字：一個叫基馬斯，一個叫戴馬斯，又寫着他們應死的罪狀。在天井中間又有木匠拿着釘子和釘錘，站在那裏，又有一個梯子和三根大木條倒在地下。在天井的角上，又有幾個很粗野的人在那裏等候。當百夫長傳命背那木架時，就有罪犯的兩個朋友，出去背着基馬斯和戴馬斯的木架。但耶穌却沒有朋友，百夫長又不願叫我去背，（因他說我是一個貴族中人）所以耶穌只得由一個兵丁扶着，背那重大的木條，又恰放在他裏衣遮着的鞭傷之上。跟着，百夫長的兵丁就整隊前行，犯人們都跟在後面，那木匠也拿着梯子釘子，一路同走，他們都走出大門，沿着階梯下去了。在階梯下的人們看見他們下去，都蜂擁過來觀看。有幾個蒙着面帕的婦女，也都跟在後面看着。走在前面的，就是與兵丁爭鬥過的基馬斯，他意氣揚揚地表示他不懼死的樣兒。但戴斯馬却走在後面，一言不發，他的眼睛又看着耶穌，很注意他的一舉一動。那時天上的日頭恰似一團烈火，耶穌滿臉都是汗水，他在這笨重的十字架下，時而東倒，時而西

歪。那些兵丁也都頽神喪氣，好像不願意前進一般。他們走完了這些階梯，進入街市上的時候，耶穌就左傾右斜地顛跛不已。戴馬斯看見了，便高聲叫道：「他背不起那個東西！」郎井拿聽見了，就叫前行的兵士們站住，自己便將耶穌肩上的重木條安置了一下，所以耶穌的肩上便覺得輕了一些。他又問耶穌現在好了些麼，耶穌道謝了幾聲，他們又往前走。

走了幾步，耶穌就眩暈起來，倒在地上。

戴馬斯又大聲叫道：「你們看不出他的精力已經盡了麼？」那些前進的兵丁都站住不動。朗井拿就和一個兵，將耶穌身上的重木條抬起來，又把耶穌扶起來。

後面跟着的婦女們，都不住地揩擦眼淚。內中一個，急忙將她頭上的帕子取下，圍上前去，遞給旁邊的一個挑水夫。那水夫便把帕子放在他的水桶裏，侵了一點涼水，遞給這婦人，她便拿着，在耶穌的臉上拂拭他的汗血，使他清醒轉來。不久耶穌就睜開他的眼睛，微微地笑了一下。衆婦女看見了，都捶胸頓足，哀哭得什麼似的。

耶穌向着郎井拿說道：

「我的靈魂很願意，惜乎我的身體太軟弱了。」

他又掉轉頭去，向着那些婦人說道：

「耶路撒冷的婦人啊，不要爲我哭泣，你當爲你們自己和你們的子孫哭泣。將來到了一個時候，那不孕育的和沒有子孫的將要快樂了。因爲這世界上殺我的那種心理，也要把你們和你們的子孫殺了。那些受刀槍管理的人們，對於婦女和孺子，都是不寬容的。」

那時耶拿正在四面觀看，找人幫助。我旁邊正站了一個黑人，提着兩筐子菜，他的黑臉和血紅的眼珠裏，也現出可憐的樣兒。當耶拿招呼他的時候，他便滿心願意的走上前去，但他一想起他的筐子，他就站住，狐疑不定地瞧着我。我就將他的筐子拿過來，代他保管，他就把耶穌的十字架舉起，好像拿玩具似的。那些兵丁便把耶穌穩穩地扶着，我們都往前進行，從那狹窄的街道裏經過，出了大馬色門。

在小山的大路旁，立了三個木樁，那便是三個十字架了。有幾個犯人都在旁邊喝藥酒，但耶穌却不要喝，兵丁們跟着又將他的衣服脫下，他們便把他放在平地裏，伸着他的兩臂，用繩索綁在橫木上，又用釘子將他的手掌釘好。接着他們又將他的下肢扯直，使與木樁成一平行線，有一個人坐在梯子上，用繩子繫着木樁，用力的往上扯，其餘的人都在下面將木樁扶起來。他們升起十字架和耶穌的身體，一直到砰然一聲，栽入坑裏的時候，才住了手；跟着他們又將牠繫穩。後來他們對於那兩個強盜，也是照

樣地做。當十字架立好的時候，他們就把犯人的衣服拋在一堆，拈鬮分配。那些護送來的兵丁，跟着就分爲兩半；一半回到營盤裏去，一半同郎井拿在那裏防守。

那時西門拿着一個筐子，站在我的旁邊，兩眼裏的熱淚，如泉水一般地湧將出來，他就不住地用手背去揩擦牠。

但那些徘徊的羣衆，看了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一點憐恤都沒有。大馬色路上的行人也站住觀看，城裏的領袖人物看見耶穌，都冷笑着說道：

「他要救別人！…… 如果他是上帝的兒子，他可以救自己罷。」

他們就戲侮耶穌向着他大聲叫道：「你如果是上帝的兒子，請從十字架上跳下來！」又有一個人說：「你平日信靠上帝，現在可以求上帝救你。你能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了你。」

他們又看着耶穌的罪狀說道：

「你這個猶太人的王，你的國在那裏呢？」

這時我的心裏好像被鋼刀刺着，難過得什麼似的。他們怎能在他受痛苦時嘲笑他呢？人們怎能用好奇的眼光去看那些強盜受痛苦呢？那時雖然陽光四射，但我的眼睛却昏花了，覺得天地都是烏暗的…… 不錯，人性真是殘酷到萬分了！



基馬斯的身體往上掙了一下，所以把那綁他手掌的繩索弄鬆了，他可以用一隻手肘，跨過那十字架的橫木。他因為喝了麻藥，就半癡半醒地向着耶穌叫道：

「你看不見我們這樣受苦麼？你如果是上帝的兒子，請把我們從十字架上取下來，救我們和你自己罷！」那時他的手肘落了下來，他就在痛苦中咒詛，怨謗，和詈罵耶穌，怪他使他受這樣的痛苦。

釘在右邊的戴馬斯，掉轉他的頭來，看見耶穌的臉，便對基馬斯說道：「這人有什麼對不住你的事，你才這樣罵他呢？他們說：我們所以要受這樣的慘刑，是因我們犯了他們的律法；但這人却沒有作什麼犯法的事。」

他又向耶穌說道：

「你到了你的國以後，請不要忘記我！」

耶穌雖然面帶愁容，但他的聲音還是很和藹的。他回答道：

「就是今天！當我們這些痛苦過了的時候，我們又要聚會了。」那人聽見了，很高興，就緊閉着嘴唇，忍痛到底。

我看見了這些情景，我便羞愧起來，我心裏又非常悔恨。我生平所見這樣的事，雖然很多，在十字架上所死的人雖然很不少，但是我總覺得這樣的死亡，都是那些有權

勢者施行他們的權勢的緣故，自有天地以來，已經是這樣了。起初的時候，我也贊成這種不應該的事，但現在我已覺得人們給人們的痛苦，是一件不應該有的事。耶穌對於這一件事也很注意，他看見人們受了痛苦，就反對那種殘酷的行爲，並給他們以安慰。他所報的信息，可以救全世界脫離這種痛苦。上帝因爲比我們更偉大的緣故，所以藉着他向我們說話。……現在呢，耶穌爲刑具捉住了，受了不少的痛苦，將要死了，我細想起來，我就是他的兇手，因我的昏愚，不能救我的朋友，因此他就喪了命，我想到這裏，就將臉向着一旁，放聲大哭了。

時光一刻一刻地過去了，周圍立着的羣衆都覺得畏懼起來，戲侮耶穌的人們，也大都走了，除了耶穌的朋友以外，剩下的沒有幾個了。那些兵丁，還是頹神喪氣的，靜悄悄地立着，並沒有禁止愛耶穌的人與他接近。耶穌的母親和抹大拉的馬利亞，以及其他婦女，都站來挨近十字架，也沒有人叫他們走開。耶穌睜開他的眼睛，看見他的母親站在那裏，又看見約翰站在那些婦女的背後。他就呼叫約翰的名字，約翰就走上前去，耶穌便對他說道：

「約翰，你要看顧她！」約翰便淚如泉湧，用他的手臂圍繞着馬利亞的肩頭。

耶穌又對他母親說：

「他要作你的兒子了！」他的嘴唇乾燥了，說話愈感困難，他的兩眼又閉起來。婦女們看見了，都一陣心酸，號咷大哭了。郎井拿就從一個兵的手裏奪了一桿矛，順手在他側邊扯了一把牛膝草，投在兵丁們的酒碗裏，浸了一下取出來，繫在矛頭上，送到耶穌的口裏潤潤他的焦唇。耶穌就睜開眼睛，笑嘻嘻地感謝他。

郎井拿向着那些女人安慰她們道：「他快要死了！那兩個人要強壯些，他們需有更多的時間。有時候，我們當兵的要作很勞神的工夫哩！」

灼灼的陽光，射在那些被釘的人的頭上，他們四肢上被繩繫着的地方，也腫大起來了。基馬斯的力氣雖然漸漸地衰弱了，但他還是掙扎着，怨謗着。戴馬斯因為痛苦緣故，神氣已大半消散了。耶穌在那堅硬的橫木上，搖搖他的頭兒，正如一個病人在枕頭上搖頭似的。我不敢抬頭看那些死人的臉色，因為我心裏感覺一種敬畏的心理，我是什麼人，敢看他們的愁苦呢？

那時烏雲密布，山間雷雨大作，但婦女們都站在那裏，爲耶穌和那兩個強盜禱告。百夫長却靠着長矛，一言不發。西門和那些兵丁，也都是靜靜悄悄的，不作一聲。耶穌忽然張開兩眼，大大地叫了一聲，凡聽見的人，都覺得驚駭了；因爲那種聲音，好像是打了勝仗後的歡呼一樣。

他叫道：「成了！…… 父阿！我將我的靈交在你的手裏。」

他叫了那一聲，就與世長辭了。

百夫長便憂憂愁愁地掉轉身去，將矛子還給他的兵丁，靜立了片刻，便說道：

「這人實在是上帝的兒子了！」

黑人西門，就嗚嗚咽咽地把他的筐子提起，回到城內去了。但那些婦女們都站在十字架旁，很傷心地號咷大哭。

## 第二十二章 永生的光榮

亞利馬太人約瑟，到彼拉多那裏去，要求准他將耶穌的屍身從十字架上取下來，葬在他自己的墳墓裏。彼拉多聽說耶穌死得這樣快，很是驚異，就很願意地准許了他。

約瑟同尼哥底母以及幾個婦女，帶着香料往墳墓裏去，照他們的規矩將他安葬了。

跟着我就同尼哥底母回到他的家裏，此後我也不再想念這事了；因為我腦經裏受了很多的痛苦，以致臥病多日。當我沒有轉到北方以前，那炎炎的長夏，真是困人極了。

在我未到加利利以前，有一天晚上，我獨自走到客西馬尼園裏去。我是打算從南城外的小路，從橄欖樹中爬到耶穌觀日落的地方。我就挨近石牆，在那裏將猶太全省一目覽盡。但那時遠遠的摩押山，因被雲霧罩着，山光就不很可辨了。茫茫大地，也晒成一片焦土，沒有什麼可觀的。

我站了一下，就轉向一邊去了。我覺得生命是乾枯無味的，沒有一點快樂。

我又走過從前耶穌所經過的那段空地，由一條狹小的路，通到山頂，直到橄欖樹盡處，那邊又有高大的扁柏，和幾株無名野樹，那是耶穌在痛苦時禱告的地方了。我就坐下，將我的頭靠着一根上帝所生的樹枝上，覺得很舒服的。我在那裏躺臥了許久，覺得

非常的清靜，眼見那些盤繞的枝幹，和紛披的綠葉，不禁驚奇歎賞。那時日頭正往西邊下去，朦朧的陽光仍罩着遠山。我忽聽得左近有一種奇怪的鼾聲，恍惚間不能辨別牠是從那裏來的，更不能決定牠究竟是不是人的聲音，因為我的左近沒有一個人。我的好奇心因此被觸動了，我就跟着那聲音的所在走去觀看。當我前進的時候，那種聲音還沒有停止。我就向着一棵老殘的樹幹走去，我覺得那鼾聲越發大了。我定睛往樹裏一看，便看見一隻小梟鳥，站在我頭外的枝上。牠那尖銳的鼻子，和昏黑的眼兒，都插在淺黃色的毛羽裏，牠又像貓兒那樣搖搖牠的頭。在牠皮毛重疊的地方，又有一行很深的皺紋，通到牠淺黃的頸下。牠一見了我，就沒精打彩地看着我，一會兒就掉轉頭去，仍然鼾睡起來。我便靠着樹幹上，心裏覺得有些酸痛，因我想到像這樣小的動物，還該活着，而耶穌却已經死了！

當我站在那裏愁思莫解的時候，我忽聽見一種歡樂的聲音，從那路的轉角處發出來，我便回轉頭去，看見一個穿藍布衣衫的鄉間婦女，這人便是抹大拉的馬利亞了。我便驚惶失措地看着她，她一看見了我，她的歌聲就停止了，我便對她說道：

「馬利亞，耶穌死了，你怎能歡樂呢？」我說了這話，轉身就走，但她却捉住我的衣袖說道：

「耶穌沒有死！」我立刻停步，心裏便起了一種狂熱，說道：

「馬利亞，你在說什麼？我親眼看見他死的！」

她回答道：「我也看見他死了。但後來我又看見了他！」

我說道：「你看見了他麼？你莫非瘋了！」

她搖搖她的頭，回答我道：

「你害了病麼？你沒有聽見這事麼？請坐下，我告訴你。」

所以我們就坐在樹根上，而那小梟鳥又對着我們廝睡。

她說道：「你該曉得，外間又另外發生一件事，所以我才這樣快樂。你不能想我是這樣的無情。我是比隨便什麼人都更愛他。（耶穌）我怎能不更愛他呢？」

說時，她的眼眶裏滿含淚珠，她就放一隻手在我臂上，繼續地說道：

「自他死後，我也悲傷了好久。現在你看我，豈不是從前站在十字架下灰心喪氣的那個女人麼？」

我問道：「馬利亞，你遇見了什麼事？」說時，我心裏又昏憤起來，仍以爲她的話是胡說。

她又說道：「我真的看見了耶穌！當我初次看見她時，我還想他是那個園丁，但

後來我就看出他就是耶穌！」

我說道：「馬利亞，你在做夢！你自己一定昏迷了。」她搖搖頭，笑容滿臉地答道：

「你想我是一個粗鄙的婦人，把夢當作真的麼？我告訴你，不是，我沒有瘋狂。請你留神，看那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又問道：「你是不是想看見他的靈魂呢？」

她回答道：「我想這多半是他的靈魂了。但不管我所看見的是什麼，……靈魂呢或肉體呢？……我總看見他還是活着哩！那時我正是憂愁，但現在我却滿心快樂了。」

我又說道：「馬利亞，你一定昏迷了。」她就很激烈地大聲說道：

「若是耶穌果真死了，或他只是一個幻想中人，那麼我怎能快樂呢？這件事別的人也有看見過的；各處的人也都問我們遇見了什麼事。當你看見彼得和約翰時，你自己就可以定奪了。彼得是完全改變了，人們都在問：這些野蠻可鄙的人，怎能忽然都變成聰明了？誰人賜給他們能力呢？」我們的腦經，都像燃着的火那樣熱烈，所以我們不得不快樂。」

我很沉悶地說道：「馬利亞！那只是一種幻想罷了。」



她叫道：「彼得豈能爲一種幻想，就不顧死活如火一般地去宣傳這福音呢？他們說：他的知識是很軟弱的，但他現在却受了感動了。凡聽見他的話的，都能增長見識，而使自己的生命也覺得尊貴而偉大。若沒有上帝的指導，他能這樣麼？」

我就垂頭問她，不想聽她的話，因爲我心裏沒有希望，聽了那事，不過使我傷心而已。馬利亞就輕輕地拍着我的肩頭，說道：

「你說我沒有看見耶穌，或說我在做夢，那都不要緊！最要緊的，就是宣傳他的天國的福音。……夢幻就不能改變這世界嗎？假使我心裏有一種能力，強迫我向前進行，使我爲人們受各樣的苦，你想這種能力不能成爲事實麼？不管牠這種能力是怎樣來的，我豈肯捨了牠呢？」

說了這話，她就走了，只留我坐在那樹下。

我初次聽見耶穌的教訓，是在加利利的山上，那種景象現在又回轉來了。我作了一天的工作後，就離開那村莊出外遊行，爬到一座山上，坐在那裏，俯視平原的風景。但見隨地都是紅的葡萄，和青的橄欖，以及村落裏一縷縷的炊烟。我又聽見牟牟的牛鳴，和咩咩的羊叫，以及牧童們嚷鬧的聲音。過了不久，大地上便鋪滿了黑影。我就埋頭靜坐在那裏，但是愁極反而無所想了，哀極反而無可泣了，雖晚間野獸四號，

我也不想移動，便整夜地坐在那裏，直到第二天東方發白的時候。那時，熹微的晨光照着山上黑聳聳的樹林，和海邊白銀似的水線。金光漸漸地四射，遍照了大地各方。青山的後面，漸漸湧出一輪紅日，平原裏的影兒，也漸漸地消沒了。正在那時，我心裏頭便感覺一種異象，我雖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但當曙光慢慢鋪滿全地時，我心裏就覺得清醒了。我却不曉得這究竟是什麼，也找不出話來形容他。樹林，荒野，高山，澗谷雖都是一樣的，但我却覺得另外有一種光輝鋪在他們上面。所以我自己的靈性，也正是這樣，當牠達到極點的時候，我心裏就發生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好像耶穌是通夜看着我，而我自己却没有覺得似的。

這種異象的榮光，弄得我神昏目眩，我便緊閉着兩眼，不去看牠。每到晚上，大地裏的美景都死在黑影裏了，然而一到天明，光亮又把他帶將出來。人們的靈性，據我看來也是這樣的。在憂愁煩惱中，快樂就死去，在美麗和榮華中，快樂又發生了。我就翻身轉去，臥在那草地裏沉思默想。世界上最大的神蹟已臨到我了，因有一種情緒把我的人生觀也改變了。美，愛，情感，和人生的幻想，都把我捉住了。至小至賤的東西，都得了至高至貴的能力了。這世界上真是充滿了奇妙！

我又看見兒童們趕着牛羊出來，他們的狂叫，竟把我驚動了。當我坐起來時，我

便看見一個光輝燦爛的天日。世上的榮華不能再把我捉住了。在這匆忙的生活裏，我的異象也必要消失。但我却看見永生的光榮，藏在普通的事物中。我對於這一件事，必要做去，並像彼得和其他門徒那樣，不管代價怎樣，也必要去做的。所以我就站起來，回到我的本鄉去，重理我的舊業了。

(本書完)

